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遺山先生文集

(二)

元好問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遺山先生文集

(二)

元好問撰

國學基本叢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五言絕句

洛陽高少府灑陽後庵五首

溪上弄明月。風露發新警。心空無一塵。萬竹掃秋影。
一水隨人意。蔬畦復芋溝。風波河洛近。莫放出山流。
葦早春先綠。菘肥秋未黃。殷勤遶畦水。終日爲君忙。
地僻境逾靜。林疎秋已分。清溪一片月。脩竹四山雲。
方外人長樂。山中物自幽。百年梅福隱。萬古謫仙游。

內鄉雜詩

犬吠桃源近。鶯聲柳巷深。蒼苔留醉臥。青竹伴幽尋。

薛明府去思口號七首

能吏尋常見。公廉第一難。只從明府到。人信有清官。
畫諾由官長。昂頭顧吏頻。只從明府到。判筆不傳神。
麋鹿山中盡。公廚破幾錢。只從明府到。獵戶得安眠。
木索人何罪。壘壘滿獄中。只從明府到。牢戶二年空。

驛舍無歌酒。清談了送迎。卽看明府去。畫鼓有新聲。
舊日逃亡屋。鎌鉏色色新。卽看明府去。還作賣牛人。
疾惡看平日。天然御史林。豪姦休鼓舞。驄馬卽西來。

山居雜詩六首

瘦竹藤斜挂。幽花草亂生。林高風有態。苔滑水無聲。
石潤雲先動。橋平水漸過。野陰添晚重。山意向秋多。
樹合秋聲滿。村荒暮景閑。虹收仍白雨。雲動忽青山。
川迴楓林散。山深竹港幽。疎煙沉去鳥。落日送歸牛。
漲落沙痕出。堤摧岸口斜。斷橋堆聚沫。高樹閣浮槎。
鷺影兼秋靜。蟬聲帶晚涼。陂長留積水。川闊盡斜陽。

梁父吟扇頭

孔明箕踞坐大石上望月作梁父吟

槃礴萬古心。塊石入危坐。青天一明月。孤唱誰與和。

南樓月夕望鳳山有懷武鍊師子和

相望不相見。山中君得知。南樓今夜月。也到洗參池。

辛亥寒食

寒食年年好。今年迥不同。秋千與花影。併在月明中。

山中晚春

雲光金碧聚。林煙綵翠新。山花發較晚。今年兩見春。

得緯文兄書

鵲語喜復尋。山城誰與娛。青燈一盃酒。千里故人書。

乙巳九月二十八日作

關山小雪後。絮帽北風前。殘月如新月。今年老去年。

六言

定齋兄寫真

朱黃筆底三篋。白黑胸中兩碁。畫作蕭然野服。雲龍蔽日駸駸。

巨然秋山爲鄧州相公賦

筆端遊戲三昧。物外平生往還。爲問阿師何在。白雲依舊青山。

德和墨竹扇頭

靜裏離離新粉。動時細細清香。明月清風自在。紅塵白日何妨。嫩香新粉墨離李長吉竹詩。

曹得一扇頭

機中秦女仙去。月底梅花晚開。只見一枝疎影。不知何處香來。

唐子達扇頭

溪光冷於冰。山骨淨如玉。白雲自老人自閑。莫遣秋風破茅屋。

七言絕句

論詩三十首 丁丑歲 三鄉作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鐵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磊磊平。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仍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廡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准平吳例。合着黃金鑄子昂。

鬪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宄於潘。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碣砮。

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虛。真書不令人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鍾嶸評張華詩。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柳子厚晉之謝靈運。陶淵明唐之白樂天。

陸蕪而潘靜。事見元稹。子美墓誌。

出處殊途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顛悴飯山前。世間東抹西塗手。枉着書生待魯連。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濩音。

水樂次山事又其款乃曲云停機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羸校幾多。

天隨子詩無多藥草在南榮合有新苗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

上恐隨春草輸羸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絃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窮步相仍死不前。唱鷗無復見前賢。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亂後玄都失故基。看花詩在只堪悲。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金入洪鑪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撼樹蚍蜉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老來留得詩千首。卻被何人校短長。

文湖州草蟲爲劉使君賦

造物無心筆有神。翻翻飛動百年新。蟲魚瑣細君休笑。學會屠龍老卻人。

京都元夕

絃服華粧着處逢。六街燈火鬧兒童。長衫我亦何爲者。也在游人笑語中。

西園

百草千花雨氣新。今朝陌上有游塵。皇州春色濃於酒。醉殺西園歌舞人。

藍采和像

長板高歌本不狂。兒曹自爲百錢忙。幾時逢着藍衫老。同向春風舞一場。

鴛鴦扇頭

雙宿雙飛百自由。人間無物比風流。若教解語終須問。有底愁來也白頭。

杏花雜詩十三首

杏花牆外一枝橫。半面宮粧出曉晴。看盡春風不迴首。寶兒元自太憨生。
露華浥浥泛晴光。睡足東風倚綠窗。試遣紅粧映銀燭。湘桃爭合伴僊郎。

嫵媚纖條映酒缸。綠嬌紅小不勝憐。長年自笑情緣在，猶要春風慰眼前。
煖日園林可散愁。每逢花處儘遲留。青旗知是誰家酒，一片春風出樹頭。
紛紛紅紫不勝稠。爭得春光競出頭。卻是梨花高一着，隨宜梳洗儘風流。
露浥清華粉自添。隔溪遙見玉簾苫。眼看桃李飄零盡，更揀繁枝插帽簷。
小橋南北夢幽尋。殘醉萍騰不易禁。一樹杏花春寂寞，惡風吹折五更心。
西山漠漠有無中。幾日園林幾樹紅。燕子啣將春色去，錯交人恨五更風。
屈指殘春有別期。春風爭忍片紅飛。若爲釀得千日酒，醉著東君不放歸。
楚客離魂不易招。野春平碧水迢迢。垂楊也被多情惱，瘦損春風十萬條。
小雨班班曉未勻。烟光水色畫難真。西園春物知多少，一樹垂楊惱殺人。
魏紫姚黃有重名。洛陽車馬鬧清明。吹殘桃李風纔定，可是東君別有情。
紅粧翠蓋惜風流。春動香生不自由。莫向芸齋厭閑冷，小詩供作錦纏頭。

出京

巫峽歸雲底處尋。高城渺渺暮煙沉。春風不剪垂楊斷，繫盡行人北望心。

惠崇蘆鴈三首

寒沙折葦靜相依。故國春風早晚歸。城外羈棲誰畫得，羽毛單薄稻梁微。
鴈奴辛苦候寒更。夢破黃蘆雪打聲。休道畫工心獨苦，題詩人也白頭生。

韓渥曠三清之瑞露春動七情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

江湖牢落太愁人。同是天涯萬里身。不似畫屏金孔雀。離離花影淡生春。

早起

北舍南鄰獨樂聲。袂衣晨起覺秋清。豆田欲熟朝朝雨。喚殺雙鳩不肯晴。

書生

書生千古一蠶腸。蓋世功名不自償。更笑登封武明府。兩盂白粥半生忙。

銅雀臺瓦硯

愛惜鉛花洗又看。畫欄桂樹雨聲寒。千年不作鴛鴦去。喚得書生笑老瞞。

步虛詞三首

後二首三鄉時作

閨苑仙人白錦袍。海山宮闕醉蟠桃。三更月底鸞聲急。萬里風頭鶴背高。萬神朝罷出通明。和氣歡聲滿玉京。見說人間有新異。綠章封事謝升平。琪樹明霞碧落宮。歌音嫋嫋度冷風。人間聽得霓裳慣。猶恐鈞天是夢中。

拙庵爲溫甫賦

毫端棘末幾人爭。愚智相懸賦分平。畢竟世間誰是巧。鬢毛愁白可憐生。

風雨停舟圖

老木高風作意狂。青山和雨入微茫。畫圖喚起扁舟夢。一夜江聲撼客床。

納涼張氏莊二首

小橋深竹午風便。一道垂楊帶亂蟬。山下行人遮日去。卻從茅屋問瓜田。
樹陰環合水縈回。樹下行人坐綠苔。絕似蒙蒙山下路。眼中唯欠繫舟嵬。
蒙蒙繫舟皆鄉中山。鄉人謂之繫舟嵬。

送窮

日吉時良利動遷。可能顏巷卜終焉。主人不倦星奴倦。辛苦年年縛草舡。

楊柳

楊柳青青溝水流。鶯兒調舌弄嬌柔。桃花記得題詩客。斜倚春風笑不休。

梁縣道中

青山簇簇樹重重。人在春雲浩蕩中。也是杏花無意況。一枝臨水臥殘紅。

自題寫真二首

山林日月老潛夫。骨入窮泉未擬枯。幽澗有冰含太古。無人和玉試洪鑪。
孫綽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一派春煙澹不收。漁家已許借扁舟。山林且漫蹉跎去。莫問人間第幾流。

再題

高談世事真何者。多竊時名亦偶然。山鹿野麋君自看。擬從何地著貂蟬。

吳子英家靈照圖二首

舡入西江萬有空。漉離活計百錢功。阿靈了卻無生話。想得蕭然似卷中。

抱犢山高記洛川。寸腸西去似繩牽。而今恰羨龐家好。兒女生來只眼前。
時女殿在盧氏。約歸寧未至。

劉鄧州家聚鴨圖

沙浦空明洲景微。枯荷折葦澹相依。若爲化作江鷗去。拍拍隨君貼水飛。

戊子正月晦日內鄉西城遊眺

雄蜂雌蝶爲花狂。陌上遊人醉幾場。前日少年今白髮。卻來閑處看春忙。

長壽山居元夕

微茫燈火共荒村。黃葉漫山雪擁門。三十九年何限事。只留孤影伴黃昏。

聞仲澤丁內艱

升堂未幾訃音聞。凶服衰羸日念君。昨夜東南雷雨惡。遙知號哭遶新墳。

贈眼醫武濟川

世眼紛紛昧是非。不應刮膜在金鑊。知君聖處工夫到。且道心盲作麼醫。

賦粹中師竹拂子

了卻香嚴一繫絲。滿梳華髮伴談玄。誰知拂月披風意。已具鈴鎚未落前。

題伊陽楊氏戲虎圖

大班哆笑口侵耳。小班蓄縮如乞憐。戲鬪真成兩勍敵。發機誰在卞莊前。

王子端內翰山水同屏山賦二詩

鄭虔三絕舊知名。付與時人分重輕。遼海東南天一柱。胸中誰比玉崢嶸。

萬里承平一夢間。風流人物與江山。眼明今日題詩處。卻見明昌玉笋班。

右司正之家渭川千畝圖二首

官街塵土霧中天。人眼荒寒一灑然。大似終南山下看。北風和雪捲蒼煙。老眼蕭郎筆有神。岩姿洲景盡天真。情知一段幽閒趣。不必清談着替人。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分韻得軍華二字二首

並山一逕入秋雲。草樹低迷劣可分。開道無煩謝康樂。挽彊須得李將軍。時有虎害。故戲云。深山水木湛清華。興到窮探亦未涯。轉石猶能起雷雨。題詩自合動煙霞。轉石當日事。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還會善寺卽事二首

高風捲盡四山雲。泉石煙霞得細分。大是山靈設清供。惜無佳句答殷勤。詩翁徹骨愛煙霞。別似劉君住玉華。鐵笛不曾從二草。頭巾久已挂三花。趙隱芝子端。同年進士。令任城。餘自言胎仙已。成。不久去世云。

從鄆州相公覓酒時在鎮平

寒日山城雪四圍。空齋孤坐意多違。江洲未覺風流減。可使陶潛望白衣。

鎮平寄姪孫伯安筆

隆顛犀角掌中珠。不見經年日念渠。領取阿翁鄆管筆。試教學寫問安書。

黃筌龜藏六圖爲張左丞賦

無心舒卷付皇天。不幸剝腸亦偶然。世上疑謀待君決。可能藏六便安全。

鎮平書事

勸農冠蓋已歸休。了卻逋懸百不憂。可是諸人哀老子。半窗紅日擁黃紬。

自鎮平暫往秋林道中寄家

風雨塵埃了半生。西山歸去眼增明。浮雲夫婿今如此。莫遣迎門有嘆聲。

超化

秋風嫋嫋入僧窗。盡得諸山草木香。卻恨大梁三日醉。不來超化作重陽。
又云擬借扁舟弄秋水。自嫌塵土涴沙鷗。餘不記。

山居二首

斜陽高樹挂晴虹。肅肅微涼雨氣中。一道鷺鷥花不斷。密香吹滿馬頭風。
詩腸搜苦怯茶甌。信乎拈書卻枕頭。簷溜滴殘山院靜。碧花紅穗媚涼秋。

寄女嚴三首

鶴崖魚窟路間關。旬月無由一往還。寒食歸寧見鄰女。舉家迴首望西山。
鶴崖魚窟在內鄉往盧氏道中。

添丁學語巧於絃。詩句無人爲口傳。竹馬幾時迎阿姊。五更教誦木蘭篇。
眼前兒女最關情。不見經年百感并。聞道全家解禪理。擬從香火問無生。

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林

升斗微官不療飢。中林春雨蕨芽肥。歸來應被青山笑。可惜緇塵染素衣。

無題二首

七十鴛鴦五十絃。酒薰花柳動春煙。人間只道黃金貴。不問天公買少年。
春風也解惜多才。嫁與桃花不用媒。死恨天台老劉阮。人間何戀卻歸來。
題省掾劉德潤家驢鸞圖。并爲同舍郎劉長卿記異。劉在方城。先有碧簫之遇。如芙蓉城事云。
千劫情緣萬古期。樓中蕭史姓名非。洞天花落秋雲冷。腸斷青鸞獨自飛。

希顏挽詩五首

官衙寥落在銘旌。才命寧論重與輕。不作漢家賢傳去。空勞明主識蕭生。
蓋焉。漢漢旌紀寂寞。魏書隱逸傳中語。

山立揚休七尺身。紫髯落落照青春。從教不入麒麟畫。猶是中朝第一人。
人間無路問天公。自古才難更阨窮。日月不爲千載計。江山長惜萬夫雄。
萬古文章有正傳。驕驕爭道望君先。傷心一入重泉後。再得斯人又幾年。
一世龍門屬李膺。待君提拂遂騰升。千年荆棘龜趺在。會有人尋下馬陵。

出鄧州

本無奇骨負功名。取次誰教腓肉生。未到白頭能幾日。六年留滯鄧州城。

遇希顏故居四首

缺壺聲裏短歌行。星斗闌干醉膽橫。虎視鷹揚何處在。道邊孤冢可憐生。
鶴蓋成陰着處同。一時人物酒盃中。臣門如市心如水。世俗論平量恐未公。

暮去朝來萬化途。飛揚跋扈亦區區。劇談不盡平生意。能有精微入夢無。
把臂論交分最深。三夫成虎古猶今。百年唯有區區在。地下纔應識此心。

雜著九首

萬期流轉不須臾。物物觀來定有無。玉席紙衣同一盡。枉將白骨計榮枯。
鼻短何如鶴有餘。非魚誰謂子知魚。一枝莫作鷓鴣看。水擊三千不羨渠。
太虛空裏一遊塵。造物雖工未易貧。臧獲古來多鼎食。可能夷叔是飢人。
青蓋朝來帝座新。豈知衛瓘是忠臣。洛陽荆棘千年後。愁絕銅駝陌上人。
六國孱王走下風。神人鞭血海波紅。無端一片云亭石。殺盡蒼生有底功。
天上河源地上流。黃金浮世等閑休。埋愁不着重泉底。儘向人間種白頭。
泗水龍歸海縣空。朱三王八竟言功。圍碁局上猪奴戲。可是乾坤闕兩雄。
昨日東周今日秦。咸陽煙火洛陽塵。百年蟻穴蜂衙裏。笑煞崑崙頂上人。
半紙虛名百戰身。轉頭高塚臥麒麟。山間曾見漁樵說。辛苦凌烟閣上人。

戚夫人

鴻鵠冥冥四海飛。戚夫人舞淚霑衣。無端恨殺商山老。剛出山來管是非。

題山谷小艷詩

法秀無端會熱謾。笑談眞作勸淫看。只消一句脩脩利。李下何妨也整冠。

家山歸夢圖三首

別卻并州已六年。眼中歸路直於弦。春晴門巷桑榆綠。猶記騎驢掠社錢。
繫舟南北暮雲平。落日滹河一線明。萬里秋風吹布袖。清暉亭上倚新晴。
游騎北來塵滿城。月明空照漢家營。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

四皓圖

身墮安車厚幣中。白頭塵土浣西風。當時且不山間老。羽翼區區有底功。

雜著

老優慣著沐猴冠。卻笑傍人被眼謾。造物若留殘喘在。我儂試舞你儂看。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七言絕句

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

亭在故汴宮
仁安殿西

滄海橫流萬國魚。茫茫神理竟何如。六經管得書生下。闕劍長鎗不信渠。
洛陽城闕變灰煙。暮號朝虞只眼前。爲向杏園雙燕道。營巢何處過明年。
落日青山一片愁。大河東注不還流。若爲長得熙春在。時上高層望宋州。
醇和旁近洞房環。碧瓦參差竹木閑。批奏內人輪上直。去年名姓在窗間。

醇和殿名。

天上三郎玉不如。手中白雨趁花奴。御屏零落宣和筆。留得華清按樂圖。

詩仙詩鬼不謾欺。時事先教夢裏知。禁苑又經人物散。荒涼臺榭水流遲。

十年前商帥國器方成夢
中得後二句爲言如此。

金縷歌詞金曲卮。百年人事鬢成絲。重來未必春風在。更爲梨花住少時。

楊柳隨風散綠絲。桃花臨水弄妍姿。無端種下青青竹。恰到湘君淚盡時。

琵琶心事曲中論。曾笑明妃負漢恩。明日天山山下路。不須回首望都門。

爐薰浥帶帶輕陰。翠竹高梧水殿深。去去氈車雪三尺。畫羅休縷麝香金。

泥金色如麝
香宮中所尙。

羅綺深宮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誰妍。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頭好墓田。
苦才多思是春風。偏近騷人悵望中。啼盡杜鵑枝上血。海棠明日更應紅。

暖日晴雲錦樹新。風吹雨打旋成塵。宮園深閉無人到。自在流鶯哭暮春。
萬戶千門盡有名。眼中歷歷記經行。賦家正有蕪城筆。一段傷心畫不成。
暮雲樓閣古今情。地老天荒恨未平。白髮纍臣幾人在。就中愁殺庾蘭成。

春夕

數枝殘雪梅仍在。幾日東風柳已嬌。春酒價高無可典。小紅燈影莫相撩。

梅花

一樹寒梅古寺邊。荒山草木動春妍。東家賴有詩人在。照影橫枝莫自憐。

溪上

短布單衣一幅巾。暫來閑處避紅塵。低昂自看水中影。好箇山間林下人。

息軒楊祕監雪行圖

長路單衣怨僕僮。無人說向息軒翁。長安多少貂裘客。偏畫書生着雪中。

楊煥然生子四首

掌上明珠慰老懷。愁顏我亦爲君開。異時載酒楊雄宅。知有迎門竹馬來。
人家歡喜是生兒。巷語街談總入詩。我欲去爲湯餅客。買羊沽酒約何時。
半生辛苦坐耽書。我笑先生老更迂。生子但持門戶了。玄談何必似童烏。

阿麟學語語牙牙。七歲元郎髻已了。更醉使君湯餅局。兒童他日記通家。
阿麟張君美兒子。

記夢

天上材官老不材。從教兀兀走塵埃。夢中望拜通明殿。曾見金書兩字來。戊子七月二十四日。內鄉往盧氏。宿走馬平。夜夢拜天帝像。遂觀法駕。導引書帳。最前頁。警三人。中有金書。小字。題裕之者。夢中不自知其為予也。

啓母石

書載塗山世共知。誰傳頑石使人疑。可憐少室老突兀。也被人呼作阿姨。

雜著四首

白髮劉郎老更痴。人間那有後天期。茂陵石馬專相待。種下蟠桃屬阿誰。
白髮中官解道詩。殷勤仍為惜花枝。雪香亭上清明宴。記得君王去歲時。
六朝瓊樹掌中春。迴首胡粧一面新。生羨石家金谷裏。千年獨有墜樓人。
燕語鶯啼百轉新。長廊寂寂不逢人。東君去作誰家客。花柳無情各自春。

內鄉雜詩

行吟溪北復溪南。風日烘人酒易酣。無限春愁與誰語。梅花嬌小杏花憨。

眉二首

香墨燒殘水麝塵。內家新樣入輕勻。郭熙只為吳山老。爭信窗間有小顰。
石綠香煤淺淡間。多情長帶楚梅酸。小詩擬寫春愁樣。憶着分明下筆難。

送窮

煎餅虛拋盞撒堆。滿城都道送窮迴。不如留取窮新婦。貴女何曾喚得來。

三鄉時作

山林鍾鼎不相兼。說着浮名夢亦嫌。菽水盡歡吾豈敢。老親自愛薺羹甜。

出都

春闈斜月曉聞鶯。信馬都門半醉醒。官柳青青莫回首。短長亭是斷腸亭。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道傍僵臥滿纒囚。過去旃車似水流。紅粉哭隨回鶻馬。爲誰一步一迴頭。

隨營木佛賤於柴。大樂編鍾滿市排。虜掠幾何君莫問。大船渾載汴京來。

白骨縱橫似亂麻。幾年桑梓變龍沙。只知河朔生靈盡。破屋疎煙卻數家。

桑梓其剪爲龍沙乎郭璞語

登珂山寺三首

澹澹長空白鳥迴。江山都入妙高臺。六鷲只解翻溟渤。不駕東南日觀來。

太山在東南而此山不之見

悠悠誰了未生前。一落泥塗又幾年。堪笑長清郭明府。再來仍被葛藤纏。

長清郭明府自當風世。是此寺比丘及作寺碑宛然算沙語也

白日紅塵往復還。深居那得似禪關。出門應被山僧笑。纔得雲林半日閑。

夢中作

夢人請賦四禽語其一泥滑滑也

春泥滑滑滿春山。嬾媿幽禽喚客還。安得便乘雙翼去。綠陰清晝伴君閑。

奉謝子京禪師見贈之什三首

南風穩送北歸舡。留得虛名一指禪。崧少詩僧幾人在。因君迴望一淒然。
舊遊重憶故人詩。一點青燈兩鬢絲。不似戒壇明月夜。杏花香裏唱歌時。
兵塵千里邈相望。亂後相逢話更長。若見山堂憑借問。幾時同宿贊公房。

杏花

桃李前頭一樹春。絳唇深注蠟猶新。只嫌憨笑無人管。鬧簇枯枝不肯勻。

聊城寒食

輕陰何負探花期。白髮於春自不宜。城外杏園人去盡。煮茶聲裏獨支頤。

姨母隴西君諱日作三首

竹馬青衫小小郎。阿姨懷袖阿孃香。一龕白骨黃河隔。遙望梁門哭斷腸。

病起拈針眼未花。團纒兒女運司衙。今年得在應猶健。更好從頭說外家。

寶鏡煌煌照九州。埋藏曾及見諸劉。豐城今日無雷煥。紫氣誰當辨斗牛。
陽曲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地中。四方以前知休咎其家埋鏡出。

人不得見也。明昌泰和。北方兵動渠父子欲卜之一日。先以旃幕障中庭。乃屬閉門戶甚嚴。及掘鏡出。光耀闐然。一室盡明。如初日之照鏡中。見北來兵騎。碾碾無數。餘三方都無所睹。因大駭曰。不可不可。即埋之。姨母時伏床下。得窺窺焉。兵火後。此家唯一兒。子在。姨母能指鏡處。存否則不知也。故予詩及之。

宿神霄北菴夢中作

夜雪

素月流空散紫煙。座中人物半神仙。麗川往事渾如夢。信手題詩一泫然。

三更殘醉未全醒。夢裏嬌兒索乳聲。茅屋不知門外雪。黃紬衾煖紙窗明。

冠氏趙莊賦杏花四首

一樹生紅錦不如。乳兒粉抹紫襜褕。花中誰有張萱筆。畫作宮池百子圖。
文杏堂前千樹紅。雲舒霞捲漲春風。荒村此日腸堪斷。迴首梁園是夢中。
錦樹烘春爛不收。看花人自爲花愁。荒蹊明日知誰到。憑仗詩翁爲少留。
東風誰道太狂生。次第開花卻有情。聞道紀園千樹錦。一尊猶及醉清明。

自趙莊歸冠氏二首

春華澹澹曉寒輕。野草搖風半白青。誰識杏花牆外客。舊曾家近麗川亭。
杏園紅過雪披離。楊柳無風綠線齊。寒食人家在原野。乳鴉牆外盡情啼。

戲贈白髮二首

鏡中昨日又明朝。破屋春深雪未消。摘下數莖聊自笑。貴人頭上不相饒。
問愁何怨復何讐。直要青春便白頭。拚卻鏡中渾似雪。且看渠待幾時休。

戲題醉仙人圖

醉鄉初不恨東西。桀日湯年一理齊。門外山禽喚沽酒。胡蘆今後大家提。

提胡蘆沽美酒。禽語也。

濟南雜詩十首

兒時曾過濟南城。暗筭存亡只自驚。四十二年彈指過。只疑行處是前生。

匡山聞有讀書堂。行過山前笑一場。可惜世間無李白。今人多少賀知章。
華山真是碧芙渠。湖水湖光玉不如。六月行人汗如雨。西城橋下見游魚。
吳兒洲渚是神僊。罨畫溪光碧玉泉。別有洞天君不見。鵲山寒食泰和年。
石刻燒殘讌集辭。雄樓傑觀想當時。只應畫戟清香地。多欠韋郎五字詩。
斫來官樹午陰經。湖畔游人怕晚晴。一夜靈泉菴上宿。四山風露覺秋生。
白煙消盡凍雲凝。山月飛來夜氣澄。且向波間看玉塔。不須橋畔覓金繩。
入秋雲物便淒迷。一道湖光樹影齊。詩在鵲山煙雨裏。王家圖上舊曾題。
荷葉荷花爛漫秋。鸞鷺飛近釣魚舟。北城佳處經行徧。留着南山更一游。
看山看水自由身。着處題詩發興新。日日扁舟藕花裏。有心長作濟南人。

王清卿家有鵲山烟雨圖。

題解飛卿山水卷

平生魚鳥最相親。夢寐煙霞卜四鄰。羨殺濟南山水好。幾時眞作卷中人。

趙士表山林暮雪圖爲高良卿賦二首

颼颼林響四山風。雪後人家閉戶中。應被火爐頭上說。水邊清殺兩詩翁。
黃塵遮斷山間夢。白髮重尋畫裏詩。好似玉溪溪上路。醉和王老喚船時。

倫鎮道中見槐花

名場奔走競官榮。一紙除書悞半生。笑向槐花問前事。爲君忙了竟何成。

題劉才卿湖石扇頭

幽欄雲凝雨未乾。曲池疎竹共荒寒。扇頭喚起西園夢。好似熙春閣下看。

聞歌懷京師舊游

樓前誰唱綠腰催。千里梁園首重迴。記得杜家亭子上。信之欽用共聽來。

鄭先覺幽禽照水扇頭

臨水華枝淡淡春。水光華影兩無塵。風流一枕西園夢。惆悵幽禽是故人。

龍泉寺四首

懸麻白雨映層崖。過盡行雲晚照開。可是登臨動高興。馬頭新自太行來。
泉石煙霞自一家。殘僧隨分了生涯。雞鳴山下題詩客。曾到靈巖不用誇。
河邊殺獐尙能飛。無角無麟自一齊。甲子紛紛更兒戲。壁間休笑阜昌題。
遶渠寒溜夜潺潺。說有蛟龍在石間。可惜九天霖雨手。一泓泉水伴僧閑。

李進之迂軒二首

白髮歸來世事新。書生風味是清貧。欹斜歷落從人笑。潦倒麤疎我自真。
舉世營營共一途。要來閑處費工夫。入門且莫分賓主。不但君迂我更迂。

出鎮州

汾水歸心日夜流。孤雲飛處是松楸。無端行近還鄉路。卻傍西山入相州。

寺北齊時建。又多劉豫阜昌中石刻并題名。

過邯鄲四絕

富貴榮華一嘆嗟。依然夢裏說苔華。千年幾度山河改。空指遺臺是趙家。
人事存亡不易知。及時娛樂恨君遲。後人共指堯臺笑。三尺堯塔竟屬誰。
川原落落曙光開。四顧河山亦壯哉。前日少年今白髮。只應孤塔記曾來。
死去生來不一身。定知誰妄復誰真。邯鄲今日題詩客。猶是黃梁夢裏人。

楊祕監馬圖

大青小青天馬姿。楊侯房星非畫師。忽見奚官記前事。東華馳道晚涼時。

竹溪夢遊圖

意外荒寒下筆親。經營慘淡似詩人。何時萬頃風煙裏。白髮刀騷一幅巾。

樂正卿餉酒

宿醒未解渴生塵。驚見王弘餉酒人。獨恨文書困佳客。不來同醉五更春。

王都尉山水

平林漠漠數峯閑。詩在岩姿隱顯間。自是秦樓畫眉手。不能辛苦作荆關。

贈絕藝杜生

迢迢離思入哀絃。非撥非彈有別傳。解作江南斷腸曲。新聲休數李龜年。

趙大年秋溪戲鴨二首

寒沙折葦浙江彎。詩在波痕滅沒間。前日扁舟人老矣。卻從圖畫羨君閑。
畫家朱粉不到處。淡墨自覺天機深。賣酒壚邊見崔白。王孫真有五湖心。
米元章畫史。趙昌王友崔白。但可為酒家遮牆壁耳。

自題二首

其笑詩人太瘦生。誰從慘淡得經營。千秋萬古迴文錦。只許蘇娘讀得成。
千首新詩百首文。藜羹不糝日欣欣。鏡中自照心語口。後世何須楊子雲。

北歸經朝歌感寓三首

南來山勢漸坡陀。蕩蕩川涂接大河。馬上哦詩無好語。聊從白塔記朝歌。
黃屋何曾土作階。禍基休指九層臺。書生不見千年後。枉為君王泣玉杯。
墨翟區區不近情。迴車曾此避虛名。采薇唯有西山老。不逐時人信武成。

內黃道中楚王廟。荆公有誰合軍中。稱亞父卻須推讓內。黃兒之句。因為范增解嘲。
一怒屠城一說留。書生剛為范增羞。軍中老子關何事。付與兒曹調沐猴。

題蘇氏寶章

二老風流有典刑。諸郎蘭玉映堦庭。峨眉寶氣千年在。未數陳家聚德星。
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冲澹似林西。湖故字畫有不期合而合者。最後數帖所謂蘇氏三虎。叔黨為最怒耳。

劉氏明遠庵三首

豪氣元龍百尺樓。功名場上早抽頭。路人不識閑居士。袖手雍容話兩州。

世間無物礙虛空。宴坐經行一體同。老眼不應隨鏡轉。江山元只在胸中。落落雲間晚照開。上方別有妙高臺。棧花種柳明年了。拄杖敲門日日來。

題李庭訓所藏雅集圖二首

萬古文章有至公。百年奎璧照河東。衣冠忽見明昌筆。更覺升平是夢中。景星丹鳳一千年。合着丹青與世傳。誰畫風流王李郝。大河南望淚如川。

王謂仲澤。李謂長源。郝謂仲純。

南關二首

風裏秋蓬不自由。一生幾度過隆州。無情團拍關前水。流盡朱顏到白頭。路轉川迴失繫舟。更教兩驛過徐溝。多情團拍關前水。卻共清汾一處流。

是日自徐溝宿南關。

馬坊冷大師清真道院三首

水際茅齋星散居。白雲閑伴五溪魚。茂林脩竹山如畫。醞碧軒中恐不如。枯蒲折葦障清彎。十里風荷指顧間。安得西湖展 hands。亂鋪雲錦浸青山。靜中人境兩翛然。我亦因君有靜緣。已約青山來枕上。水亭風榭看明年。

惠崇獐猿圖

月嘯煙呼本不羣。筆頭同是一溪雲。野情山態令人羨。世路機關不似君。

寄史同年二首

情話通霄慰別離。殷勤釀酒趁花期。沁南只道梅花早。猶較歸程十日遲。

相君許送買山錢。晚歲鄰居定有緣。一樹梅花一尊酒。知君東望亦淒然。

宋周臣生子三首

試手君家助喜詩。秋風丹桂長新枝。昂霄聳壑他年見。木月同宮記此時。木月同宮。五星家謂人以此時生者。長必貴。

玉季金昆世共賢。天將文筆付家傳。清新未要梅花賦。射虎留看第二篇。

鄉先生宋濟川以射虎詩著名。

雛鳳來時鶴卵成。兩兒前後不多爭。阿寧解語應須道。猶是渠家百日兄。

乞酒示皇甫季貞

醉頭慵舉睡昏昏。夢裏青旗雪擁門。枕上一杯風味好。糟床何處得茶渾。

李白騎驢圖

八表神游下筆難。畫師胸次自酸寒。風流五鳳樓前客。枉作襄陽雪裏看。

許由擲瓢圖

不知黃屋不知堯。喧寂何心計一瓢。我是許由初不爾。只將盛酒杖頭挑。

九月晦

松楸千里動悲哀。說道迴家早晚迴。九月忽驚今日盡。滿城風散紙錢灰。

雜著

燒殘芻狗不能神。一色貂裘繡帽新。好箇路傍官垓子。經年端坐看行人。

送窮

送君君去欲何之。暫去還來也不辭。但媿苦無相贈物。柳舡輕似去年時。

卽事

四長東州貢姓名。阿茶能誦木蘭行。元家近日添新喜。掌上寧兒玉刻成。寧兒。叔開小字。阿茶。第四女。字叔閑。

侯相公所藏雲溪圖。曾命賦詩三首。但記其一云。祖道東門未有涯。田君方駕入宮車。祗應千古狼溪路。人說山中宰相家。相公以體重。不任步趨。詔許駕小車。至朝殿外門。故予詩及之。北渡後往東平。路經雲溪。因爲之賦。

黃山圖子翰林詩千里東州有所思。前日相公門下客。國亡家破獨來時。

陳德元竹石二首

一片春雲雨未乾。兩枝新綠倚高寒。瘦龍不見金書字。試就宣和石譜看。萬石綱舡出太湖。九州膏血一時枯。阿誰種下中原禍。猶自昂藏入畫圖。

同漕司諸人賦紅梨花二首

梨花曾比太真妃。別有風流一段奇。白雪爲肌玉爲骨。淡粧濃抹總相宜。瓊枝玉蘂靜年芳。知是何人與點粧。可道海棠羞欲死。能紅能白更能香。

吳子賢樽菴二首

人道樽形百醜全。我知造物向君偏。世間正有明堂柱。偃蹇風霜得幾年。廣莫初無匠石過。一丘一壑柰君何。世間正有明堂柱。春草輸贏校幾多。

太一蓮舟圖三首為濟源奉先老師賦

老師晉宗盟

冷泠風外到仙臚。琢玉羊欣定不如。六合空明一蓮葉。更須遮眼要文書。仙人在蓮葉臥看書。

仙人寧得此婆娑。亡柰丹青校獵何。我與太虛同一體。也無蓮葉也無波。

秦一青藜出漢年。明窗開卷一欣然。憑君莫問題詩客。不是韓駒第二篇。

遊天壇雜詩十三首

芳樹陰陰鳥語譁。綠雲晴雪映紅霞。青山可是堪人恨。藏着中岩十里花。

漫山白白與紅紅。小樹依藜看不供。總道植花香氣好。就中偏愛玉瓏鬆。花名有玉瓏鬆。

只願長城沒徹頭。豈知蒸土更堪憂。秦人若見千年後。抱杵臨洮老死休。避秦溝。

溪童相對采椿芽。指似陽坡說種瓜。想是近山營馬少。青林深處有人家。

僊貓聲在洞中聞。憑杖兒童一問君。同向燕家舐丹鼎。不隨雞犬上青雲。仙貓洞是日兒子叔儀呼貓應者一土人傳燕家雞犬升天貓

獨不去。

諸峯羅列擁朝臺。落日行雲一望開。絕似太山山上看。分明齊嶺是徂徠。

空翠霏煙海浪深。驚頭鵬背半浮沉。不知腳底山多少。還盡平生未足心。

湍聲洶洶落懸崖。見說蛟龍擘石開。安得天瓢一翻倒。躡雲平下看風雷。時旱甚故云。

僊壇倒影鳳麟洲。一道雲光插素秋。也是天公閑不得。海東移着海西頭。

道民終不忘天台。姓字依然在蜜崖。為問松臺千歲鶴。白雲何處不歸來。近歲盧氏蜜崖人迹不及處。有題字云道民天台司馬承神過。

松臺卽白
雲老葬地。

僊人龍蹻玉爲鞭。石穴留書世不傳。弱水蓬萊三萬里。青山今古幾何年。近年人有得司馬先生石穴所藏丹經子獲觀于山陽。

風期身後復身前。一讀丹華似有緣。八表神遊吾豈敢。或能搖筆賦垂天。

盧全送伯齡出山云伯齡不厭山山不養伯齡予以早當出山

故自戲云北斗平在天壇之後。

初發潞州

潞州住久似并州。身去心留不自由。白塔亭亭三十里。漳河東畔幾迴頭。

雜詩六首道中作

鼠肝蟲臂復何辭。坎止流行亦有時。已被吳中喚僮父。卻來河朔作炎兒。
隆州兵騎往來衝。客路灰郊更向東。大似天教浣塵土。數程都在水聲中。
懸崖飛瀑駭初經。白玉雙龍擊迅霆。卻恨暑天行過速。不曾赤腳踏清泠。
黃華北下馬陵南。佛屋燒殘有石龕。想是故鄉行欲近。粥糜渾覺水泉甘。
莊休通蔽玄相妨。鄉社情親豈易忘。司命果能還舊觀。嚮體端合羨侯王。
鄉關白日照青天。徒步歸來亦可憐。袖裏新詩一千首。不愁錦繡裹山川。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七言絕句

初挈家還讀書山雜詩四首

并州一別三千里。滄海橫流二十年。休道不蒙稽古力。幾家兒女待安全。

天門筆勢到閑閑。相國文章玉笋班。從此晉陽方志上。繫舟山是讀書山。

繫舟先大夫讀書之所。閑公改爲元子讀書山。又大參楊公

叔玉撰先人墓銘。

眼中華屋記生存。舊事無人可共論。老樹婆婆三百尺。青衫還見讀書孫。乞得田園自在身。不成還更入紅塵。只愁六月河堤上。高柳清風睡殺人。

賦餅中雜花七首

予絕愛未開杏花。故末篇自戲。

老柳驚看節物新。今年更與酒盃親。東山一道花如繡。從此他鄉不是春。香中人道睡香濃。誰信丁香臭味同。一樹百枝千萬結。更應薰染費春工。生紅點點弄嬌妍。半折花房更可憐。傳語春風好將護。莫教容易作銀錢。紅抹蘭膏綠染衣。綠嬌紅小兩相宜。華邊剩有清香在。木石癡兒自不知。素艷來從月姊家。溫風淑氣發清華。人間自有交枝玉。天上休開六出花。昨日桃華錦片新。兔葵今日到殘春。低枝留得稀疎朵。比似全開更惱人。

右銅瓶子滿芳枝。裁剪春風入小詩。看看海棠如有語。杏花也到退房時。

贈羅友卿三首

一般花木各榮枯。筦庫區區亦仕途。前日江東羅給事。只今城裏范萊蕪。不離城市得幽棲。未要坊名改碧鷄。種下五株桃樹子。本無心學浣花溪。閑中日月病中身。寂寞相求有幾人。莫恠門前可羅雀。詩家所得是清貧。

又解嘲二首

鴈後花前日日閑。頗思尊酒慰愁顏。憑君細數東州客。誰在花枝綠綠間。詩卷親來酒醖疎。朝吟竹隱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頭敢道無。

爲衍聖孔公題張公佐湘江春早圖二首。張自書云。涂水張公佐畫時年八十一。先大夫嘗題公佐畫有雲靜洞庭秋月。雨昏湘浦夜舡燈之句。因及之。

郭熙畫筆老益壯。未比并州九十翁。想是江南春夢裏。水村曾見酒旗風。黃陵祠下雨如繩。老筆題詩想舊曾。今日圖間見晴景。依然愁絕夜舡燈。

渾源望湖川見百葉杏花二首

四月山泉凍未開。東君纔爲挽春迴。多情丹杏知人意。留着雙華待我來。

兒時憶向西溪廟。丹杏曾看百葉花。今日山中見雙朵。自憐鷓鴣悴老天涯。

陵川西溪二仙廟有百葉杏兩株在殿前。

代州門外南樓二首

東洛西秦往復迴。幾番風雨與塵埃。家山最與南樓近。三十三年恰再來。
汀樹微茫岸草青。潯河四月水泠泠。鳳山可是生來巧。堪與南樓作臥屏。

杜生絕藝

杜生絕藝兩絃彈。穆謹砂詞不等閑。莫恠曲終雙淚落。數聲全似古陽關。

以玉連環爲呂仲賢壽

玉環何意兩相連。環取無窮玉取堅。願得主人如此物。呂翁他日作回僊。

德華小女五歲能誦予詩數首以此詩爲贈

牙牙嬌語總堪誇。學念新詩似小茶。好箇通家女兄弟。海棠紅點紫蘭芽。
唐人以茶爲小女美稱。

劉壽之買南中山水畫障。上有朱文公元晦淳熙甲辰中春所題五言。得於太原酒家。

蜀山青翠楚山蒼。愛玩除教寶繪堂。且道中州誰具眼。晦菴詩挂酒家牆。

跋紫微劉尊師所畫山水橫披四首。劉時年八十六。溪橋獨步

納納溪橋逗晚風。水村山閣往來通。馬蹄踏遍黃塵路。畫裏初逢避俗翁。

夏山欲雨

胸次江山老更奇。太初元氣入淋漓。僊翁不是人間客。俗筆休將比郭熙。

江亭會飲

瓦盆濁酒憶同傾。鄉社豐年有笑聲。世外華胥誰復夢。且從圖畫看升平。

秋江待渡

筆頭雲景性中天。誰似僊舟有靜緣。只合此間添此老。脫巾和月弄江煙。

東山四首

半欲天陰半欲晴。層巒疊嶺各分明。去年風雪無多景。看盡東山是此行。
自笑平生被眼謾。看山只向畫中看。天公老筆無今古。枉着千金買范寬。
錦里春光風馬牛。鳥飛不到太湖秋。一丘一壑都堪老。且具神山煙景休。
馬水橫陳聖阜前。濔沱陂壤遠相連。魚多只說牛家匯。何處秋風有釣舡。

曉起

鬢毛衰颯病凌兢。暫入紅塵倦不勝。學似玉山樵客了。八年流落醉騰騰。
予痛飲至是八年。故用韓致堯此句。

追錄乙未八月十七日莘縣夢中所得

夢裏哦詩信口成。分明濟水道中行。夢迴真到哦詩處。滿馬西風雲月清。

春歸

野杏溪桃三兩枝。春歸也作送春詩。東君自愛長安好。能住山城得幾時。

感興四首

夢中驚見白頭新。信口成篇卻自神。天上近來詩價重。一聯直欲換青春。
後二句夢中所得。
詩印高提教外禪。幾人針芥得心傳。并州未是風流減。五百年中一樂天。

廓達靈光見太初。眼中無復野狐書。詩家關捩知多少。一鑰拈來便有餘。好句端如綠綺琴。靜中窺見古人心。陽春不比黃華曲。未要千人作賞音。

從孫顯卿覓平定小山

愛殺熙春萬玉峯。綱缸迴首太湖空。一拳秀碧煙霞了。早晚東山入袖中。

發南樓度鴈門關二首

鷄聲未動發南樓。澗水隨人向北流。欲望讀書山遠近。雁門關上懶迴頭。稜磴石磴倚高梯。穹谷無人綠樹齊。總爲古來征戍苦。宿雲常傍塞垣低。

墨竹扇頭

嫩香新粉玉交加。小筆風流自一家。只欠雪溪王處士。醉來肝肺出枯槎。

王希古乞言

支幹空虛不抹貧。素衣空染洛陽塵。一龜早晚搗床了。袖手風簾閱市人。

龍門公墨竹風煙夕翠二首

渭川東望水雲寬。雨潤煙濃下筆難。今日龍門圖上看。蕭郎只合老荒寒。煙梢露葉捲秋山。揮灑縱橫意自閑。莫問筆頭龍未化。看看霖雨滿人間。

從希顏覓篤耨香二首追錄

綠洋奇品賽濃梅。永憶薰爐試淺灰。尤物也知人愛惜。簾篩風動只縈回。

自倚詩情合得消。暮寒新火覺無聊。懸知受用無多在。試往新詩乞斷瓢。

戲贈柳花

誰擘輕綿亂眼飄。不教翠細綴長條。只愁更作浮萍了。風轉波衝去轉遙。

喬夫人墨竹二首

萬葉千梢下筆難。一枝新綠儘高寒。不知霧閣雲窗晚。幾就扶疎月影看。
只待驚雷起蟄龍。忽從女手散春風。渭川雲水三千頃。悟在香巖一擊中。
夫人參洞禪有膏

醉貓圖二首何尊師畫宣和內府物

窟邊癡坐費工夫。側輓橫眠卻自如。料得仙師曾細看。牡丹花下日斜初。
飲罷鷄蘇樂有餘。花陰真是小華胥。但教殺鼠如丘了。四腳撩天一任渠。

自題中州集後五首

鄴下曹劉氣儘豪。江東諸謝韻尤高。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
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淨無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
萬古騷人嘔肺肝。乾坤清氣得來難。詩家亦有長沙帖。莫作宣和閣本看。
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絃屬子期。愛殺溪南辛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
平世何曾有稗官。亂來史筆亦燒殘。百年遺藁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淚看。

講武城

作計千年復萬年。似嫌蒸土不能堅。祇今講武人何在。衰柳殘楊有亂蟬。

藥山道中二首

石岸人家玉一灣。樹林水鳥靜中閑。此中未是無佳句。只欠詩人一往還。西風砧杵日相催。着破征衣整未迴。白鴈已衝霜信過。青林闌送兩聲來。

善應寺五首

平崗回合盡桑麻。百汲清泉兩岸花。更得青山作重復。武林何處覓仙家。石潭高樹映寒藤。閑有沙鷗靜有僧。總愛山陽竹林好。七賢來了更誰曾。夕陽人影臥平橋。倦客登臨不自聊。且放游魚覓歸宿。爭教白鷺逞風標。山中魚鳥夙相親。問舍求田有主人。自讀舊題還自笑。七年鞍馬只紅塵。

前題善應寺壁。有紅塵鞍馬幾時休之句。又七年矣。

摘瓜圖二首 樗軒家物

四摘空留抱蔓詩。阿婆真作木腸兒。履霜只說琴心苦。不見房陵道上時。高鳥長憂挂網羅。如菴日月坐消磨。憑君莫話前朝事。比似黃臺摘更多。

如菴。蜜國公所居。

黃華峪十絕句

岱崧王屋舊經過。自倚胸中勝槩多。獨欠太行高絕處。青天白日看山河。樹經凍雨半青黃。山入高秋老更蒼。且就同遊盡佳客。不妨五日未重陽。

紅葉黃花風露清。比來春色不多爭。秋山卻也堪人恨。白與高歡作錦城。

絕壁孤雲子細看。雲間龍穴想高寒。碧瀾寸寸橫秋色。空對山靈說到難。唐人到難篇有碧瀾之下寸寸秋色之句見文粹

玉立千峯畫不如。天公自有范寬圖。閩山要着黃華老。千尺珠簾得似無。前輩閩山詩有向使早遲周處士

指周先生德卿

團團石甕琢青瑤。仰面看雲覺動搖。誰着天瓢灑飛雨。半空翻轉玉龍腰。萬古飛流瀉不供。枉教噴薄困魚龍。謫仙剩有銀河句。不道香爐更一峯。天漢何因有蚌胎。無窮冰雹落懸崖。只愁馳背模糊錦。翻倒龍宮復此來。落峽飛流散不收。湍聲洶洶動高秋。也應嫌被紅塵浣。才近山門便泆流。乞得三泉住不成。風沙鞍馬負平生。故山定已移文了。又被黃華識姓名。

七賢堂

水上盤陀不見人。煙中白露玉無塵。竹林未恨風流滅。負殺共城麴米春。是日有餉名酒獨酌水邊

峽口食鱸魚有感

無奈微雲疎雨何。孟公詩律費研磨。憑君莫愛襄陽好。縮項鱸魚刺鯁多。

太簡之畫松風圖為脩端卿賦二首

董元老筆鬱盤盤。萬壑蒼雲復此看。絕似鳳凰山下路。秋風無際海波寒。新亭相泣血沾襟。一日神州見陸沉。好就崆峒山叟問。醉眠春晝果何心。

秋江待渡橫披

物外琴尊合往還。爭教俗駕點溪山。畫師果識閑中趣。只作橫舟落照間。

贈答要襄叔二首

長洲連日遠相迎。展讀新詩眼倍明。鄧下舊人多念我。感君兼有故鄉情。

文擬邳侯下筆難。韜春一讀不知寒。名家未覺風流減。洗眼青雲看阿端。襄叔之先人。擬下邳侯傳。作寶韜春以賦火焙。又其兒子小字

端平者方就學。

贈脩端卿張去華韓君傑三人六首

姓字舊熟相知新。三子皆我眼中人。洛西荒山有此客。酒光灑灑梅花春。

去華手中倒樹榭。亦要筆力挽千鈞。知君辦作南山豹。霧雨七日蔚成文。

掃地焚香樂有餘。情知快快樂米監書。枉教棄擲泥塗了。綠髮修郎玉不如。

古來馬隊非講肆。韓生頗似周生勤。舉家都無擔石粟。老氣仍有垂天雲。

中庸胡公隔天壤。寶臣近日客死。大木失望工師來。明堂老手李明府。我知此公無棄材。斥李順陽吉甫。

乳虎守穴子可探。研頭不屈貧所甘。異時三客俱焰焰。人倫東國吾無慙。

秋江曉發圖

百轉羊腸挽不前。旂車轆轤共流年。畫圖羨殺扁舟好。萬里清江萬里天。

題山亭會飲圖二首

女几樵人塞上詞。劉景玄號溪南老子坐中詩。因君喚起山亭夢。好似三鄉共醉時。曾將心事許烟霞。酒榼書囊便是家。前日山亭亭上客。而今鞍馬老風沙。

洛陽衛良臣以星圖見。既漫賦三詩爲謝。

敗筆成丘死不神。侯門書卷欲誰親。鰥鰥魚目漫漫夜。盼到明星老卻人。參旂亦自遇災年。橫被狐星射右肩。牽牛只有楮機石。送與天公析聘錢。西虎東龍總伏雌。老蠶卻是可憐兒。星圖何物堪相報。借用盧仝月蝕詩。

題鸞鷲敗荷扇頭

荷經凍雨綠全枯。葦到窮秋影亦疎。爲問風標兩公子。此中能有幾多魚。

西山樓爲王仲理賦二首

天日晴明四望開。樓中舒嘯亦悠哉。闌干十萬人家裏。只有青山入眼來。拄笏西山老騎曹。朝來爽氣與秋高。休將人物輕題品。湖海元龍也未豪。

樂天不能忘情圖二首

得便宜是落便宜。木石癡兒自不知。就使此情忘得了。可能長在老頭皮。芙蓉脂肉紫霞漿。別是仙家煖老方。不枉柳枝攢下得。忘情一馬亦何妨。

燕省掾屬張彥通舉釋菜之廢仁卿以詩美之亦賦二詩

一奠區區入詠歌。請看文治竟如何。李侯落筆非無意。告朔羊存得已多。

一日新儀見泮宮。共驚綿蕝有遺風。化州亦可燕中比。只枉今無百彥通。

采菊圖二首

信口成篇底用才。淵明此意亦悠哉。枉教詩景分留在。百繞斜川覓不來。夢寐煙霞卜四鄰。爭教晚節傍風塵。詩成應被南山笑。誰是東籬采菊人。

無塵亭二首

霧廓雲開病未能。波流草靡亦何曾。胸中自有西風扇。身外休論有髮僧。日日門前車馬喧。主壺冰簟酒如川。亭中剩有題詩客。獨欠雲間李謫仙。

時仁卿尚未到燕。

李廣道寫真二首

華髮蕭蕭玉鍊顏。一篇秋水想高閒。須知八表神游客。不在披裘擁絮間。擁絮披裘動數千。肉身那得盡飛僊。玄門此老留教在。滄海橫流未必然。

錢過庭煙溪獨釣圖二首

鞍馬風沙萬里身。眼明驚見楚江春。綠蓑衣底玄真子。不解吟詩亦可人。小景風流二百年。典刑來自米家舡。詩人無復承平舊。重爲遺音一慨然。

畫學米元章楚山清曉。故有上句。

蒼崖遠渚圖二首

深谷高林自一天。紅塵無路近風烟。兩椽茅屋平生了。況是清溪有釣缸。竹帛功名一筆無。殘年那復計榮枯。青山未得攜家去。惆悵題詩是畫圖。

三士醉樂圖

依樣胡盧畫不成。三家兒女日交兵。瓦盆一醉糊塗了。比似高談卻較爭。

鄉郡雜詩五首

余家自五代以後自汝州遷平定宋末又自平定遷忻故文字中以平定為鄉郡

百年喬木鬱蒼蒼。耆老風流趙與楊。為向榆關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賢堂。

楊吏部之美。學落人閑閑曾守此郡。

神仙官府在瀛洲。何意閑閑得此留。莫笑山城小於斗。他州誰有湧雲樓。

樓閑閑所建。

一溝流水幾橋橫。岸上人家種柳成。來歲春風一千樹。綠煙和雨暗重城。

新堂縹渺接飛樓。雲錦週遭霜樹秋。若道使君無妙思。冠山移得近城頭。

故鄉飛鳥亦裴回。更覓何鄉養不才。見說陽泉好春色。野夫乘興欲東來。

宗人明道老師澹軒二首

潞人澹社有來源。濟水分流到澹軒。莫問軒中賓與主。一家同是潞州元。

澹中無地着醜酸。老口年多不受謾。流外已曾增一董。不妨傳法到黃冠。

題商夢卿家晦道堂圖二首

松亭竹閣數家村。通德仍餘舊里門。喬木未須論巨室。青衫今有讀書孫。

一作青衫誰看讀書孫。

東國人門幾百年。素風纔到此公傳。卷中甚欲題詩句。慚愧韋家祖德篇。

商正叔隴山行役圖二首

隴坂經行十過春。也隨風土變真淳。吳山沂水不必畫。留在秦音已可人。

夢中陳迹畫中詩。前日行人鬢已絲。我亦寒亭往來客。因君還寄出關詩。

息軒秋江捕魚圖三首

擲網牽罾太俗生。煙波名利不多爭。綠蓑衣底玄真子。可是詩翁畫不成。
擊瓮喧天網。截河得魚何啻一罾多。漁郎不作明年計。柰此纖鱗細甲何。
正始風流一百年。竹谿衣鉢有真傳。玉堂人物今安在。紙尾題詩一槩然。

東平李漢卿草蟲卷二首

蟻穴蜂衙筆有靈。就中秋蝓最關情。知君夢到南華境。紅穗碧花風露清。
過眼千金一唾輕。畫家元有老書生。草蟲莫道空形似。正欲爾曹鳴不平。

李資高亢視錢幣如糞土貴人求畫或大罵而去故不與世合

郭熙溪山秋晚二首

煙中草木水中山。筆到天機意態閑。九十仙翁自遊戲。不應辛苦作荆關。
雲樹微茫石掩開。吳兒洲渚不塵埃。憑君記取題詩處。杖屨適從磻谷來。

七賢寒林圖

萬古騷人有賞音。畫家滿意與幽尋。題詩記得松前事。絕似馮雷入少林。

右丞文獻公著色鹿圖

野鹿標枝氣象閑。老皇頻歲赦秋山。不妨右相丹青筆。時到霜林紫翠間。

李仲華湍流高樹圖二首

細密功夫足自神。經營慘澹欲誰親。卻應林影湍聲外。猶欠吳山小筆春。

小景風流恰入時。留題紙尾竟何辭。不因脫兔投林了。何處而今更有詩。癸巳正月之變逆黨中有欲謀害已者賴仲華力為營護得釋

故篇末有及

益都宣撫田侯器之燕子圖詩傳本。己亥秋七月。予得於馮翊宋文通家。會侯之子仲新自燕中來。隨以歸之。仲新謂予言兵間故物。一失無所復望。乃今從吾子得之。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似非偶然者。方謁時賢以嗣前作。幸吾子發其端。因賦三詩。丙午春三月河東元某謹題。

紅綫還驚掌上。看十年音息海漫漫。渠家王謝堂前慣。暗認曹劉可是難。

古錦詩囊半陸沉。吳楓句好入江深。世間妾婦爭相妬。禽鳥區區卻賞音。首句謂怨家投李長吉詩廟中。

才氣田侯絕世奇。山丘零落更堪悲。休驚燕子詩留在。化鶴歸來未可知。

前高山雜詩七首

夢寐煙霞卜四鄰。眼明今日出紅塵。山中景趣君休問。谷口泉聲已可人。

山經地志總難憑。鄉社流傳太俗生。前後兩高從我改。合教松海作新名。

蚊聚蛙喧杳不聞。已甘麋鹿與同羣。胸中所得知多少。半是青松半白雲。

天池一雨洗氛埃。全晉堂堂四望開。不上朝元峯北頂。真成不到此山來。

世上初無物外緣。人間卻有洞中天。如何長伴王居士。買盡青山不用錢。

白驢前日鳳山迴。為愛朝元復此來。卻憶廣陵劉老子。醉吟應在釣魚臺。

白首同歸未省曾。青山獨往竟誰能。莫嫌麋鹿無情識。比似人間少愛憎。
楚山清曉圖

雨潤煙濃十二峯。雲間合有楚王宮。遙知別後西州夢。一抹春愁淺淡中。
題石裕卿郎中所居四詠

寓樂堂

此心安處是真歸。念念今知故習非。一首新詩一盃酒。五陵裘馬自輕肥。
德恆齋

養心如虎亦良勤。血戰紛華老冊勳。百草千花過春雨。白衣蒼狗看浮雲。
雪巖

貞松勁柏四時春。霽月光風一色新。置屋懸崖儘堪老。層冰千里只愁人。
盤齋

弓刀陌上未知還。心寄漁郎答箸間。名作盤齋疑未盡。晤山衣鉢在遺山。
贈李子範家兒子

神理乘除不偶然。只疑陽報向君偏。試評掌上明珠價。幾倍諸家覓藥錢。
跋文獻公張果老圖

耆舊能談相國賢。功名欲占冷巖前。清風萬古猶應在。未用仙公甲子年。

三鄉雜詩三首

夢寐滄洲爛漫游。西風安得釣魚舟。薄雲樓閣尤烘暑。細雨林塘已帶秋。
尖新秋意晚晴中。六尺筇枝滿袖風。草合斷橋通暗綠。竹搖殘照漏疎紅。
溪南老子坐詩窮。窮到簞瓢更屢空。五鳳樓頭無手段。碧鷄坊外有家風。

釣州道中

野陰莽蒼日將夕。歲律崢嶸風有聲。從昔南山歌短褐。何時北闕請長纓。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七言絕句

榆社硤口村早發

瘦馬長途懶着鞭。客懷牢落五更天。幾時不屬鷄聲管。睡徹東窗日影偏。

十月二十日雪

和氣休論歲欲豐。且看蕪穢一時空。臨高賞雪人何限。誰在瓊瑤世界中。

同兒輩賦未開海棠二首

翠葉輕籠豆顆勻。煙脂濃抹螭痕新。殷勤留着花梢露。滴下生紅可惜春。枝間新綠一重重。小蕾深藏數點紅。愛惜芳心莫輕吐。且教桃李鬧春風。

哭曹徵君子玉二首

去歲流言到處疑。聞君哭我不勝悲。今年我在君先沒。淚盡荒城君得知。遠墳三匝去無因。千里冰霜半病身。十酒隻鷄孤舊約。素車白馬屬何人。

二十六日早發安主道中雨木冰

玉樹瑤林世界寬。木冰眞作雨花看。青青也被糊塗盡。松柏何曾保歲寒。

書貽第三女珍

珠圍翠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捻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真作魏夫人。

隱秀君山水爲范庭玉賦

萬壑風煙入座寒。六銖仙帔想鸞鸞。多少金閨畫眉手。吳山纔得鏡中看。

送子微二首

老年鞍馬不勝勞。更問狐裘與緇袍。到了龍門有何好。伊川清淺石樓高。古來何物是經綸。一片青山了此身。亂後洛陽花木盡。不妨閑作水南人。

楊秘監馬圖

天閑誰省識真龍。金粟堆前草色空。忽見畫圖疑是夢。東華馳道麝香驄。

岳山道中

野禾成穗石田黃。山木無風雨氣涼。流水平岡儘堪盡。數家村落更斜陽。

雪行圖

太一仙舟雲錦重。新郎走馬杏園紅。騎驢虧殺吟詩客。到處相逢是雪中。

寄杜莘老三首

夢裏雲山一臥屏。先生畫筆果通靈。不妨行藥長安市。纔是前生許道寧。一片青山共白雲。春林煙景入晴曛。祝君老眼明於鏡。豪末清妍子細分。盃酒殷勤與不孤。更教懷袖得新圖。綠囊自是君家物。醫得煙霞痼疾無。

己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嶺

四海虛名直幾錢。世間何限好林泉。無情石嶺關頭路。行去行來又十年。

劉君用可庵二首

末節繁文費討論。經生規矩是專門。惡惡不可惡。惡可笑。殺田家老瓦盆。
着腳繩橋已足憂。邯鄲匍匐更堪羞。惡惡不可惡。惡可。大步寬行老死休。惡音烏。

耀卿西山歸隱三首

馬頤爲耀卿張君寫
真未幾被召北上

靜裏簞瓢不厭空。北窗元自有清風。傳岩只道無人識。已落君王物色中。
馬卿似與物爲春。難狀靈臺下筆親。預拂青山一片石。異時真是卷中人。
寇劍雲臺大縣侯。富春漁釣一羊裘。山林鍾鼎無心了。誰是人間第一流。

雪岸鳴鶴

離離殘雪點荒藁。更看幽禽慘淡中。笑殺畫簾雙燕子。秋千紅索海棠風。

東丹騎射

意氣曾看小字詩。畫圖今又識雄姿。血毛不見南山虎。想得弦聲列石時。

虛名

虛名不直一錢輕。喚得嗷嗷百謗生。可惜客兒頭上髮。也隨春草鬪輸贏。

投書圖二首

一束空書不療飢。浮沉隨水恰相宜。醬蒙藥搯輕拋卻。卻是洪喬見事遲。
屈作書郵未肯心。百函隨水聽浮沉。虛名底用寒溫問。卻是洪喬最賞音。

題劉威卿小字難素册後二首

伎道精微得處難。書林頭白一儒冠。陰功厚薄君休問。只就蠅頭細字看。
齒牙餘論足輝光。東國人倫趙與楊。曾是兩翁門下客。殘年袖手亦無妨。

龐都運山水

門闌喜色到崔盧。文賦聲名逼兩都。重爲溪山感疇昔。風流還有此翁無。

歸義僧山水卷

崧少經行二十春。野麋山鹿盡情親。而今身落京塵底。畫出林泉亦可人。

武善夫桃溪圖二章

物外煙霞卜四鄰。武陵不是避秦人。軟紅香土君休羨。千樹桃花滿意春。
金罽毳毳六月寒。桃花春夢隔征鞍。青山歸計何時辦。畫卷空留馬上看。

巢雲曙雪圖武元直筆明昌名士題詠

風流人物見承平。半向巢雲有姓名。畫手休輕武元直。胷中誰比玉崢嶸。

書扇贈李湛然

江楓搖落海門秋。江水無風月半樓。未要吳儂誇勝槩。已從詩境得天游。

普照范鍊師寫真三首

嚮日神仙看地行。只今煙駕想雲程。石梁畫出西流寺。無復鏗然曳杖聲。
傾蓋論交了歲寒。眼中人物似君難。流波意在誰真識。未絕朱弦已廢彈。
鶴骨松姿又一奇。化身千億更無疑。人間只說乘風了。覲面相呈卻是誰。

祖唐臣所藏樗軒畫冊二首

綠淨紅香夢已空。草黃沙白思無窮。波間野鴨渾無賴。長着詩人慘澹中。
牧笛無聲畫意工。水村煙景綠楊風。題詩憶得樗軒老。更覺升平是夢中。
風柳牧牛。

客意

雪屋燈青客枕孤。眼中了了見歸途。山間兒女應相望。十月初旬得到無。
走筆題十老會請疏

七夕

痛飲形骸百不成。天教鄉社送餘生。病夫近日添新喜。十老圖中有姓名。
天街奕奕素光移。雲錦機閑漏箭遲。誰與乘槎問銀漢。可無風浪借佳期。

避兵陽曲北山之羊谷題石龕

冥鴻正恐絳疑網。脫兔不忘投茂林。世故驅人真有力。天公困我豈無心。

壬子寒食

兒女青紅笑語譁。秋千環索響嘔啞。今年好箇明寒食。五樹來禽恰放花。

馬雲卿畫紙衣道者像

太古清風匝地來。紙衣長往亦悠哉。鐵牛力負黃河岸。生被曹山挽鼻迴。

過威州鎬厲王故居

天道循環只眼前。果誰烈焰與寒煙。種瓜四摘渾閑事。抱蔓無人更可憐。

真味齋

籠飯寒齏老此身。高人那計甑生塵。味無味處君知否。道着琴書已失真。

歸義興侍者溪山蕭寺橫軸

石磴雲松百八盤。東峯日上海波寒。老來丘壑風流減。卻就禪房覓畫看。雲漢此畫甚有泰山典刑。因記東峯看日出時故有上句。

喬夫人彩繡仙人圖

綵服仙童畫不如。直疑萊子戲庭除。青紅未是春風巧。一頰根花更有餘。

出山像

不見恆星莫漫驚。日頭從此向西生。只知大事因緣了。依舊雲門望太平。

胡壽之待月軒三首

一幅清風竹寫生。月華霜白紙如冰。天公老筆無今古。枉卻坡詩說右丞。
愛竹髯參發巧新。能教一影具形神。千門萬戶清光裏。袖手東窗有幾人。

形似何曾有定名。每從游戲得天成。墨君解語應須道。猶欠風琴一再行。

論詩三首

坎井鳴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煙糞火邊。詩腸搜苦白頭生。故紙塵昏枉乞靈。不信驪珠不難得。試看金翅墜滄溟。暈碧裁紅點綴勻。一回拈出一回新。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超禪師晦寂庵

無波古井靜中天。三尺藜床坐欲穿。一語調君君莫笑。妙高峯頂更超然。

自題寫真

東塗西抹竊時名。一線微官悞半生。不畫幼輿岩穴裏。野麋山鹿欲何成。

贈寫真田生三章

人物翩翩美少年。書中穎悟亦天然。燕南只道丹青好。棄擲泥塗自可憐。萬態千形畫裏看。人人眉目與衣冠。情知不是裴中令。一片靈臺狀亦難。市井公卿萬不同。依然見解一兒童。張鱗草聖雄千古。卻在孫娘劍器中。作邈不同。

贈高君用君益從弟

杏苑仙郎合探花。虛傳佳句滿京華。丁寧王謝堂前燕。文采風流有故家。

周才卿拙庵

詩筆看君有悟門。春風過水略無痕。菴名未便遮藏得。拙裏元來大巧存。

郭大方自適軒

自適還會自適無。半生枯寂坐禪居。馬卿若也知人意。只畫梁家舉按圖。

風柳鳴蟬

輕明雙翼曉風前。一曲哀箏續斷絃。移向別枝誰畫得。只留殘響客愁邊。

晴景圖

白日青天。下筆難。要從明潤細尋看。藏山只道雲煙好。畫史而今盡熱謾。

僧寺阻雨

山氣森岑入葛衣。砧聲偏與客心期。僧窗連夜瀟瀟雨。又較歸程幾日遲。

金山

攢青疊翠幾何般。玉鏡脩眉十二環。常着一峯煙雨裏。苦才多思是金山。

王子文琴齋

天上秋風月底霜。求凰一曲鬢絲長。相如四壁消何物。直要文君典鵝鷓。

覃彥清飛雨亭橫披

百道懸流注夜光。畫中亭榭亦清涼。何人與問長安客。赤日黃塵有底忙。

讀漢書

室方隆棟非難構。水到頽波豈易迴。豐沛帝鄉多將相。莫從興運論人材。
內相楊文獻公哀挽三章效白少傅體

征南諫疏無多語。大度高皇有至仁。留得青囊一丸藥。異時猶可活斯民。
中臺啓事山吏部。東閣詞臣何水曹。松柏瀟瀟一丘土。龍門依舊泰山高。
姓名三字金甌重。事業千年片簡青。試向雲間望光彩。看從何地現文星。

石勒問道圖

輕比韓彭作李陽。高僧久已笑君狂。中原果有劉文叔。肯說鈴聲替戾岡。

花光梅

草聖前頭一樹春。豪華落盡只天真。寫生今向君家見。疑是花光有兩身。

舊與趙景溫

浮雲流水易西東。回首梁園似夢中。一別十年今又別。酒尊能得幾迴同。

夏山風雨

慘澹經營有許功。吳僧誰得嗣宗風。情知一雨收晴了。更沒塵沙到坐中。

春雲淡冶

一抹平林素練橫。數堆寒碧白煙生。春雲可是多姿態。五字韋郎畫不成。

雪谷早行圖二章

雪擁雲橫下筆難。爭教萬景入荒寒。詩翁自有無聲句。畫裏憑君細覓看。畫到天機古亦難。遺山詩境更高寒。貞元朝士今誰在。莫厭明窗百過看。

胡叟楚山清曉

剪得吳松一片秋。江山小筆也風流。卷中未有題詩客。留得才情趙倚樓。

辛亥九月未見菊

黃菊霜華日日添。也應有意醉陶潛。鬢毛不屬秋風管。更揀繁枝插帽簷。

答俊書記學詩

詩爲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心地待渠明白了。百篇吾不惜眉毛。

夜宿山中

月華人影共徘徊。未筭歸程夢已迴。澗水悲鳴易愁絕。長松休送雨聲來。

臺山雜詠十六首甲寅六月

登臨夙有故鄉緣。試手清涼第一篇。知被錢郎笑寒乞。不將錦繡裹山川。西北天低五頂高。茫茫松海露靈鰲。太行直上猶千里。井底殘山枉叫號。萬壑千崑位置雄。偶從天巧見神功。湍溪已作風雷惡。更在雲山氣象中。顛風作力掃陰霾。白日青天四望開。好箇臺山真面目。爭教坡老不曾來。山雲吞吐翠微中。淡綠深青一萬重。此景祇應天上有。豈知身在妙高峯。

山上離宮魏故基。黃金佛閣到今疑。異時人讀清涼傳。應記諸孫賦黍離。
一國春風帝子家。綠雲晴雪間紅霞。香綿穩藉僧溪草。蜀錦驚看佛鉢花。
沉沉龍穴貯雲煙。百草千花雨露偏。佛土休將人境比。誰家隨步得金蓮。
雙羅綿界寶光雲。雲際同瞻化現身。解脫文殊俱有說。是中知有木強人。
真向華嚴見化城。翻嫌金屑翳雙明。惡惡不可惡。惡可未要雲門望太平。
摠爲毗耶口不開。龍宮華藏頓塵埃。對談石在維摩在。珍重曼殊更一來。
咄嗟檀施滿金田。遠客游臺動數千。大地嗷嗷困炎暑。山中多少地行僊。
石罅飛泉冰齒牙。一盃龍焙雪生花。車塵馬足長橋水。汲得中冷未要誇。
凜凜長松臥澗阿。提壺悲嘯撫寒柯。萬牛不道丘山重。細路淞雲奈爾何。
熱惱消除佛作緣。山頭冰雪過尖天。法王悲智無窮盡。更看清涼遍大千。
靈蛇不與世相關。時復蜿蜒水石間。何處天瓢待霖雨。一龕香火梵仙山。

跨牛圖

才子唐人冠服作哦詩狀牛後帶琴

畫出升平古意同。江村渺渺綠楊風。看來摠是哦詩客。遠勝騎驢着雪中。
隨駕張珪似是摹古人本。

贈湛澄之四章

眼花看碧漸成朱。兀兀陶陶樂有餘。柳岸醉僧堪一笑。強教分別竟何如。
兒女團圓龐行婆。漉籬活計苦無多。布囊歸去詩千首。猶欠庭珪墨一螺。

十年不見山堂老。賴有澄之在眼中。揔道木庵枯淡好。東風花柳各青紅。散聖風流有別傳。漆瞳一照出人天。石門故事君知否。好佐涪翁學刺舡。乙卯二月二十一日歸自汴梁。二十五日夜久旱而雨。偶記內鄉一詩。追錄於此。今三十年矣。桑條沾潤麥溝青。軋軋耕車鬧曉晴。老眼不隨花柳轉。一犁春事最關情。

三門集津圖

南北爭教限大江。吳家纜了又陳亡。畫工只說三門險。不記茅津一葦航。

乙卯端四日感懷

衰年那與世相關。苦被詩魔不放閑。好箇舊家長樂老。無才無德只癡頑。

山村風雨扇頭

揔爲詩翁發興新。直教畫筆亦通神。莫嫌風雨無多景。截斷黃塵亦可人。

跋蕭帥鷺鷥敗荷扇頭徐榮之畫

蕭蕭煙景帶霜華。公子風標浪自誇。可道浣花詩境好。鷓鴣鸕鶿滿晴沙。

袁顯之扇頭

雙鷺聯拳只辦愁。枯荷析葦更窮秋。風流綠影紅香底。好箇鴛鴦百自由。

贈司天王子正二首

慣見河邊織女機。枯槎八月未成歸。棲遲零落今如此。枉卻星翁比少微。

天容海色本澄清。萬古東方有啓明。七十七年強健在不方林下看升平。
工部趙侍郎下世日作

鶴骨嶠然臥石床。情知合眼卽仙鄉。安時處順吾儒事。狂卻南華說坐忘。
跋耶律浩然山水卷

六月三泉松桂寒。西風早晚送歸鞍。無因料理黃塵了。只得青山紙上看。

貞燕二首

杏梁雙宿復雙飛。海國爭教隻影歸。想得秋風漸涼冷。謝家兒女亦依依。
污潔難將一類推。舊家紅綫可無疑。豚魚自是詩家語。輕擬庭闈恐未宜。
楊祕監雪谷早行圖

杜莘老夏日汾亭橫軸

息軒畫筆老龍眠。雪谷冰橋自一天。六月高樓汗如雨。豈知方外有詩僊。
杜侯老筆堯民意。黃閣清風有故家。庸俗紛紛小兒女。枉教塵土浣煙霞。
武元直秋江罷釣

張彥遠江行八詠圖奉使時所見

暮山明月曉溪雲。今古仙凡此地分。醉後狂歌問漁叟。殘年何計得隨君。
楚江平浸楚山流。放眼江山得意秋。一寸霜毫九雲夢。合教轟醉岳陽樓。

題馮漕緩之頌人在澗橫軸胡先生畫

見說雲霄意氣豪。幾回攬鏡惜顛毛。不爭畫得林泉好。轉使山人索價高。

顯邢公達寒梅凍雀圖

褐衣相媚不勝情。只許乾暉畫得成。卻被詩人笑寒乞。一枝風雪可憐生。

秀隱君山水

烏鞵踏破軟紅塵。未信溪山下筆親。圖上風煙看蕭洒。畫家亦有魏夫人。

同梅溪賦秋日海棠二章

錦水休驚散彩霞。換根元自有靈砂。瓊枝不逐秋風老。自是人間日易斜。
翠袖紅粧又一新。秋風秋露發清真。丹青寫入梅溪筆。桃李從今不筭春。

梁氏先人手書

玄蚪飛跳九天門。秦火驚看片紙存。蒼舊風流知未滅。青衫還見讀書孫。

薊北杜國寶以真定教官李進之所譏大父中憲公及其先人帥府從事行狀見示。用題三絕

其後

揔道清流解致君。白袍唐日已紛紛。科名屈殺漁陽老。章甫何人不惠文。
兒戲將軍百不知。枉將壁壘付安危。論功纔得鹽山令。堂上奇兵果是誰。
堂掾談經見蚤成。諸郎難弟復難兄。長留北海文章在。千古雲麾有姓名。

贈營子野高士三章

僊翁高弟獨君優。曾次清明辨九流。我是愚溪一愚叟。不妨同醉營家洲。
月旦今誰許與陳。乍賢乍佞日紛紛。鳶肩燕領非吾事。一片靈臺欲付君。
虛名玉表或礪中。薄命何堪與共功。東國人倫要真識。好將傳與黑頭公。

戲相師

珥貂簪筆起鉏犁。何必人人慣伏犀。曾次九流君自了。看來唯少醉如泥。

留贈丹陽王鍊師三章

信得人間比夢間。一卮芳酒且開顏。當時笑伴今誰在。詩客淒涼飯顆山。
爛醉玄都有舊期。百年人事不勝悲。桃花一簇開無主。留着東風與兔葵。
弊盡貂裘白髮新。京華旅食記前身。僊翁相見休相笑。同是邯鄲枕上人。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章宗皇帝鐵券行引

臣嘗考唐史所載鐵券之說有二。其一、則將相有社稷之功者賜之。其一、則許藩鎮以自新者也。唐自安史之亂之後。盜據河朔。若魏博。若鎮冀。根結盤互。一寇死。一寇生。天子不問。有司不訶者數十年。其制御之術可考也。溫言善辭以開慰之。高爵厚祿以尊寵之。甚者又以待社稷臣之禮而禮之也。辨理曲直。洗滌怨惡。質之於天地。而示必信。申之以丹鐵。而圖不朽。當是時。武尅不剛。君臣相與爲一切之計。幸賊之不吾梗。雖所求有過於此者。將奔走而奉之。故所謂丹書之信。特迫於不得已焉。而與之耳。道陵朝。有以田氏所藏唐賜藩鎮鐵券來上者。上爲製七言長詩。以破其說。名曰鐵券行。臣幸獲觀焉。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之政。大朴雖散。天理之真淳者。猶在人也。治稍下衰。而誓誥興。信不足。有不信。夏后作誓。而民始叛。殷人作誥。而下益惑。蓋自結繩而爲書契。自書契而爲誓誥。利害相摩。機械相直。君父而臣子也。君有不得於其臣。臣有不得於其君。天理之存者。曾不毫髮。況又自誓誥而爲鐵券。其欲使人不叛且惑亦難矣。故施之藩鎮不可也。黃河泰山之盟。不能掄韓彭於旋踵之頃。赤心白日之語。又安可保。唐室於威令復振之後乎。施於功臣亦不可也。君不得於其臣。而與之。爲不直。臣不得於其君。而受之。爲不義。不直不義。幾何其不以功臣爲藩鎮也。大哉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知乎此。則知聖人所以及豚魚者。爲不在彼也。臣竊伏觀章宗皇帝以仁聖之姿。淵懿之智。緝熙光明之學。正心誠意脩

身治天下二十年之間。大信之所孚。股肱大臣之貴。輿臺皂隸之賤。皆不言而喻。不約而隨。不契而合。不膠而固。其視前世誓誥之繁。固已貫三光而洞九泉矣。況於恃片鐵以爲固者乎。宜其播之於號令。發之於歌詩。慨然自得於大道破裂之後。祛千載之惑。爲萬世之戒也。如此有詔下臣。爲作篇引。謹昧死百拜而言曰。聖人之公之信皆天也。臣何足以知之。若夫雲漢之昭回。日星之炳曜。編之詩書而無愧。質之鬼神而不疑者。臣愚不自度量。尙庶幾自託於不腐云。臣謹引。

秦王擒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

已上二篇。正大元年五月應辭科程文。餘二篇。光武中興。頌大司農。箴亡不及錄。

臣聞天地之大無不容。王者所以悉臣而悉主。雷霆之擊無不滅。神兵所以萬舉而萬全。其有怙姦自終。同惡相濟。雖合從連衡。而自爲得計。而禁暴誅亂者。理有固然。輔車之勢未成。連頸之刑已及。陳餘之輔。趙歇。竟成泚水之亡。公孫之得隗。冀何掾咸門之酷。明璽不遠。覆轍相尋。我國家統接軒符。亂除秦跡。斷鰲足以立四極。射旄頭而靖八荒。南征北怨。而俱荷來蘇。西被東漸。而無思不服。獨茲狂狡。猶爾跳梁。竇建德。王世充者。闢葺下林。昏迷小醜。要領不足以膏斧鉞。名姓不足以污簡書。僭號位以自居。意兵刑之莫及。狐鼠不神於晝出。鷹鳩當化於陽和。敢爲椅角之謀。自隔照臨之造。魚肉兆姓。塗炭二方。稔惡貫以旣盈。諒靈誅之莫追。五侯共憤。期分項羽之尸。四塚旣成。待葬蚩尤之骨。臣與諸將等。致行天討。動稟睿謀。謂虢旣滅。則虞自亡。故燕可先而齊當後。肅將禁旅。進次東都。賊旣身來。義當面喻。人有請師之舉。天開悔禍之期。今不自歸。後將無及。計卽從於馴伏。乃更肆於憑陵。不虞當轍之難。遽有背城之役。臣等先登進擊。深入合攻。戰聲騰洛水之波。怒氣動邙山之色。紛投戈而蔽野。殷流血之成川。健將旣殲。餘衆皆

潰世充則堅壁自固。特求援之方來。建德則掃境赴期。曾肯亡之不悟。臣等鼓已捷之勇。迎自送之師。破竹未比乎發機。建瓴莫喻其乘勢。武牢方啓。突騎直前。諸將引陣以當其衝。微臣卷甲以出其後。鱣鯢自警。蟻虱相悲。以彼氣之既歸。當我軍之方銳。亂難復整。徒誇軍屬於鵠山。勢不久存。果見豆亡於牛谷。臣以既擒夏賊。尋詣洛師。示之已獲之俘。縱其所遣之使。世充外謀已敗。內勢又窮。知無地而可逃。乃詣軍而自縛。一卒不損。二盜克平。其東都吏民等。虐政久罹。王靈甫及金鼓動發生之氣。旌旗導長養之風。莫不動地慄呼。戴天感泣。廓妖氛而一掃。混文軌而大同。升平之期。自今以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沉機先物。神武應期。從容高拱。乎九重之中。纖悉周知。於萬里之外。日將旦而羣陰伏。顧小竊之何施。天不言而四時行。宜雋功之不應。臣某等。謬司戎律。初乏將材。仰憑折筮之神。俯遂請纓之志。七旬來格。微勞深愧。於禹征萬壽無疆。善頌敢忘於武拜。

擬賀登寶位表

已下五題。正大元年奉都堂鈞旨作。

中國之有至仁。無思不服。聖人之得大寶。咸與維新。凡在照臨。舉深慶抃。中謝竊以社稷隆神器之重。父子處人倫之先。付與既公。衆庶斯定。我國家光宅天下。丕冒海隅。世祚承平。古無倫擬。先皇帝摠持權柄。弘濟艱難。定強成道德之威。信順得天人之助。大功甫集。明命有歸。欽惟皇帝陛下。孝弟通於神明。忠厚及於草木。聖神文武。克享皇天之心。獄訟謳歌。皆曰吾君之子。百年享國。初得正傳。三后在天。更無遺恨。大定明昌之治。增光宜及於此時。周宣夏后之功。專美豈容於他日。風雲嘉會。日月中興。臣等夙被生成。重叨際會。接千歲之統。既欣歷數之有歸。上萬年之觴。行慶版圖之盡復。

擬立東宮詔

惟王建國。篤爲長世之謀。惟國立儲。茂正萬邦之本。位號定而莫不以爲悅。典禮崇而莫敢以爲私。眷予上嗣之良。優有中興之略。內則視膳問安之禮備。外則尊道讓齒之義隆。藹然仁孝之稱。粹矣溫文之表。朕自紹休於大統。猶虛位於東朝。乃考著龜之占。乃稽方冊之寶。夏后與子。天人之望攸歸。周家尙親。廟社之尊斯在。載涓穀旦。爰闢青宮。下以副四海之心。上以對兩宮之訓。某可立爲皇太子。於戲。文昭武穆。夙詒燕翼之謀。震長離明。本有承華之象。尙因主鬯之重。嗣啓迓衡之期。

擬除樞密使制

在天垂象。璣衡通紫極之嚴。稽古象賢。有密極洪樞之峻。故非智辯無窮。則不足以語成敗安危之要。非威望素重。則不足以馭梟俊強悍之臣。敷求天下之奇才。以屬國家之大計。誕告於衆。予得其人。具官某某。沉鷲有謀。矜嚴不撓。達用兵之善志。厲許國之精忠。戎陣有年。虜公屢奏。出奇應變。森然武庫之雄。厭難折衝。隱若長城之固。屬機庭之虛職。咨羣牧以擇賢。才氣無雙。士皆樂屬。李廣策慮。怙憶時則有若陳湯。是用假以本兵之權。置諸右府之長。於戲。漢有汲長孺。邪謀寢於淮南。唐相李文饒。威令行於河朔。蓋屈人貴乎不戰。而銷患在於亡形。予將以中興而責成。爾其以上策而自任。尙恢遠略。無及近功。

擬御史大夫讓樞密使表

憲府備員。積有妨賢之畏。樞庭謀帥。遽膺制勝之求。拊陋質以何堪。對寵光而知懼。中謝臣聞受祿過量。忠臣恥其素餐。因能任官。明主不以私授。蓋物勝於權。則衡爲之殆。馬竭其力。則御速於顛。臣雖至愚。敢

忘斯義。伏念臣智靈弗競。器蘊尤疎。初無落落過人之材。徒有區區自信之志。荐更中外。無補事功。竊憂大譴之方來。敢謂異恩之橫被。而況樞極通帝位之紀。宥府嚴師律之謀。周設六官。司馬聯於冢宰。漢分三府。太尉列於中台。故必文武智能之臣。乃付腹心爪牙之任。人歌宣后。豈無吉甫之憲。邦天啓高皇。宜得留侯而籌幄。顧以非才而叨據。在於公議。而謂何。伏望皇帝陛下。大道曲全。至明博照。察臣心之有愧。憫臣力之弗勝。追還誤恩。妙簡良輔。退而勞力。足昭名器之至公。因是得人。旋致朝廷之增重。

擬除司農卿制

田政維天下之大綱。古有播百穀之命。農臣分戶曹之外務。今爲治六府之官。況假以部使者之權。位於中執法之次。自非智數足以豐財賦。風采足以動縉紳。則何以察吏治之否臧。究貨源之通塞。疇若予采。僉曰汝諾。具官某志大而氣剛。智明而才邵。遇事不滯。晷然新發之鋒。挺身而前。凜乎後雕之節。自預時髦之選。浸階華貫之游。蔚爲名臣。簡在朕聽。是用進以稿臣之貳。委茲邦計之繁。朕惟西北用兵以來。朝廷多事之際。斂散之術。旣廢。罪功之辨。不明。官必仰給於創罷之民。民或重困於侵獻之吏。蓋基本急於愛養。而綱紀貴乎設張。朕方以一道之事而責成。爾得以三載之功而自效。於戲。生之有道。則財恆足。率之以正。則令必行。劉晏之輕重相權。筭不忘於馬上。范滂之澄清自任。志已見於車中。罔俾斯人。專美前世。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公神道碑

故相壽國張公之孫好退。謂某言先大父之薨。參知政事高公子約爲神道碑。碑石已具。遭貞祐之亂。不克立。好退南渡二十年。乃還鄉里。思卒前事。而高公之文。於時事有嫌。不敢復議。惟我先人以書生起家。仕宦至宰相。身存踐履之實。國有經綸之業。雖流風未遠。而人代旣遷。徵良史則墜簡已亡。懷舊俗則高年垂盡。瞻言丘壠。旌紀寂寥。好退無所似肖。不能奉揚徽烈。負釁蒙累。無以自處。誠得吾子。辱以第二碑賜之。則瞑目爲無憾矣。敢百拜以請。某竊自念言。不腆之文。顧無足以紀公之美。且不能繼於高公之文之後。固宜以不敏辭。所以不敢終辭者。蓋金朝官制。大臣有上下四府之目。自尙書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爲宰相。尙書左右丞。參知政事二人。爲執政官。凡在此位者。內屬外戚。與國人有戰伐之功。預腹心之謀者。爲多。潢鬻之人。以門閥見推者。次之。參用進士。則又次之。其所謂進士者。特以示公道繫人望焉爾。軒輊之權。旣分。疎密之情。亦異。孤立之迹。處乎危疑之間。難入之言。奪於衆多之口。以常情度之。謂必以苟容爲得計。循默爲知體矣。然而持區區之忠。以盡心於所事。如石右丞。瑯董右丞。師中胥辛公。鼎之流。慨然以名臣自任者。亦時有之。惟公歷仕四朝。再秉鈞軸。不難於佗人之所難。不徇於世俗之所徇。忠信篤實。足以自結人主。名德雅望。足以師表百僚。敦龐蒼艾。足以墳國家而撫百姓。故百年以來。談良相者。莫不以公爲稱首。夫善化一鄉。智効一官。人且喜聞而樂道之。不欲使之隨世磨滅。有如我公。

乃不得以著金石。傳永久。秉筆之士。將不有任其責者乎。謹按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壽國文貞公諱萬公。字良輔。姓張氏。唐名臣公謹之後。唐末有自東海徙汶上者。後又徙東阿。遂爲東阿人。曾祖諱晞。行善好施。鄉人歸之。宣政末。常出財佐軍。二子得補國子助教。用公貴。贈銀青光祿大夫清河郡侯。妣劉氏。清河郡太夫人。祖諱詢。孝弟力田。家用不匱。贈金紫光祿大夫清河郡公。妣崔氏。清河郡太夫人。考諱彌。學篤於學問。以尙書爲專門之業。初應鄉試。擢本經第一。後罷經義科。以詞賦取士。復預薦書。已而嘆曰。丈夫寧老於童子。雕蟲之技耶。吾不復出矣。常銘其左右云。欲求子孫。先當積孝。欲求聰明。先當積學。世以爲名言。累贈崇進壽國公。妣王氏。壽國太夫人。生四子。公其第四子也。崇進公嘗夢至一大官府。署曰張萬相公之室。已而公生。因以名焉。公幼穎悟。號稱博聞強記。弱冠登正隆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穎順軍新鄭縣主簿。丁崇進公憂。服除。調沂州費縣主簿。正隆政衰。盜賊羣起。公有策禦之。盜爲衰止。邑人賴焉。大定四年。調遼楊府路辰淥鹽司判官。課最。超淄川長山令。去官之日。百姓爲之立祠。十五年。充尙書省令史。考滿。遷河北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歲餘。改大理司直。十九年。遷武寧軍節度副使。二十一年。召爲尙書省右司都事。朝廷知公始將大用矣。未幾。攝同知登聞檢院事。奏對稱旨。乃眞受焉。再遷侍御史。不數月。改右司員外郎。郎中敷奏詳明。不爲緣飾。世宗嘉賞之。顧謂侍臣曰。張萬公純直人也。俄遷刑部侍郎。章宗卽位。詔以遺留使於宋。使還。會創設提刑司。首命公爲河南路提刑使。不基年。御史臺奏課爲九路之最。擢拜御史中丞。時明昌元年也。元妃李氏有寵。上欲立爲后。臺諫以爲不可。交攻之。監察御史宗端脩。右拾遺路鐸。翰林脩撰趙秉文。皆得罪去。一日。上遣中使密訪公。吾欲立后。何所不可。而臺諫乃不相

容卿以爲如何。公言此大事。明日當面奏。及對。因爲上言。國朝立后。非貴種不預選擇。元妃本出太府監戶。細微之極。豈得母天下。上默不言。明日出公爲彰德軍節度使。兼應州管内觀察使。其後立后。議寢。上思公言。召爲大興府尹。二年九月。拜參知政事。以太夫人年過八十。表乞就養。不許。未幾復申前請。乃授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兼判東平府事。以便親歲餘。復以親老爲言。乃聽歸侍。六年起爲河中府尹。時屬軍興。調度百出。公爲之平物價。寬民力。比它州所費省者。什六七。承安三年正月。上以太夫人之故。移公濟南尹。河中之人。爲建去思堂。畫像事之。九月丁內艱。卒。哭詔以明年正月。朝京師。起復授平章政事。超資善大夫。封壽國公。主兵者言比歲征伐。多至敗衄。凡以軍事所給之地。不足自贍。至有不免飢寒者。所以無鬪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戰自倍矣。朝臣議已定。公獨上章極諫。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爲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敝。長告訐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斂不及民而足。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之同田。而其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而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已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不從。卽以衰病不任職。乞罷。賜告兩月。且以尙醫調護之。泰和元年六月。連章請老。遷榮祿大夫。且以公第四子某。四赴庭試。當同進士出身。詔充閣門祇候。又改筆硯局承應。尋賜進士第。所以優禮公者。佗相莫與爲比。二年。章再上有旨。卿頻上章告老。寧以言事不見從。或與同列者有差別。故耶。何求去之數也。公奏言。臣誠衰老。當避賢者路。無佗意也。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

銀青榮祿大夫三月。歷舉朝賢之可代己者。求去甚力。上爲感動。中使宣旨。朕初卽位。首命卿入政府。繼遷相位。以卿習於典故。處事詳雅。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故且以機務相勞。今去意既堅。不得不屈朕。以從卿耳。明日入辭。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公退居。上所以待之者不少衰。朝廷有大利害。則遣使者就訪之。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手詔起公。判濟南府。山東東西路宣撫使。便宜行事。公爲之布教條。問民所疾苦。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戍邊郡者。戒之以守疆場。毋敢妄動。莅州郡者。戒之以省符牒。毋敢妄擾。經畫既定。卽移文有司。乞還鄉里。上優詔許之。仍加崇進。以榮其歸。七年冬十月。寢疾。一日。令具湯沐。洒掃庭內。曰。吾將逝矣。命子益執筆書遺戒。戒子孫以貴薄尙儉而已。尋薨。春秋七十有四。上聞之。震悼。輟視朝。賻贈加等。祭葬。皆用詔書從事。有司考行。謚曰文貞。仍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八年二月。舉公之柩。葬於青太里北原之先塋。壽國夫人劉氏耐焉。大安元年。詔繪公像於衍慶宮。配享章宗廟庭。公資朴直。不自表襮。自少日。便能以沉默自養。平居不妄言笑。事親孝。待昆弟有禮。與人交不苟合。太夫人喜家居。留官下者未嘗久。每一書示至。公必望拜庭下。歎歔流涕。而後發。左右皆爲感動。夫人前歿。章宗欲有所賜。再拜謝不敢當。潔居終身。兩童子自隨。侍婢不得至其前。閒居鄉縣。與父老游。敦布衣之好。初不以名位自居。仕宦五十年。在州縣。則治化清淨。不事科罰。而人有畏愛之實。在朝廷。則切於論列。有不便於民者。必委曲道之。雖理若訐直。而辭氣容貌。不失其爲大臣之體。大定之治。近古所未有。紀綱法度。備具周密。公在相位。謹奉行而重改作。得守文之體。故能不動聲氣。而天下陰受其賜。古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於茲見之。故嘗論公平生所言者。不勝載。而繫於廢興存亡者。有二。

事焉。一立后。二括田。立后難於從。而章宗從之。括田不難於從。而竟不聽。其後武夫悍卒。倚國威以爲重。山東河朔。上腴之田。民有耕之數世者。亦以冒占奪之。兵日益驕。民日益困。養成癰疽。計日而潰。貞祐之亂。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爲重者。人視之以爲血讐骨怨。必報而後已。一顧盼之頃。皆狼狽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不能免。蓋立后之事。在庭之臣。皆以爲不可。獨上以爲可。故公之言。易爲力。括田之事。上下皆以爲可。而公獨以爲不可。故難爲功。以一言之不相入。其禍果有不可勝言者。是不獨在公爲遺恨。異世相望。亦當有太息而流涕者。嗚呼。豈非天耶。銘曰。

留侯授書。三往雞鳴。濟北有期。迺祠嘉平。神物不亡。時出効靈。穀城之張。帝傳載生。帝傳維何。文貞壽公。木訥之剛。朴魯之忠。以靜而應。以介而通。惴惴無華。安事勇功。郎署擢長。憲臺進貳。相業之良。興陵所試。大定之治。講若畫一。公如曹參。守而勿失。守而勿失。民以寧謐。賜則陰受。跡容致詰。皇天生之。曷不成之。孝孫受之。曷不究之。在昔所難。在聽思聰。烏羣於前。孰知雌雄。兵以農戰。國從本固。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一言之微。邦可以興。作法於貪。敵將曷勝。悔罔後及。忠無前寤。我思古人。愛而莫助。黃山之陽。喬木蒼蒼。公墓有碑。千載涕滂。

王黃華墓碑

泰和壬戌冬。內翰王公卒於京師。道陵雅知公家無餘財。將無以爲葬也。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襄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未幾。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其家以遺文來上。尋釋之久。良用愴然。而其詩有天材超

邁無慙琬琰之句。蓋公門閥人品器識文藝一時名卿材大夫少有出其右者。上意亦恨其得之晚。而用之者百未一試也。故殷重嗟惜之如此。公諱庭筠。字子端。姓王氏。家諜載其三十二代祖烈。太原祁人。避漢末之亂。徙居遼東。曹公特徵不應。隱居終身。其後遼東亦亂。子孫散處東夷。十七代孫文林。仕高麗。爲西部將。歿於王事。又八世曰樂德。居渤海。以孝聞。遼太祖平渤海。封其子爲東丹王。都遼陽。樂德之曾孫繼遠。仕爲翰林學士。因遷家遼陽。繼遠孫中。作使咸飭。避大林延之難。遷漁陽。咸飭孫六宅。使恩州刺史。叔寧。遷白鬻。六宅生永壽。居韓州。遼天慶中。遷蓋州之熊岳縣。遂占籍焉。永壽之長子政事。金朝官至金吾衛上將軍。建州保靜軍節度使。保靜之中子遵古。字元仲。正隆五年進士。仕爲中大夫翰林直學士。文行兼備。潛心伊洛之學。言論皆可紀述。明昌應詔有昔人君子之目。子孫以昔人名所居之山。而君子名其泉。所爲志也。中大夫四子。庭玉。庭堅。次卽公。太師南陽郡王張公浩之外孫。生未基。視書識十七字。六歲。聞父兄誦書。能通大義。七歲學詩。十一歲賦金題。讀書五行俱下。日記五千餘言。涿郡王公脩然。風岸孤峻。少所許可。一見公。以國士許之。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釋褐承事郎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卽有能官之譽。郡民鄒四者。謀爲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者。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與公治其獄。公以計獲鄒四。分別註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公蚤有重名。天下士夫。想聞風采。謂當一日九遷。乃令碌碌常選。限於賢愚同滯之域。簿書期會。隨俗俯仰。殊不自聊。秩甫滿。單車徑去。卜居隆慮。周覽山川。以謂西山橫截千里。隱然如臥龍。起硤碕。天平黃華。至魯般門。龍之首脊。肋尾皆具。而黃華蔚然。涵濃秀之氣。山有慈明覺仁二寺。上下相去。不半里所。西抵鏡臺。直鷄翅。洪之懸流。幽林穹

谷萬景彙集一水一石皆崑閩間物。顧視塵世。殆不可一日居也。乃置家相下。買田隆慮。借二寺爲栖息之地。時往嘯詠。若將終身焉。晉人庾袞隱居義陽。僅見於傳記。黃華雖勝絕。而近代無所知名。至於高賢題詠亦罕及之。自公來居。以黃華山主自號。茲山因之傑出。太行之上人境俱勝。於公見之。山居前後十年。得悉力經史。務爲無所不闕。旁及釋老家。尤所精詣。學益博。志節亦高。而名益重。明昌初。用薦者以書畫局都監召。俄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遷翰林脩撰。坐爲言事者所累。出爲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初。繼丁內外艱。衰毀骨立。幾至不起。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翰林脩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至三十餘首。寵眷優異。蓋將大用。基年罹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實二年十月之十日也。官止丞務郎。緋衣銀魚。夫人張氏。亦太師女孫。子男三人。萬安萬孫萬吉。皆早卒。女三人。長曰從淨。幼爲女官。公沒後。以能詩召見。特加敬異。次曰琳秀。入侍掖庭。季女幼在室。公旣無子。以弟庭淡之次子萬慶爲之後。以蔭補官。至行尙書省左右司郎中。文章字畫能世其家。孫某曾孫某尙幼。公儀觀秀偉。善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之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溢於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之。亦不恨也。從之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晉卿。李公度。所引見者。如閑閑趙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爲文章鉅公。下者猶不失爲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斲琴飛來。積雪賦。及漢昭烈廟碑文等。辭理兼備。居然有臺閣體裁。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以險韻爲工。方之少作。如出兩手。可爲知者道也。有藁辨十卷。文集四十卷。傳於世。世之書法。皆師二王。魯直。元章。號爲得法。元章得其氣。而魯直得其韻。氣之勝者。失之奮迅。韻之勝者。流爲柔媚。而公則得於氣韻之間。百年以來。公與

黃山閑閑兩趙公。人俱以名家許之。畫鑿既高。又嘗被旨與舅氏宣徽公汝霖。品第祕府書畫。因集所見。及士大夫家藏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號雪溪堂帖一十卷。至於筆墨遊戲。則山水有人品之妙。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每作一幅。必以千文爲號。不肯輕以予人。閑閑有上公詩云。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馮內翰挽章云。詩名摩詰畫絕世。人品右軍書入神。人以爲實錄云。癸丑夏六月。某客燕中。萬慶爲言先公之歿。四十餘年矣。南北喪亂。初無歸顧之望。衰年乃得灑掃墳墓。丘木已老。而旌紀寂寥。某死不得瞑目矣。今屬筆於子。幸有以惠顧之。某不敏。自初學語。先夫人教誦公五言志學以來。知慕公名德。蓋嘗夢寐見之。雖不迨指授。至於不腆之文。亦從公沾丐得之。已嘗不自揆度。爲先正壽國文貞張公。閑閑趙公。內相文獻楊公碑矣。有如我公。乃不得著金石。傳永久。顧安所逃責乎。乃勉爲論次之。而係以銘。銘曰。

山立兮楊休。元精兮當中。冠名士兮中朝。何隱隱兮隆隆。明昌天開。文治昭融。婉孌龍姿。執雲之從。望公脩門。劍佩從容。行人會盟。常伯秩宗。閒燕論思。袞職彌縫。顧曷任弗勝。而鉛槧是供。生林實難。間氣所鍾。有物妬之。隨以禍攻。白駒忽其過隙。乃欲歷九關而上通。詩至夔州而僊。文以潮陽而雄。假公歲年。寧阨以窮。研摩於韓杜之後。宜愈困而愈工。養吾棟而先伐。果奚貴乎楠松。謂公不遇耶。獨簡在乎淵衷。謂公爲遇耶。方積彙之爲功。畀鏃基而辱之。而無庸計夫乖逢。馬鬣兮蒿蓬。摧熊嶽兮天之東。望倒景兮不及。抱明月兮長終。澤畔行吟。俯水伯之幽宮。裴回故都。而不忍訣。寫孤憤於迴風。謫傳長沙。蝨賊內訌。邈前席之不再。俄占書之告凶。貴太患苦身兮。羌今昔之攸同。我作銘詩。并以慰公。使不幸而爲屈賈。其何以

釋玄壤之遺恫

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君諱楫。字濟川。姓李氏。系出隴西。唐末。其遠祖官汴梁。石晉之亂。流寓遼之北京。是爲大定府。金朝取遼。有昭信校尉諱福者。避亂雲中。生子彥直。爲汴京行臺令史。仕至明威將軍宛丘令。卽君之考也。宛丘嘗尉淄川。樂其風土。遂爲淄川人。路孟州。叔撰墓碑。述先世之德備矣。君年十六。以蔭補轉運司押運官。時正隆南征。在所寇盜充斥。及歲終受代。問關還侍下。人以其年甫成童。而能自樹立。甚嗟惜之。凡三歷酒官。遷忠武校尉。君幼學穎悟。雖已在仕籍。所以爲舉子計者不少。輟三赴省試。皆入優等。嘗以所業見鄭內翰景純。景純大爲獎異。謂君言吾子必名世。吾鄉爲不乏人矣。俄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換承務郎。調歷城主簿。改積石州軍事判官。積石邊郡。羌渾雜居。君撫治有方。人甚安之。遷范陽令。召補尙書省令史。章宗以原王領省事。愛君占對詳明。審當每啓事。退自送者久之。終更留再考。未幾除吏部主事。陝右旱甚。詔君乘傳問民所疾苦。君至關輔。馳奏百姓苦饑。當議有以賑貸之。未報。卽開倉賑貧。所全活不勝計。朝廷以爲知權不罪也。改太府監丞。兼職常四五。朝譽旣著。蓋將大用矣。明昌三年。以歲歉流乏者多。故田野不闢。詔君充山東東西路勸農副使。君遍歷郡縣。勸課備至。世官有墮窳者。率真決之。徭役害農務者。以便宜罷之。是歲山東爲之有秋。使還。授中都路轉運副使。京都承平日久。經費十倍大定間。一時府庫充實。君有力焉。丞相軍北行。轉運司例以正員督餽。餽同列方以從軍爲憂。而君自請焉。宰相重君之行。爲改檄他員。五年。召授沁州刺史。兼知軍事。陛見之日。有詔朕比欲以郡守命卿。有司以卿

資淺。未當得郡。朕識卿舊。故有此授。卿宜悉力爲民。以稱朕意。政成。卽召卿矣。朝貴重君材。其行也。祖道
都門。冠蓋塞路。是夕。太夫人張氏。無疾而歿。乃扶護還鄉里。君天性純至。初赴積石。太夫人以六盤路險。
登頓殊甚。山外高寒。非老人所堪。故留居鄉里。君在官一年。卽以長告歸侍。年過五十。每遠遠庭闈。惻然
有孺子之慕。至是哀感過甚。殆無以自存。食飲淡薄。且不以時進。比葬。柴毀骨立。竟用是得疾。以某年月
日。春秋五十有五。終於服次。隨以某日奉君之柩。耐于某原之先塋。執紼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爲之悽愴。
其誠孝之所感如此。君自就學。卽以和雅自將。宛丘莅官剛嚴。君從容諫止。以故多從寬厚。歷中外餘十
五年。廉正敬慎。超出倫等。又其行己之所以移於官者也。其登科時。御題易無體同年生六十人。自甲選
張行簡至黃士表。賦學家謂人人可以魁天下。程卷皆鉅木以傳。凡仕宰相數人。刺史節度殆過其半。人
以比前世龍虎榜。至論孝弟忠敬。尙以君爲稱首。云先娶沂州蒲氏。再娶錦州張氏。武安軍節度使臨海
老人子雲之女。再娶宛平王氏。沂州刺史子正之女。皆封某郡。君子男二人。長國瑞。試補禮部令史。再任
南陽縣令。以惠愛見稱。次子國維。興定五年進士。歷符離業令。淳正古雅。爲時聞人。女二人。長適山東東
路總管判官徒單喜僧。次適南京廣益倉副使趙思孫。男女皆尙幼。銘曰。
處爲儒先。出曰吏師。明昌名臣。道陵所咨。至性薰然。旣厚其資。於濟事也。權於及民也。慈永錫爾類。從古
有辭。人子養親。易失者時。含飴弄孫。爲樂不貲。聖善所宜。神豈我私。誰爲隙駒。忽其崦嵫。顧瞻玄堂。泣涕
漣漉。及母下泉。尙慰我思。孰物之尸。孰命之司。曷畀之者。全而不以究施。伐石西山。勒我銘詩。是惟純孝
李君之墓。過者式之。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碑銘表誌碣

閑閑公墓銘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爲遼宋。山遼宋而爲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賦。有明經。柳穆歐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爲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未光。固已古高爵而釣厚祿。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於大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得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黨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泊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閑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閑閑其自號也。世爲磁州滏陽人。祖諱某。用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考諱某。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誌其墓。述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異。讀書若夙習。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鄆邯令。再遷唐山。丁郡侯憂。用薦者

及提刑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丁太夫人某氏憂。又用薦者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譏訕免官。未幾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言。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者。極有理。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直以北邊軍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脩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邊。召公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其外。夏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迨秋敵至。我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掇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以敗聞。十月出爲寧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盜賊無大小皆梃殺之。聞赦將至。先梃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公爲政。每從寬厚。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飢。出俸粟爲豪民。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號。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人爲兵部郎中兼翰林脩撰。俄提點司天臺。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爲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公言時事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略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爲近邊。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強處也。且有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常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于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堤。稍脩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虜禍而

有不及其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今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墮名城。今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瑄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是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爲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尙書。兼前職。同脩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爲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爲禮部尙書。兼官如故。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効。願爲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卽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脩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改元。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己。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時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邦國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二百步。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再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臺椽。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州推官高可約。次嫁衛州行

部郎中石玠季嫁省知管差除令史張履三婿皆名進士也。所著易蒙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號滄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而皆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於世者。其教耳。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於二家者不在也。大槩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折。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則沉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淵明。以它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魏晉以來風調。而草書尤驚絕。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今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子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來速銘。因考公平生而竊有所嘆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弘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繫道之廢興。亦有皇甫張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辨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于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絕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楊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爲所稱道。其傳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銘曰。

道統中絕。力任權御。一判藩籬。倒置冠屨。公起河朔。天以經付。挺身頽波。爲世砥柱。優柔而求。饜飶而趨。春風舞雩。如望趨步。心與理叶。默以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且。大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

早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在德爲柄。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無待。恃義不懼。憂國愛君。華首彌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公諱景崧。字彥高。姓胡氏。其先威州人。曾祖智。避靖康之亂。遷武安。遂占籍焉。祖益。家累鉅萬。其父課之讀書。涉獵經史。工於書翰。輕財好施。不責報償。秋冬之交。量以布絮散寒者。仍作糜粥以食之。歲以爲常。趙魏間稱積德者。莫不以胡氏爲稱首。云正隆南征。以良家子從軍。載國子監書以歸。因之起萬卷堂。延致儒士。門不絕賓。儒素起宗。實兆於此。後以第四子浩官五品。贈宣武將軍。考仲溶嗜讀書。不以世務縈懷。大定初。兩赴廷試。不中。卽以詩酒自娛。竟用是得疾。甫三十而歿。用公貴。贈朝列大夫。安定縣子。公幼有至性。十歲喪父。哀毀成疾。嘗泣謂其母孔氏言。吾父不幸早世。兒誓當學以成吾父之志。孔夫人有賢行。所以作成其子者爲甚力。故公十五知屬文。弱冠有聲場屋間。年三十。擢大定二十五年詞賦甲科。釋褐海州軍事判官。用提刑司廉舉。特旨陞卽墨令。縣治瀕海。土境而俗惡。公清介自律。人莫敢犯。一新其筆之舊。縣界多世官。侵愁細民。累政以爲苦。及是有以牧馬傷民田者。公深治而痛繩之。強暴爲之怙然。初縣麻在古城之隅。爲妖狐所據。狐晝伏夜出。變化狡獪。或爲獄卒縱遣囚繫。或爲官妓盜驛傳被襖。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民無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餘五十年矣。公下車問知所以然。顧謂同僚官舍。所以居賢。今令不得居。而狐得據之。耶。時屋空已久。頽圯殊甚。卽命完葺之。明日卽聽事。理務抵暮。張燭而坐。夜參半。狐鳴後圃中。一唱百和。少頃羣集。周匝廷內。中一大狐。據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死

無所。公安坐不爲動。而狐亦不敢前。良久稍稍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後十餘日。傳一女奴歌嘯。跳躍狂若寐語。公以朱書迫逐之。置奴斂間。奴卽知人。明日尉自巡邏還。遭羣狐數百。由縣東南而去。狐禍遂絕。縣民以公爲神。刻石頌德。李右司之純之文也。秩未滿。用提刑司薦。遷河南府推官。娘師送強寇十數輩。尹以下謂此寇爲民害久。亟欲除之。公疑縣所送者皆平民。爲緩其獄。尹怒。強出囚於市。且以稍緩讓公。公執議之次。忽有馳報。娘師獲正賊者。尹慚謝。卽日上書薦之。就除太原推官。未赴。召爲大興推官。時道陵新卽大位。留意庶獄。勅尙書省。吾往判大興獄。犴填滿。推官雖小職。尤難其人。可選文臣公平審慎者充。宰相以公爲能。故有此授。公蒞職不三月。以獄空聞。詔錫宴以寵之。俄改上京等路提刑司判官。秩滿。以稱職超授西京路轉運副使。丁內艱。服除。爲國子監丞。兼戶部員外郎。未幾。改同知遼東路轉運使事。本路稅額。以牛頭徵者。積數百萬石。多有名無實。無所從出。而重爲主典者之累。公躬自閱實。無有欺抑者。凡椿配之數。悉從蠲貸。在所倉官。坐傷耗而礙銓調者。率以新官代之。旬月入爲刑部員外郎。東平大名同時有告人謀反者。朝廷以戶部員外郎蘇某鞫獄大名。而東平則以公決之。蘇法吏專事撈掠。囚不勝慘毒。皆自誣服。株連者以千數。公至東平。有司供獄具。至有蝸籠大匱之屬。公歎曰。斷獄以情。奚以此爲哉。引告者諦審之。十日而後。其情得告。以搏頰自恨。言所以誣罔者。獄旣具。止反坐此人而已。東平尹率其屬勞公曰。非使者忠愛。三千人之命。誰當續之。百姓焚香拜送。連延百餘里。馬爲不得前。及奏上。道陵喜曰。胡景崧處置稱朕意矣。大名之獄。獨無冤乎。隨以它使者覆之。蘇竟以罪去。而公之朝譽。由是益隆。泰和六年。以選爲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簽事。陛辭。以例言三事。然皆天下之大計。非例所當言。

者其一。天子之職在擇相。相得人則垂拱而治可也。其二。今皇嗣未立。宜肅正六宮。以廣繼嗣之路。時元妃李氏專寵。其宗有威福之漸。外臣有寅緣至宰相者。故公爲上言如此。不報。改同知鎮西軍節度使事。屬歲旱。公禱而雨。明年。郡國蝗。中使四出掩捕。獨公所治近城三十里無有也。樓煩報蝗入縣境。公馳至禱於后土祠。言罪在守令。幸無毒平民。顧盼之際。蝗去無留者。衛紹王大安初。擢坊州刺史。公老於吏事。布宣教條。恩威並著。旬月之後。但臥治而已。俄改解州刺史。坊人攀送。垂泣而去。踰年。遷同知東平府路兵馬都總管事。以崇慶二年五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九。卒於雒陽之傳舍。積官朝散大夫。上護軍。安定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後幾日。葬於某所之先塋。娶馬氏。封安定郡君。婦德母儀。中表以爲法。後公幾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德珪。正大四年進士。儒林郎。富平縣主簿。次德琚。早卒。次德琳。以公廕爲禮曹掾。女二人。長適刑臺焦日新。封中山縣君。次適涪川楊振文。封弘農縣君。孫男三人。祗遙。祗承。祗畏。公美丰儀。善談論。臨事剛嚴。人莫敢犯。至於推誠接物。則慈祥愷悌。唯恐不及。族屬餘百口同居。迨公四世。公卹睦之。小大無間言。從弟義幼。孤賴公教督。繼擢高第。舊制。文資官例提舉學校。故公所在。必課諸生學。委曲周至。終始如一。前後三知貢舉。凡置在優等者。皆奇俊宏傑之士。士論以得人許之。歲丙午。某過彰德。德珪方爲府從事。謂某言。先人乘養將三十年。貞祐之亂。倉皇南渡。顧瞻先壘。有旌紀寂寞之感。迨今北歸。先夫人之柩。從祔有日。誠得吾子銘而志之。以俟百世之下。不肖孤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不敏。嘗問公於曹徵君子玉。子玉公卿里。知公爲詳。以爲公無他過人。但能充孝弟之性而已。古有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信斯言也。公可以無媿矣。銘其可辭。其銘曰。

地天而人。泰山微塵。不以元氣綱維之。奚取于眇焉之身。元氣維何。由孝而仁。智効一官。太或秉鈞。民吾同胞。忍弗愛其親。惟悉聰明而致忠愛。故所過者化。而存者神。上下同流。何有乎獸伏而鳥馴。問牛及馬。不足以謂之能。柱後惠文。不足以謂之循。我思胡公。煖然而春。鬱彼佳城。志以貞珉。千年而見。白日尙知爲泰和之名臣。

寄庵先生墓碑

道陵承安中。賊臣胡沙虎尹大興。先生爲府推官。虎方諂事中貴。竊弄威柄。內則以姦佞固主恩。外則鼓動聲勢以刼制天下。同列有一事不相叶。一語不相入者。不陷之死地。則排諸遠方。故時人視之。猶蛇虎鬼魅。疾走遠避之。不暇。先生直前徑行。初不爲死生禍福計。每以公事相可否。至絲髮不少貸。又摘其陰事數十條。將發之。私謂所親言。此人口無所不能言。手無所不能爲。政恐寧我負人。終成噬主之狗。虎篡者也。平居頤指氣使。無不如意。乃今爲一書生所軒輊。積不能平。乃先以非罪誣染之。凡可以中傷者。無不至。先生守之益堅。抗之者愈力。如是二年。旣無可撼搖。乃奏之上。前謂先生於種人有奴視之傲。賴上雅見知。譖爲不得行。蓋自承安迄至寧之弑。前後二十年。朝臣非無剛稜疾惡。不畏強禦之士。然敢與此賊角者。唯先生與尙書左丞張公行中二人而已。先生諱某。字平父。姓李氏。系出唐明皇帝。歷五季宋末之亂。譜牒散失。無可考案。靖康初。先生之祖。自濟南齊河避亂鎮州。僑寓一名醫家。遂傳其學。生子拯。徙居巒城。仍食先業。資樂易。多伎能。所居置病寮。過客及貧無以爲資者。來謁醫。湯劑糜粥。必躬親之。病旣平。又量爲道塗之費以給之。賦詩飲酒。談玄講道。優游以壽終。後用先生貴。贈奉訓大夫。先生卽奉訓。

君之第二子也。年十五奉訓。君仍以家學授之。學既成。一日診一病者而心有所疑。乃悔曰。吾寧當以人命試吾術。卽於是改讀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恩。與前療病無異也。卽盡棄故學。一意讀六經。學爲文章。二十得解。住府庠。移籍太學。試補河北東路提刑司書史。登明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橐城水。吏畏民愛。雖老於從政者。莫與爲比。縣舊多盜。先生治之有方。皆相率爲平民。以政迹陞遼東宜風令。改薊州盧龍。丁太夫人張氏憂。起復潞州涉縣令。縣乏水。去城十五里所。汲澗泉以供飲。雖澆灌之餘。不敢遺棄。人用是多病。先生行視西山。得美泉。度地之高卑。將引致之。先以便宜白於州。然後籍丁爲渠。民樂於赴功。不兩旬而成。近郭數千家。坐獲膏潤之利。鄉大夫洎其父老。相與立石。用詫於他邦。入爲尙書省令史。終更宰相議。留再考。先生力以疾辭。授大興府推官。轉河北東路轉運司都甸判官。不一歲。遷遼東路鹽使。舊例使副判官分辦歲額。而通比增虧。考滿坐爲同官所累。降太常博士兼祕書省校書郎。至寧元年春。遷同知靜難軍節度使事。時西北兵已動。先生以邠城頽圯爲憂。謀之州將。爲浚築計。不合。欲聞之朝。俄改同知許昌軍節度使事。比到許下。聞夏人入寇。邠已陷。官屬虜而西矣。秋八月。改山東西路兵馬副都總管。東平府治中。制下三日。賊虎弒逆。自署太師尙書令澤王。專制除拜。先生卽日以疾告。徑歸陽翟。築屋穎水之上。名之曰寄庵。因以爲號。先生通悟多智。學有原本。明於析理。而勇於赴義。中值大變。知世事無可爲。故一切以蒙晦自居。浮湛里社。將二十年。興定元光之間。先生益已老矣。某歲某月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隱所。先生喜作詩。律切精嚴。似其爲人。雅爲王內翰子端周員外德卿趙禮部周臣李右司之純之所激賞。字畫得於蘇黃之間。畫入神品。賞識至到。當世推爲第一。所在求謁者。縑素填積。隨日月先後。

償之。謂之責償。至於星歷占卜。釋部道流。稗官雜家。無不臻妙。弦歌藁槩。在它人以一技自名者。皆其餘事也。臨終預尅死期。戒家人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云。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訖復瞑。其明了又如此。先娶里中郝氏。再娶橐城劉氏。三娶河間王氏。有道敏修之女。末娶大興崔氏。冀州倅曼卿之妹。子男三人。澈。方山。抽。分。燾。治。官。劉。出。也。次曰治。自幼有文章重名。正大中收世科徵事郎長陵主簿。王出也。次曰滋。崔出也。女二人。皆嫁士族。壬寅某月。孤子治自陽翟護先生之柩。歸葬於欒城某原之先塋。葬有日。再拜涕泗。謂門下士元某言。先人諸孤。唯治僅存。兵革流離。不得以時歸。祔獲罪神明。無所於死。唯先人不大用於世。故事業無聞。若夫才德之懿。問學之博。志節之堅。鑒裁之公。則不可不白見於後。今表墓有石。吾子盍以所聞見者。爲我書之。某竊自念言。自南渡以來。登先生之門者十年。先生不鄙其愚幼不肖。與之考論文藝。商略古昔人物之流品。世務之終至。問無不言。言無不盡。開示期許。皆非愚幼不肖所當得者。今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顧以不獲爲恨。其何敢辭。唯是驚劣老矣。無聞。其何以究闡精微。信示久遠。雖義不可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因起拜謝。不敢當。治重以大誼要責。以爲得先人所知者多矣。孰若吾子之深。與先人相從者多矣。孰與吾子之厚。治不謀若實。治之尤。謀之或違。尤將誰在。於是不得終辭。謹論次其事如右。又系之以銘。銘曰。

君子時中立。不倚偏。經緯萬方。以心爲權。嗟維先生。中學之傳。得之無息之久。守以不磨之堅。承安玩威。魚脫於淵。虎守天門。四顧垂涎。擊伏主臣。且百且千。曾是下僚。敢相周旋。虎奮其須。赤手往編。特義與存。豈樂自捐。禍逮至寧。初服歸田。憤請討之。無所寧與。賊而同天。人卻也。而我前人安也。而我獨遷。

行無理。遠止不義。寒嗟維先生。其畀也全。材不一能。我則百焉。量測則閑。籌計則賢。藥石可以活國。舟楫可以濟川。抱利器而莫之試。竟匡坐而窮年。一室圖書。我歌我絃。處順安常。無憾下泉。伐石西山。表先生之阡。孰能爲世底柱如是之卓然。

朝列大夫知河間府事張公墓表

秦和初。元妃李氏。干預時政。兄弟同在禁近。聲勢焰焰。鼓動海內。臺諫多以爲言。公時爲監察御史。上書切諫。至有妾上僭后夫人失位之語。引援古今。陳說成敗。皆君臣之間所難言者。朝議聽之。佗御史有與公齊名者。其後畏禍不終。名節掃地。而公守河間。得所以死而死。身滅而名益著。至今言秦和名臣者。唯公可以當之。公諱公著。字庭俊。姓張氏。初名宁。以夢兆改焉。世爲太原陽曲人。曾大父某。知宋將亂。隱居不仕。大父祐。好讀書。尤長於術數。卜葬東山之大石谷。自言卻後三十年。吾宗當有文達者。已而果然。考諱某。資稟寬緩。輕財好施。以詩書棊酒自適。後用公貴。封朝列大夫。生三子。公其季也。初自童丱。朝列君教之學。長游府庠。卽有能賦聲。尋擢明昌二年進士第。釋褐平遙丞。歷洛郊雲川二縣令。補尙書省令史。考滿留知管差除。以親老不就。授都轉運司戶籍判官。無幾何拜監察御史。元妃兄黃門喜兒嘗以水田事私請於公。公以正義責之。喜兒惶懼而退。虎賊尹大興固寵負恃。恣爲不法。朝臣無敢言者。公倡諸御史發其姦。章十餘上。章宗言胡沙虎定何罪。但跋扈耳。卿等不相容乃如此耶。公同中丞孟鑄言。聖明之朝。豈容有跋扈將軍乎。上爲之動容。張仲淹以趨附宰相起家。不十年至大興。尹公薄其爲人。衆辱之。明日而仲淹死。時人以爲慚憤致卒云。扈從秋山。車駕所經。居民爲近侍所擾。無所於訴。公屏騎從。著大席。

帽行圍中。杖大奴十數人。權貴爲之斂手。或相警云。大席帽者至矣。其威望如此。泰和四年。以稱職遷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丁太夫人郭氏憂。起復都轉運副使。改簽南京路按察司事。搏擊豪右。發擿姦伏。威惠並舉。天下想聞風采。遂有公輔之望。衛紹王大安初。授管州刺史。基年。改景州兼漕運使。丁朝列君憂。起復陝西西路按察轉運副使。宣宗貞祐二年。改同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兼河間府事。特詔馳驛赴鎮。不踰月。河間受攻。總管不能軍。城遂陷。公方在應辨局。聞之大駭。率城中壯士近千人督戰。歿於陣中。實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得年五十有一。夫人李氏。再娶曹氏。俱封清河縣君。子男一人。綽以廕補官。女四人。皆嫁士族。男孫三人。曰革。曰賁。曰恆。公天性孝友。爲宗族鄉黨所知。歷三縣兩州。當官剛果。明於剖析。吏畏民愛。有古能吏之風。太原民羅小七。夜殺數人。而考驗無迹。三推不能決。朝命委公鞠之。一問得情。人以爲神明之政。在所敦獎儒學。留意風教。舊俗爲之一變。起文廟于所居安生里社。延致名儒課子弟授業。二姪經緯皆有聲場屋間。繼擢上第。張氏遂爲河東文章宗。鄉人至今榮之。孤子綽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所之先塋。禮也。歲癸卯秋九月。某客燕中。緯以世舊之故。徵銘於某曰。自衣冠南渡。二十年之間。無復歸顧之望。叔父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不肖負釁蒙累。死無以自贖。誠得吾子譔述。以著金石傳永久。則瞑目無恨矣。敢百拜以請。某復之曰。先大夫履正奉公。惟義所在。死生禍福。無所顧藉。天下大夫士飽聞而厭道之。果得挂名表誌。自託不腐。鄉里晚生。預有榮焉。敢不唯命是聽。乃退而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平易而仁。卓魯之近民。發姦擊強。趙張三王之所以神。此在公爲一節。固已無望於時之人。若夫確固

而不移。質直而無文。直前徑行。唯義所存。有言責則致其忠。有官守則致其身。名節凜然。獨爲不二心之臣。聞公之風。益知鄙夫之不可以事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碑銘表誌碣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於樂正子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說。蓋人之品不齊。而論人之目亦不一。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強人。而人亦不能躡等而取之也。維金朝大定已還。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舊。與鄉里之彥。率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祿益輕。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迄貞祐南渡。名卿材大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張左相信甫之朴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臣庭玉。馮亳州叔獻。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尚書充之。李都運有之。兩楊戶部。正夫叔玉。李坊州執剛之吏能。張大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許司課道真。陳留副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祿。雷御史希顏之剛稜疾惡。累葉得人。於茲爲盛。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裁。言論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富之以師表之業。則我內相文獻楊公其人矣。識者以爲中國之大。平治之久。河岳炳靈。實生人傑。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當之。降材爾殊。取稱斯允。商略前後。擬倫名勝。惟其視千古而無媿。是以首一代之絕出。然則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爲中朝第一。而不以百年計之者。知公爲未盡歟。公諱雲翼。字之美。楊氏其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樂平。遂占籍焉。曾祖處士君青。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誨其子孫。言聖

人之道無它。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蓋誠之一物。存諸己則忠。加諸人則恕。是道也。出於人心。誰獨無之。然今山野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愧焉。吾百不及人。獨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真吾子孫也。祖郁用公貴。贈正議大夫。祖妣宋氏。追封弘農郡太君。考恆。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弘農郡太夫人。公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殆能記他生之習者。八歲知屬對。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經義第一甲第一人。進士第。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考滿留再任。承安四年。出爲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決獄寬平。大爲總管賢宗室長壽所知。泰和元年。召爲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除。授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六年。南鄙用兵。以本官從左丞揆軍駐汴梁。明年。授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是職。章宗先已識公。卽可其奏。曰。得之矣。召見。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及陞辭。諭之曰。卿至官。下有所建。明當專達。毋枉執事者。又明年。改上京臨潢等路按察司僉事。兼本路轉運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行簡薦公才學優贍。精於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脩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得請歸鄉里。貞祐二年。有司例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公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超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充賜宋國歲元國信副使。四年。西北兵由鄜延內侵。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尙書蒲察阿里不孫爲副元帥以禦之。公奏。阿里不孫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兵交而敗。卒如所料。六年。遷翰林侍讀學士。同脩國史。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旨。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到。故特留之。以便諮訪。卿宜悉吾意也。時右丞相高琪當國。昵信小人。多變舊章。推貨提舉王三錫。奏請摧油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權戶部尙書完顏天寵輩百餘人。同聲贊可。公獨引趙秉文時。戮

等三數人排其議。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爲推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良法。竊爲聖朝不取也。議遂格。高琪怒公爲異。竟以事譴公。公不之卹也。興定二年。擢拜禮部尙書。兼知集賢院事。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枕藉。公提舉醫藥飲食。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城成。進官一階。四年。改吏部尙書。且有後命。卿之問望舊矣。今以選曹授卿。宜振肅綱紀。盡革前弊。朕之待卿。當不止此耳。公莅政。裁畫有方。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爲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罷去。公奏從寬收錄。旬月政成。不動聲氣。而姦吏爲之縮手。朝譽歸焉。九月。上召戶部尙書高夔及翰林學士趙秉文於內殿。皆賜之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爲言。上俯首不樂者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今日奚計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尙書省事。於京兆事有不法者。大臣以爲言。詔公就鞫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以累大臣。然臣聞之。向西北二敵合兵來侵。平涼以西。數州皆陷。承立坐擁強兵。瞻望不進。酈延帥臣完顏合達者。以孤城當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知所以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合達遂摠機務。五年。以疾求解。復爲禮部尙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六年四月。改翰林學士。元光二年。復申前請。宣宗不得已許焉。哀宗卽位。圖任舊人。首命公攝太常卿。正大元年。復翰林學士。某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省費者。公以爲省費事小。一戶部若司農官足以辦。似不足議。樞密院專制軍政。蔑視尙書省。尙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當摠其綱領。付外施行。今軍旅之事。宰相或不得預聞。欲使軍民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故獨以此

應詔。二月復爲禮部尙書兼侍讀。明年設益政院於內廷。取老成宿德充院官。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而公爲選首。名爲經筵。實內相也。每召見。公獨得賜坐。且呼學士而不名也。初命講尙書。公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舉子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以正心誠意言之。數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萬年龜鏡錄。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篇。公見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所欲言。上下依違。寢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在敷陳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獻其可以替其否。危言正論。期於益國補民而已。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輶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若姑狗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阿合取容。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矣。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療之之術。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則邪氣不干。豈獨治身。至于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朝廷。正百官。遠近萬民。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十一月夏人和議成。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及振危急者數事。數往返不能決。弁求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議。乃定。四年知禮部貢舉。以考試勞心。遭疾。明年八月之七日。薨於私第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九。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弘農郡侯。諡曰文獻。娶某郡呂氏。封弘農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樸。前公卒。次曰恕。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人。適其族。初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孫。平章政事惠簡公之女。以事姑嘗有後。

言卽日奔去。不以相家子爲難待。二弟仲翼叔翼備極友愛。家貲悉推與之。至百負之而不恨。嘗語人言。昆弟之間。若以昆弟待之。則容有不可堪忍之事。但當以父母待之耳。或以爲疑。公曉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雖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氏。旣寡。挈孤幼來歸。公處之官下。在律踈屬。及外親。留任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嫌。公言之朝。獨得不徙。撫導二甥。卒爲名士。其長庭簡者。登上第。公天資雅重。自律爲甚嚴。而其待人者寬以約。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爲天官。爲春官。爲翰長。爲奉常。文章與閑閑公齊名。世號揚趙。高文大冊。多出其手。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而於獎借後進。初不以儒宗自居。所以教誘之者。率君子長者之事。益其所未盡。而勉其所可致。苦言至戒。或寓於歎曲。周密之間。異時想聞風采。若龍門之峻。朗出天外。及一被接納。則又恨造之之晚也。平居無事。左右圖史。澹默無所營。及當官而行。或論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確乎有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三變者。於公見之。貞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爲地。則疑與之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語不敢及。公爲太學博士。秦和初。建言便謂宋不可伐。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旣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爲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饑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公言朝臣多諛辭。天下有治有亂。今但言治而不言亂。國勢有強有弱。今但言強而不言弱。兵家有勝有負。今但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之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庶幾見利害之全。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然第恐西北有

警而南又綴之。則三面受敵耳。故欲我師乘時勢先動。圖宋人今冬不能來。或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遠。且有巴蜀爲之輔。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西北有警而綴我耶。戰而勝且如此。有如不勝。其害可勝言哉。且我以騎當步。理可萬全。臣尚謂恐有不勝者。今日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故耳。蓋泰和以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時不同也。冬則水脉涸而平陸多。夏則水脉盛而泥淖多。此地利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至於紮軍亦驅之爲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取勝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且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一遇勅敵。則搏而戰。祖而射。彼已喪氣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虜其守臣。敗吾軍而禽其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夏人既非前日。奈何待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可也。章奏不報。是秋公主貢舉。且取高帝以天下爲度。命題以諷焉。時全一軍尋敗於淮上。幾有隻輪不返之禍。宣宗責諸將言。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何涇等十有一人。爲遊騎所迫。涇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公上章營救之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僞也。今平民爲敵所迫。奔入於河。爲道死之計耳。豈有他哉。使吾民不死於敵而死於法。爾後唯有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雨雹。詔公審理。冤獄而不及陝西。公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安。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不問乎。朝廷是之。詔吏部郎中楊居仁審冤陝西。公之重人命。慎于兵刑者。類如此。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注列賦各一篇。提點司天臺二十年。雖老於其業。積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語破的。衆無異辭。有以太一新歷上進者。尚書省檄公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

餘條曆家稱焉。德陵以庚寅日啓土。司天生陳舜舉言國音屬商。金在庚爲絕。宜用乙酉。金壬日吉。詔公決之。公言上行年辛卯乙酉。雖爲金王。終與行年相戾。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且五行之說。在漢人猶以爲不經。前世如呂才一行皆神於術數。尙辨以爲不可用。本朝部姓。焉可必其於五音何屬乎。卒從公議。有五星聚井辨一篇。天象賦一篇。句股機要象數雜說。積年雜說。皆藏於祕府。孤子恕奉公之柩。將葬於某原之先塋。涕泗百拜。謂門下士元好問言。先公孝弟忠信。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兼善天下者。翰林修撰王彭事狀具在。墓當有碑。敢質之以爲請。好問謝不敢當。恕以大義見責。曰。先公平生以國士待吾子。乃不得論次遺烈。以見於後世乎。好問度不可以終辭。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件右之。且系之以銘。其銘曰。

天稟之厚。百可施。會門之傳。儼若思。善我樂育。併以資。大器備具。無磷緇。山甫吉甫。其庶而魯。無君子焉。取斯貞祐。南駕傾朝支。忿兵橫出。紛僵尸。丁男役苦。輸膏脂。公獨上前。陳苦辭。同仁一視。父母慈。越肥秦瘠。小智私。兩淮民命。我所司。忍令矛端。舞嬰兒。崑崙神泉。侵木芝。危國可活。民不疵。如公豈無匡復姿。天廢商久。實爲之。孺子可教。猶帝師。惜哉不遭。隆準時。東隅之日。今崦嵫。顧瞻喬木。爲齋咨。峴山墮淚。方在茲。零落何必。西州詩。

嘉議大夫陝西東路轉運使剛敏王公神道碑銘

歲己酉冬十月。故戶部尙書王公之子元慶。涕泗謂某言。先公棄諸孤養。餘三十年矣。惟是轉徙南北。無歸祔之望。乃今始克襄事。墓當有碑。碑例有銘。今屬筆於子。使不肖孤。獲免於有不稱之罪。則瞑目爲無

憾矣。敢百拜以請。某以爲先大夫有功吾晉。鄉里晚生。與受其賜。今史册散逸。旣無以傳信。名卿鉅公立
功立事之迹。不隨世磨滅者。緊金石是賴。誠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雖文字暗陋。其敢不勉。謹按御史張
天綱所譏行事之狀。而論次之。公諱擴。字充之。族王氏。世爲定州永平人。曾大父某。大父某。仕爲縣功曹。
國初籍新附之民。畀以符契。使復舊業。歸附後。時或先服後叛者。則別籍次第。拘僇將及。永平功曹。輒焚
其籍以滅迹。所活無慮數千人。令歎曰。陰德在汝矣。因改服儒業。五子皆教之官學。三子繼登上第。而仕
亦達。功曹得贈儒林郎。妣兩高氏。太原縣太君。邦用公之父也。仕至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妣劉氏。楊氏。
俱用公貴。加贈太原郡太夫人。公孩幼嗜學。甫冠。從鄉賦。卽有聲。時輩無不推伏。擢明昌五年甲科。釋褐
鄧州錄事。朝廷更定律令。留公不遣。再調懷安令。廉舉徐州觀察判官。召補尙書省令史。考滿授同知德
州防禦使事。以山東旱。命馳驛赴官。遂專賑貸。東平諸郡。公所至推次乏絕。人受實惠。豪猾不得貪緣。爲
姦肆州饑尤甚。公輒例外稟之。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宣撫濟南。以德博多盜。檄公摠諸郡兵討捕。羣盜悉
平。泰和五年。吳曦納劍外五州內屬。公以選爲順化軍節度副使。未至。州反爲宋。陝西安撫司奏公爲經
歷官。俄改眞定府判官。八年三月。擢拜監察御史。是夏旱甚。詔出諸御史分理冤獄。異時審讞者。專以末
減爲事。雖殺人者之罪。亦貸出之。公謂同官言。生人之冤。固所當審。地下之冤。將置不問乎。因力革前弊。
時議皆稱其平。使還。言。荆設三司不便。大略謂三司之設。民間竊議。當以刻剝爲事。臣愚以爲刻剝固所
無。而浮動之言可畏耳。大定間。一曹望之爲戶部。天下倉廩府庫皆實。百姓無愁歎之聲。存乎其人。不在
改官稱也。今三司所掌。卽戶部前日之事。官屬又皆戶部舊員。掾屬亦戶曹舊吏。豈有愚於戶部。而智於

三司者。唯當復戶部之舊。無駭民聽可也。西北路三司簽事張煒。以規措陷沒縣官錢。詔公鞠之。公比勘失濫錢幣草米。例以百萬計。皆權要假貸之數。先以金幣諸物賂遺黃門李新喜。至是并按之。煒懼不免。倚同舍之舊。私有所請。公麾之曰。故舊義重。朝綱當自我壞耶。乃列奏煒內結閹豎。外連權貴。姦賊狼籍。罪在不赦。詔就委公徵理之。佗所糾彈。凡十餘章。大抵明綱紀。正風俗之事。優詔褒諭。特遷兩階。大安三年。授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貞祐初。改簽河東北路按察司事。二年。太原受兵。賴公保完。宣撫司上其功。進太中大夫。本路按察副使兼同知轉運使事。明年七月。召爲行宮尙書戶部侍郎。尋擢河南路都轉運使。南渡以來。庶務草創。皆倚公而辦。不數月。綱紀大小。截然一新。朝譽歸焉。河北苗道潤求封爵。宰相高琪持不可議。以它辭卻之。宣宗親問公當如何。公奏曰。帝王以天下爲度。何可逆詐。我雖欲勿許。彼恃威令。不能及。將何所不爲。不若因而封之。此高祖所以將韓信也。宣宗顧謂高琪曰。王擴與我意合。其亟行之。太府監歐里白。以御膳羊瘦瘠。被詰問。白跪奏御羊瘦瘠。轉運使不加意。而上復問公。卿先朝舊人。號爲知禮。朕知之舊矣。太府之言。乃如是。誠有之乎。公進曰。大駕初到。人心未安。苦宜省費。以示儉德。比以一羊肥瘠。紛紛不已。以至庭辨。天下知者。以爲有司不職。而不知者。將以陛下日以自奉爲急耳。其於聖德。將無少損乎。上忻然曰。卿言是矣。細事再不必言。公一日。以事入省。適高琪自閱御羊。及校計鶉鴿水食。公問之。故高琪言。聖上焦勞過甚。全藉膳羞。資養精力。安敢不備肥好。公折之曰。膳夫之事。何至宰相親臨。高琪默然不能對。心甚恨之。是後。每以事相可否。而公都不降下。冬十月。潼關破。高琪積不平。奏公爲刑部尙書。領關陝軍儲軍。至鄭州而還。高琪奏公復行。公方集官吏騎卒。省符趣行。急於星火。踰月。

召還。卽付刑曹以受命不卽行爲罪。有司希高琪旨。當以軍法後至入絞刑。奏上。宣宗曰。十日軍還。十三方差王擴行。何得如此定罪。其審議之。踰月。高琪又執前奏。上知公無罪而重違宰相意。止於褫一階。未幾。有旨特起公遙領隴州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運秦鞏軍儲。別詔慰撫良厚。時興定元年之九月也。公至軍中。復奏疏云。古者內政寓軍令。周井田。漢屯田。唐租庸調。皆其法也。今之軍士見屯者。無慮數十萬衆。而家口又數倍於軍。彼皆落薄失次。無所營爲。唯有張口待哺而已。歲入有限。日給無窮。久不改圖。徒使農民重困。而軍戶亦不得安帖。臣愚以爲不若計軍戶丁數口。量給地畝。使失業之人。皆獲地著。既有恆產。孰不爲自養之計。深汰冗軍。悉歸耕獲。授田初年。給口糧之半。明年各有收斂。可一切減罷。略以一百萬口計之。歲省米三百六萬斛。旣豐委積。又免轉輸之勞。遇戰士出征。或防秋之役。量增升斗。使糊口有餘。如此。則農民止輸正租。餽饟自足。此業已定。中興之本正矣。踰月。宣權陝西路轉運使。二年五月。遷陝西東路轉運使。依前行六部尙書。公自以時運不偶。年六十三。卽以謝事爲請。尋遷嘉議大夫。致仕。先患疽發背。至是增劇。以閏三月十有五日。薨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殯於長安南慈恩寺。太常考行諡曰剛敏。兩娶濟陽丁氏。皆前公卒。贈太原郡夫人。再娶趙氏。封如所贈。子男三人。元慶其長。仕爲歸德行六部郎中。次未名而卒。次元亨。業進士。趙出也。女五人。長適鹽使司管勾何。其次適監韓城酒賈仲源。次適同知鎮戎軍州事蒲鮮石魯刺。次適同知鈞州軍州事兼榮澤令張泰亨。次幼在室。公學業富贍。嘗四赴廷試。每舉進士。未嘗不爲考官。臨事有幹局。雖在細務。亦無不經意。在京兆漕司。前政喬公子實。趙公子文。號爲稱職。公表表自見。舉動有法。掾屬奔走從事。無敢後者。評者謂子實寬緩。欲爲不忍欺。子文

周密欲爲不能欺。皆未必能然。獨王公之不敢欺。爲有徵云。在太原日。言時病有四。一將不知兵。二兵不素教。三事不豫立。四用人違所長。又陳河東利害。汰冗兵。禁游墮。節浮費。惜民力等二十事。而守禦之策爲多。識者謂公策慮愜。洞見事幾。雖軍中老臣宿將。料敵制勝。且不能纖悉周密如此。在所皆可行。不特河東而已。爲人體兒嚴正。氣量宏博。自然有公輔之望。至今言名卿材大夫者。公必一二及焉。某既件右公平生。嘗試妄論之。生材非難。獲用爲難。獲用非難。盡其材爲尤難。大定明昌間。文治爲盛。教養既久。人物輩出。公生於其時。稟賦之美。固已絕人。遠甚加之內承父兄之教。而外漸師友之訓。故能卓然成就如此。至於爲御史。爲外臺。屬典財賦。於危急存亡之際。才力恢恢。迎刃而解。宣宗雅知公。暨歷戶曹。卽擢三品。蓋有意大用矣。公亦慨然以天下大計自任。期於不負所學。誠使之垂紳正笏。坐於廟堂之上。設施之際。必有大過人者。直道不容。竟爲彊臣所摧折。蓋蔽賢之禍。孫劉輩實當之。非獨公爲不幸也。元慶元亨。以某年某月。奉公之柩。耐於某原之先塋。其銘曰。

剛以作彊。敏以赴功。伊誰是名。文武王公。文武維何。維問氣之雄。揚于王庭。靡職不供。登使者車。乘御史聽。搏擊所加。姦宄爲空。公寧經生。儒雅從容。外臺腸環。人計租庸。以給京師。以饒河潼。我從事獨賢。一奮薄躬。論列上前。大計兵農。毆游末而授田。汰冗食而選鋒。是謂元氣之彊。而四體之充。成周旣東。正塗旣窮。扼天關以九虎。失頗牧于禁中。往在北門。身爲金墉。有來梯幢。不利仰攻。孰曰傾朝。復支而不於棟隆。六卿地官。位望維崇。唯利器百而試者一。故在公爲不逢。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名譽寧失。我豈彼同。衣冠堂堂。珪璋顛顛。山立揚休。頽岱嵩而不吾壓。凜乎其有漢名卿之風。

通奉大夫禮部尙書趙公神道碑

貞祐甲戌車駕遷南都。武元立國。至是百年矣。自中州被兵。朝廷大政。雖以戰守爲急。而大綱小紀。典則具在。武備文事。不容偏廢。若禮樂。若祠祭。若曆象。若宴饗。若學校。若選舉。凡隸於春官氏者。率奉行如故事。故太宗伯之任。尤難其人。時則有若太子太保張公敬甫。泊其仲尙書右丞信甫。內翰閑閑趙公周臣。內相楊公之美。迭膺是選。四賢之後。而公繼之。二十年之間。典章文物。粲然可觀。繫數公是賴。竊謂養士之効。猶種樹。猶作室。培植厚。則庇廕之利博。堂構勤。則維持之功固。周家之作新民。漢氏之旁求儒雅。數世之後。人有士子之行。家食名氏之舊。王室下衰。而喬木故在。僑札鬱爲時棟。陳許坐鎮雅俗。名德相望。視全盛爲無媿。是知列國大夫。流風善政。固已發源於菁莪樂育之日。三國人物。高出近古者。猶興廉舉孝。餘波之所及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敢以是論公。公諱思文。字庭玉。姓趙氏。世爲永平人。曾大父諱通。潛德弗耀。妣李氏。大父諱傑。贈正義大夫。天水郡伯。妣張氏。封天水郡君。考蕃明法決科。仕至乾州奉天縣令。官奉直大夫。用公貴。超贈通奉大夫。天水郡侯。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太夫人。初公名璜。第去非。名珩。奉天君夜夢道士書。今名。且云。二南有不次之喜。寤而解之。曰。二南云者。吾兩男子之謂乎。乃命改焉。公天資穎悟。弱冠有賦聲。未幾偕去非擢明昌五年進士第。鄉里榮之。號雙飛。趙家釋褐。德順州軍事判官。俄丁外艱。服際調鳳翔府錄事判官。權虢略縣事。縣近邊。歲儲粟數萬斛。農人轉輸。苦於停滯。公區處有方。纔旬月而畢。再調虢州司候。轉萊州觀察判官。泰和八年。召補尙書省令史。留再考。陸安化軍節度副使。兼密州觀察副使。屬中夏被兵。河朔州郡相次陷沒。危疑之際。新節度到。軍士聞傳敵人遣

聞者來白公欲殺之。公訶之曰：信如所疑，殺之亦無益，儻出於朝命。他日公輩何以自解耶？衆悟，皆惶遽而退。旣而兵及城下，公率壯士數千赴之，力盡而陷。公自謂徒死無益，乃易衣服，變姓名，挈二子贊克剛北走。時燕都受圍，唯順州堅守，公冒險入焉。順州守王晦薦於朝，詔授禮部員外郎，兼大理司直，仍進官兩階。朝廷知公始於此矣。二年，都城不守，公潛跡隘巷，以課童子學爲業。明年冬，路稍通，徒步還鄉里。西山經略使苗道潤、永平主將李深同受恢復之寄，而內實相圖。琛一日謂公言：公朝臣能爲我持表奏辨，曲直乎？公遭離喪亂，心在宗國，恨無路可達，聞琛言欣然諾之。以三年二月達汴梁，丞相高琪當國，素不喜文士，循常例擬公寶昌軍節度副使，宣宗不說，曰：思文再歸國，忠孝可尙，例授之，何以示勸？特授太府監丞。興定二年三月，陞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兼行六部郎中，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以公知登聞鼓院，充經歷官。通安北堡陷，經略使石虎罪應死，公以事在赦前，不宜失信，爲請皇太子曰：已遣人殺之矣。已而悔之，用是待公加厚。四年三月，除右司諫，兼治書侍御史。公在樞府久，熟知時弊，乃拜章言四事，大槩謂當豐委積，汰冗兵，減軍士家口之妄費者，樞密副使駙馬都尉阿海，怒公言兵事，公不卹也。無幾，被誣下吏。天子知其冤，有詔勿問。五年正月，出知虢州軍州事。虢州刺史，虢屯戍所在，刺史領軍馬，例不注文資。上知公材，特命焉。及赴官，父老郊迎，歡呼動地。公賦詩有昔日參軍今刺史，當時健卒亦衰翁之句。州人刻石州宅，值歲旱，公步禱山神祠，應期而雨。歲以大熟。陝右兵交州近關，有訛言關失守者，居民不知所謂，狼狽散走。公止之曰：關至陝，敵越之則必有先聲，何得遽至於此？乃械言者於市。果如公言，民賴以安。六年五月，召爲吏部郎中，用薦者兼翰林修撰。陝西旱甚，詔公審理冤獄，布宣上意，多所平反。澍雨爲之。

霑浹。初河朔擾攘之際。餽餉不給。官募人出粟佐軍。補監當官。彰德民孫其姓者。嘗輸白米三千斛。以路梗未經赴選。南巡之後。執文書訴於吏曹。法家例以日月曠久無從考按。報罷。公獨曰。國家用兵之時。以調度不足。業已許人進納。特從權耳。乃令各一官不之畀。是誣人也。他日或有嚮爵之命。誰當信之。孫竟用公言得補。朝議稱焉。元光改元。陞同知南京路都轉運使事。十二月宣廟升遐。以公爲鹵簿儀仗使。正大元年。移同知中京留守事。四年正月。改同知開封府事。甲戌以來。河禁嚴密。遂有彼疆此界之限。郡人王義者。家貧無以自養。嘗往林州耕稼。林州陷久矣。義書與家人。比舍竊見之。遂以義家謀叛告。義家人被繫。知府麻斤出。至以化內外議刑。罪當死。公持不可。乃上奏云。大河南北皆吾境也。民吾民也。車駕南渡。蹙爲巡幸之計。廟堂日圖興復。初無疆界之分。南北之限。此人果以不幸滅族。是使南避之民。舉無歸顧之望矣。臣竊以爲不可。上省奏大悅。卽命赦之。且以義爲定例。有醉人倡言歸。十八謀反。歸京師富民麻斤出資苛刻。胥吏輩承其意。諷使鞠之。公曰。醉者語。於何不有。此必爲富家厭其丐貸。先被壓斥。因酒以泄其憤耳。明日詰之。果然。止以非所宜言杖醉者。時人以明恕稱之。五年八月。改汝州防禦使。司候趙玉貪冒無厭。百姓苦之。公繫之獄。郡人狀其罪者。日以十數。例是枉法罪應死。以官故仍減爲庶人。闔境稱快。狂子李生。不知何從來。去州西南十許里。擅自立祠。鑿大池祠前。紿云濟瀆清源王行廟。惑衆售利。愚民賽香紙。供土木者。擔負塞路。城中爲之罷市。公察其姦。檄梁縣令張節往問之。李伏罪。廟未畢而毀之。七年正月。擢授金安軍節度使。未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亳州管內觀察使。亳大郡。重兵所宿。軍士陵轢居民。前政不能制。公以靜鎮之。軍中私相謂。言節度今上控制樞府。時首領官也。我曹不可輕犯。迄赴

召無一人恣橫者。公凡三領郡。在所以寬厚爲化。裁決訴訟。不事苛細理。有不可耐者。時亦窮治之。然終不以得情而爲喜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古良民吏之風。報政之後。庭宇清閑。日延賓客。論文把酒。與相娛樂。間作詩樂府。傳達京師。羣公爲之屬和。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至有神仙官府之目。前世江西道院。蓋不足道也。八年三月。入拜禮部尚書。十月。慈聖皇太后上仙。公復充園陵使。一時儀禮。多所刊定。天興改元。京師戒嚴。兼攝戶部尚書。夏四月。望隆德殿起居。秋八月。上下舍菜。皆公發之。不幸遭疾。以其年九月之四日。春秋六十有八。薨於某里第。越三日。權殯某所。官通奉大夫。勳某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賈氏。尚書左丞亨甫之女姪。再娶王氏。行六部尚書充之。之女弟。再娶李氏。中京推官華國之女弟。皆追封天水郡侯夫人。再娶孫氏。太子太師振之之女。封如三夫人。子男三人。賈所出。贊尚書省令史。克剛奉職。克基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女一人。孫出也。適監察御史劉公雲卿之子郁。早以文筆知名。男孫四人。贊之子繼祖。克剛之子遙祖。顯祖。克基之子紹祖。皆未仕。女孫三人。克剛一適戶部曹公景簡之孫懷諒。二幼在室。公孝弟忠信。出於天性。推其餘以及宗族友朋。無不得其懽心。揚歷中外。將三十年。屢以課最聞。而未嘗有咎贖之玷。宰相進除目及公名。宣宗必曰趙思文君子人也。其見知如此。屢典貢舉。所得多名士。被黜者亦無怨言。爲文不事雕飾。詩律精深。而氣質渾厚。讀者謂其宜至大用。有耐辱居士集二十卷。傳於時。後公歿十有二年。孤子贊偕夫人孫氏。扶護北歸。以二月丙申。祔於永平縣某鄉里先塋之次禮也。諸孤以王內翰百一所撰誌銘見示。且以神道碑銘爲請。好問甫從官學。卽聞高誼。南宮獻賦。誤爲楊浚所賞。桓府參軍。重辱褚裒之間。輒敍東國人倫之舊。以寓西州華屋之感。

恨知之者未盡。推之者未至。何媿辭之有焉。其銘曰。

高門之仁。舞雩之春。儒雅以飾吏事。奚智數之足云。貞松後雕。良玉不焚。忠信而結主知。允矣貞良之臣。君子謙謙。恭人溫溫。完名始終。世所見聞。異代而得良史。尙有考於金石之遺文。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碑銘表誌碣

內翰王公墓表

歲癸卯夏四月辛未。內翰王公遷化於泰山。初公以汴梁破。歸鎮陽。間居無事。每欲一登泰山。爲神明之觀。然因循未暇也。今年春。渾源劉郁文季當以事如東平。乃言於公之子恕。請御公而東。公始命駕焉。東平嚴侯榮公之來。率賓客參佐。置酒高會。公亦喜此州衣冠禮樂。有齊魯之舊。爲留十餘日。乃至奉符府。從事上谷劉翊子忠。以嚴侯命從公游。偕郡諸生五六人。以行。公春秋雖高。而濟勝之具。故在。及迴馬嶺。褰裳就道。顧揖岩岫。欣然忘倦。迤邐至黃峴峯。憩於萃美亭之左。顧謂同游言。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約子忠先歸。而遣其子恕前行。視夷儉。因就大石上垂足而坐。良久。瞑目若假寐。然從者怪其移時不寤。迫視之。而公已逝矣。支體柔輒。顏色不少變。子忠諸人且悲且駭。以爲黃冠衲子。終世修靜業。其坐脫立化。未必能爾。謂公非仙去可乎。卽馳報州將。扶舁而還。安置於郡北之岱嶽觀。又明日。孤子恕奉喪西歸。嚴侯特以參議張澄。仲經護送焉。議者謂泰山爲天壤間一巨物。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誣者。齊景公伐宋。夢有隨而詬之者。當時以爲師過山下不祭。而然。秦始皇帝鞭笞六合。志得意滿。欲以封禪夸萬世。乃爲大風雨之所覆薄。萬乘且然。况其下者乎。若夫天門日觀。邈若世外。霞景靈異。水木清潤。宜有闕衍博大之真人。往來乎其間。前人謂草堂之靈。迴俗駕而謝逋客。

者非寓言也。惟公名德雅望，爲天下大老，版蕩之後，大夫士求活草間，往往倚公以爲重。至於鄙朴固陋，挾兔園策而授童子學者，亦皆想聞風采，爭先睹之爲快，謂不爲山之靈所貪慕，吾不信也。夫人以境適，境亦用人勝，故古今以人境相值爲難。謝安之海道東還，李白之匡山歸老，雅志未遂，零落中涂，杜陵見於感詠，而羊曇爲之慟哭，以今較之，公可以無恨矣。恕旣還鄉里，以六月辛未，舉公之柩葬於新興里之某原，耐先塋也。冬十月，好問拜公墓下，恕持門生某人撰公行事之狀，以銘爲請，乃泣下而銘之。公諱若虛，字從之，姓王氏，稟城人。自先世以農爲業，考諱靖，質直尚義，樂於周急，鄉人有訟，多就決之。後用公貴，贈朝散大夫，妣石氏，太原縣太君，考妣俱以上壽終。公卽朝散君之第二子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鎮人以文章德行稱者，褚公茂先而後，有周先生德卿、德卿公舅行，自齟齬間，識公爲偉器。教督周至，盡傳所學，及官四方，又託之名士劉正甫，使卒業焉。弱冠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甲科。俄丁朝散君憂，服除，調鄜州錄事，治化清靜，有老成之風。歷管城門山二縣令，門山之政尤爲縣民所安。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者入爲國史院編修官，稍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爲著作佐郎。哀宗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爲左司諫。正大末，以資歷轉延州刺史，不拜。超翰林待制，遂爲直學士。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送款行營，羣小獻諂，請爲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爲文。喋血之際，翟奔輩恃勢作威，頤指如意，人或少忤，則橫遭讒搆，立見屠滅。公自分必死，私謂好問言：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貽笑將來，不若死之爲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奔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奔輩怒曰：丞相

以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爲後人所信者。問答之次。辭情閒暇。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爲之。公之執義不回者。蓋如此。京城大掠之後。微服北歸。以至游泰山。浮淇里社者十餘年。得壽七十。娶某郡趙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一人。卽恕也。女一人。嫁爲士人妻。所著文編稱慵夫者若干卷。淳南遺老者若干卷。傳於世。公資稟醇正。且有師承之素。故於事親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無不盡學。無不通。而不爲章句所困。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爲夸。而史學以探頤幽隱爲功。謂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卽足。何必嘖嘖如是。其論道之行與否。云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近世士大夫參之以禪機玄學。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經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著論評之。凡數百條。世以劉子玄史通比之。爲人強記默識。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是。文以歐蘇爲正脈。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秉史筆十五年。新進入館。日有記錄之課。書吏以呈宰相。必問王學士曾點竄否。又善持論。李右司之純。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談辭鋒起。公能三數語窒之。唯有嘆服而已。高琪當國。崇獎吏道。從政者承望風旨。以撻掠立威。門人張仲傑爲縣。公書喻之曰。民之憔悴久矣。旣不能揉。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寧得罪於人。無獲罪於天可也。此書傳世。多有慙公者。朝臣論列。所見不能一。公從容決之。處置穩愜。至楊吏部之美。楊大參叔玉亦推服焉。雅負人倫之學。黑白善惡。皆了然於胸中。值真識者。始一二言之。朝議以公於中外繁劇。至於坐廟堂。進退百官者。無不堪任。特以投閑置散。不自銜鬻。故百不一試耳。典貢舉二十年。門生

半天下而不立厓岸。雖小書生登其門，亦殷重之。滑稽無窮，談笑尤有味。而以雅重自持，朋會間春風和氣，周浹四坐，使人愛之而不忘也。自公沒，文章人物，公論遂絕。人哭之者，云卻後幾何時，當復有如公者乎。嗚呼哀哉！其銘曰：

其秉心也磨而不磷，其及民也靜而無譁。慕樂天之高而不禪逃，挾東方之雄而不辭夸。老儒便便，留書五車。我知天下之至理，寧當貴其多。小廉拘拘，規以匿瑕。而不知用其和翁。集羣賢從我嘯歌，春風時雨之沾浹。枯枿爲華，嗟惟公乎。孰當測其涯，飄然而來。其必於瀚海而鯨波，汎然而游。亦何計乎東觀之與鑾坡。太山天門，有物禁訶。蓋仙聖之所慮，而今得以爲家。然則爲瑞人神士者，其翁忽變化，固如是耶。

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所貴於君子者三。曰氣，曰量，曰品。有所充之謂氣，有所受之謂量，氣與量備，材行不與存焉。本乎材行，氣量而絕出乎材行，氣量之上之謂品。品之所在，不風岸而峻，不表襮而著，不名位而重，不耆艾而尊。是故爲天地之美器，造物者靳固之，不輕以予人。閱百千萬人之衆，歷數百年之久，乃一二見之，同乎其時，非無孤雋偉傑之士，從容於禮文之城，角逐乎功名之會，惟其俗不可以爲雅，而劣不可以爲勝，故自視缺然。陳太丘事業無聞，而名重天下。房次律坐鎮邪俗，而舉世以王佐許之。施之當時，未必適用。然千載而下，有爲之斂衽者，非品何以得之。元光正大以來，天下大夫士論公平生者，蓋如此。公姓馮氏，諱璧，字叔獻，別字天粹。其先定州中山人也。曾大父居泗，贈承務郎。大父仲尹，天眷初以進士起家，仕爲中議大

夫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事考子翼正隆初進士中順大夫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歿葬真定縣三橋里之南原子孫遂爲縣人鄭內翰景純路孟州宣叔述世德之舊備矣公幼穎悟不凡始解語中議君置之膝上戲問未嘗見之物而能以近似者名之中議君喜曰吾孫文性見之於此矣弱冠補太學生賦聲藉甚諸人無能出其右者承安二年中經義乙科制策復入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以公學問該洽奏留校祕書丁繼母張夫人憂去官服闋再調遼濱主簿縣有和衆粟之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而以富戶掌之中有腐敗者則責償於民歲旣久官吏囊橐爲姦民殊以爲苦公白於漕司卽日還之民一境稱快丁臨海君憂四年調鄆州錄事明年王師伐蜀刑部檄充軍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章廟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公檄蜀旣以上意諭之矣蜀人守散關不下我軍得奇道突出關背殺獲甚衆公爲參佐言彼軍拒守而并禍其民無乃與詔書相反乎主帥聞而憾之擠公招兩當潰卒公卽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淡剛李杲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之其家軍則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衆鼓舞迎勞公以朝旨尉遣之其還也帥始以公爲賢奏遷一官五年借注東阿丞召補尙書省令史用宰相宗室承暉薦援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以大學博士兼前職至寧初賊臣弑逆隨以子渭婚假去官貞祐初宣宗幸汴梁公時避兵東方從單父渡河詣行在所宰相奏復前職被樞密院檄行視河防條上津渡屯戍之策二年同知貢舉事竟詔公乘傳講究陝西守禦方略三年遷翰林修撰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率不逞輩竄名其間詔公攝監察御史汰逐之公與同官立式軍戶僑寓民家者主人具丁口上之官冒增僞代主客同坐總領撤各門冒券

四百餘口。劾案以聞。詔杖殺之。故使節所至。爭自首滅。幾及於半。復進一官。初監察御史本溫。被命汰宗室。從坦軍於孟州。軍謀爲變。本溫懼。不知所爲。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衆果叛入太行。本溫益懼。宿留孟州。樞密院奏公代本溫。竟其事。公至衛。召四將。諭以上意。思忠等挾叛者。請公還奏之。公責以大義。辭直氣壯。將士慚服。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詔與臺官行關中。劾奏姦賊之尤者。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諫議大夫石者而下十數人。陝西行臺以夏寇之警。奏事定理。問詔公還朝。貴自是側目矣。興定初。京畿春旱。詔禮部尙書楊雲翼暨公審理在京刑獄。事竟而雨。人以爲無冤民之應。七月。遷南京路轉運副使。三年春。上以宋人利吾北難。歲幣不入者累年。假公安遠大將軍。兵部侍郎充國信副使。副呂子羽詳問宋人拒於淮上。使者不得行。明年行臺兵南伐。當由壽春涉淮。抵滁揚。詔京東總帥紇石烈志攻盱眙。仍繫浮梁以備臺兵之還。志小字牙古太。強臣之尤難制者也。臺兵且南。志以盱眙不易攻。旋領精騎由滁州略宣化。縱兵大掠。故臺兵所至。悉爲志軍所殘。原野蕭條。無復人迹。宋人堅壁不戰。遂迤邐而東。擬取道泗州。宋復屯重兵盱眙。沿淮戰艦如櫛。我軍乃泝淮西上。僅由壽春而歸。行臺奏志故違元授節度。以故無功。詔公佩金符鞫之。公馳入志軍。奪金符。易以他帥。攝志入獄。獄之外軍士譁譟。以吾帥無罪爲言。公怒責志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邪。帥臣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當還奏之。獄不必竟也。志伏地請死。公言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卽用所擬聞。時議壯之。再授翰林修撰。十月。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公上六事。大率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揮公廉以檢吏。屯戍革腹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言山東地方數千里。齊魏燕

趙皆在其中。士馬強富，豪傑輩出，耕蠶足以衣食天下，形勢足以控制四方。彼疆此界，且在所必爭。況本吾版圖中物，適置之度外乎？國家所以無東意者，不過謂財力單屈，有所不暇，或謂前日已嘗出兵，而事竟不成，故置而不論耳。臣以爲不然。兵出無功，固不可因噎而廢食。生聚教育，蓋有馴致之道，必先富強而後進取。陛下亦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乎？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又論賢不肖，渾殺曰：崇慶初，西南路招討使九斤請先事用兵，仍乞詔夏人爲犄角計。執政者沮撓之，策爲不行，不旋踵而有縱敵之禍。大丞相承暉正色立朝，凜然社稷之鎮，而姦人忌之，擠守都城，人臣而死社稷。在承暉爲無恨，然宗室賢相安危之所繫焉者，而以姦人之謀，使之無益而死。天下爲國家惜之耳。臣嘗謂賢不肖之分久矣，夫惡惡著則賢不肖別，賢不肖別則天下可運之掌。於恢復乎？何有詔以東方饑饉，盜賊竝起，以御史中丞百家爲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簿賊賊，百家與令有連，付令有司而釋簿不之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官，公皆劾之。百家竟得罪去。初諫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知府胡士門，都水監使毛花輦，易其言不爲備。一日紅納數百，聯筏逕渡，殘下邑而去。朝廷命公翰之，公以二將託疾營私，聞寇而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爲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公徒結怨權貴，果何益耶？公嘆曰：睢陽行關，東藩重兵所宿，門庭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有法而已，吾不知其他。卽以所擬者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關中旱，詔公與吏部侍郎畏忻審理冤獄。時河中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官承望風旨，問公何以處之。公爲言故相賈公益謙判河中，聞

絳陽受兵。悉軍揀之。鉦鼓旗幟。連延數十里。敵聞揀至。解圍去。僚屬請於公。公不守河中而揀絳陽。設兵至城下。何以待之。公言。諸君未之思耳。吾揀絳陽。所以守河中也。諸人皆謝。諸人不及。河中在今日。尤爲重地。朝議擬爲駐驛處也。本根不固。則河南陝右有唇亡之憂。以渠宗室勳貴。故使鎮之。平居無事。以預備爲言。竭民膏血。爲浚築計。剽騎纔及解梁。乃以金城之險。爲不足守。遽焚蕩而去。駟迫老幼。填塞枕藉。爭舟而上者。千百而一。哭聲竟天。流尸蔽川而下。煩冤之民。無所於訴。此而不誅。三尺法無所用矣。吾常恨南渡倉卒。賈公之功。不蒙顯異。然則不經之失。可使復見於今乎。竟以無冤上之。冬十月。出爲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於是公之年甲子周矣。自衛紹王專尚吏道。繼以高琪當國。朝士鮮有不被其折辱者。公憂畏敬慎。不忽遺細微。故自釋褐至今。將三十年。而公私無咎贖之玷。然其撫四方者。亦倦矣。到官不踰月。卽上章請老。進通議大夫。一官致仕。徑歸崧山。愛龍潭山水。有終焉之志。結茅竝玉峯下。旁有長松十餘。名之曰松菴。因以爲號。自少日留意攝生。俛仰詘信。通昔不少倦。是以神明不衰。飲食起居。處豐儉之間。臺閣舊游。門生故吏。問遺山中者。不絕。非若一節之士。逃匿於空虛之境。以憔悴枯槁而爲高也。明窗棗几。危坐終日。琴尊硯席。翦然無塵埃。客至廢書。清談雅論。俗事不挂口。或與之徜徉泉石間。飲酒賦詩。悠然自得。嘗畫管幼安濯足圖。以寄意。其趣尙略可見也。所釀酒名松醪。東坡所謂歎幽姿之獨高者。惟公能盡之。容有以京國名酒來與之校者。味殊不可近。正如與深山草衣木食人語。覺傭兒販夫塵土氣。爲不可嚮也。山多蘭。每中春作華。山僧野客。人持數本。詣公。以香韻高絕者爲勝。少劣則有罰。謂之鬪蘭。鬪蘭松醪。遂爲山中故事。正大壬辰。河南破。乃北歸。以庚

子七月十有四日。終於家。春秋七十有九。某日。孤子渭奉公之柩。祔於臨海君墓之側。若干步。夫人趙氏。汝州刺史周卿之孫。兵亂中。暨三女俱失之。渭南京右廂機察孫運安尙幼。公資高朗。儀觀峻整。燕居未嘗有惰容。子弟化之。童幼皆以孝謹稱。母李氏爲臨海所絕。公奉之於外家。而事張夫人唯謹。嫌疑之地。能使內外無間言。公歿。悉以圖書第宅讓諸弟。獨護養小弱弟填。與同甘苦。族弟理七歲失怙恃。而貲產殊厚。公慮爲奴輩所侵。籍於有司。攜理之官下。及長。乃付之。理迄於有成。其與人交也。先難而後固。似踈而實親。雖幼同硯席者。亦皆嚴憚之。左丞董公紹祖奉使江左。得公詩。餞行。喜見顏間。詩四韻。每誦一句。輒爲一舉觴。李右司之純。談笑此世。爲不足玩。見公必爲之慊然。王延州從之。公於鑒裁爲海內稱首。敬公名德。至不敢以同年生數之。學長於春秋。詩筆清峻。似其爲人。字畫楚楚。有魏晉間風氣。雅爲禮部閑公所激賞。制誥典麗。當代少見其比。尺牘又其專門之學。風流醞藉。不減前世。宋景文往在京師。渾源雷淵。太原王渥。河中李獻能。龍山冀禹錫。從公問學。其人皆天下之選。而好問與焉。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吾五人惟不肖在耳。故渭以譏述墓碑。莫好問爲宜。尙憶公還鎮陽。過好問冠氏時。方爲中喝所苦。然語及舊事。則往往色揚而神躍。以公初挂冠時。校之。其神情故未減也。意天錫公難老。使後生望見眉宇。以知百年以來。文章鉅公。敦龐耆艾。故家遺俗。蓋如此。私竊慨嘆。使公得時行道。褒衣大冠。坐于廟堂。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何必減古人。朝廷用違其長。顧每以城旦書見役。卒使之不遇而去。雖淮陽非公所簿。孫劉輩有不得不任其責者耳。嗚呼。公已矣。渭所以屬筆者。其可辭哉。乃爲論次之。銘曰。

維公之生。厚有基。陽剛在中。鯁自持。巖巖青峙。峻以奇。塵表朗出。莫可梯。
白筆一奮。雷風馳。耽耽虎如。毛髮威。奔走魍魎。狐狸。元精降材。匪一機。
三光九泉。絕等夷。大君裁成。相所宜。望公廟堂。佩安危。聲氣不動。山四維。
冠之惠文。其敢卑。九鼎大呂。棄若遺。負而趨者。先所窺。鳳兮德衰。天實爲。
正有來者。吾何追。竝玉之籠。草木腓。兩崖出泉。懸素霓。朝猿與吟。暮鶴飛。
不飲不食。玉雪肌。幼安東還。人代非。臨流濯足。尚庶幾。滹河北原。公所歸。
墓形馬鬣。大茂齊。龜石有銘。告無期。公名萬年。我前知。

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內翰馮君神道碑銘

歲壬辰夏四月辛丑。京城受兵。刑部君逃難倉猝。遂與家人相失。明日事定。君之子源吉。輩求訪百至。幸其微服而北也。乃渡河。物色之。於大名。於東平。於平陽。於太原。大興。大定。閱三數年之久。歷萬餘里之遠。間關險阻。飢凍困踣。瀕於死者屢矣。然亦竟無所見。乙巳冬。好問過大名。始以所聞告君之季子亨。蓋君既爲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人有見之者。謂君辭情慷慨。義不受辱。竟自投城旁近井中。亨乃發喪行服。又將以故事奉君衣冠葬於某所。以好問嘗得幸於君。涕泗百拜。以碑銘見請。謹爲次弟之。君諱延登。字子駿。姓馮氏。世爲吉州吉鄉人。曾大父世安。以醫名河東。鄉里推其陰德及物。謂子孫當有起其家者。大父成。易醫而農。父時頗知讀書。且好與羽人禪客游。後用君貴。贈資善大夫。始平郡侯。妣柳氏。始平郡太夫人。生二子。君其仲也。幼穎悟不凡。初入小學。輒云。吾家生我。將不復耕鋤矣。少長從鄉先生作舉子。卽

有聲場屋間。年二十三。登章宗承安二年詞賦進士第。解褐臨真主簿。再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知懷寧寨事。部使者舉廉能。轉寧邊縣令。衛紹王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無所於糴。官爲發粟賑貧。君躬自區處。全活不勝計。刺史洚陽趙公周臣。慨然以良民吏許之。三年丁內艱。宣宗貞祐二年。起復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五年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充國史院編修官。考試開封進士。改太常博士。未幾。出爲平涼路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元光初。遷鞏昌軍節度副使。員外郎。如故。明年十月。召爲吏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以知登聞鼓院兼修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哀宗卽位。正大元年。超翰林待制。同修國史。兼鼓院事。三年考試宏詞科。尋被詔審理冤滯。七月。出爲京兆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五年授睢州刺史。兼行大名府治中。尋改京兆府路司農少卿。七年復翰林待制。充御前讀卷官。仍試宏詞。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借注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見於虢縣之御營。上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若人。曰能辨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卽貰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者事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卽死之爲愈也。明日復問。昨所問汝曾思之否。對如前。問至再三。君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耳。君須髯甚偉。乃薙去。遷之豐州。壬辰。河南破。車駕駐鄭州。有旨發還。三月入京。哀宗撫慰久之。復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遭變。得年五十有八。積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封始平郡侯。食邑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娶同郡樊氏。同官縣令邦憲之女。封始平郡侯夫人。後君兩月卒。子男三人。皆用蔭補。源廣威將軍。嵩州軍資庫監。吉廣威將軍。睢州軍事判官。亨忠顯校尉。遙授靈寶縣尉。二女長嫁。

盱眙元帥府經歷官張慥。次嫁監湖城稅蘭公輔男孫三人。曰魏孫。衆奴。千奴。女孫二人。長適進士徐升。其幼在室。君資謹厚。寡於言笑。外若平易。而臨事有執持。死生禍福不少變。初入官。遂有能名。懷寧先無廟學。君爲伐縣中長生柳。取以爲材。廟甫成。有芝十八莖。生大成殿梁間。時人異焉。在寧邊日。學詩於閑閑公。從是詩律大進。綴密工巧切。時輩少見其比。及入翰苑。一日直宮省殿。上急召草官誥三篇。君援筆立就。文不加點。壽國高公大加賞異。曰。學士才藻如此。而汝礪不能盡知。慙負多矣。因命錄所業以獻。君諾之。而不之奉也。或以爲言。丞相求君文甚勩。何自閉之深也。君曰。仕宦窮達。在我而已。何至假人耶。吉鄉別業有溪水。當其門。故君以橫溪翁自號。有橫溪集若干卷。行於世。平生以易爲業。及安置豐州。止以易一編自隨。日夕研究。大有所得。旣歸。集前人章句爲一書。目曰學易記。藏於家。竊謂君於生死之際。剛決如此。殆有得於易之所謂知命者非耶。系之以銘曰。

日吉兮時良。鬱佳城兮君所藏。仁者之勇兮決以剛。身已滅兮名益光。何以命之兮。北方之強。天厚之報兮。復且昌。世侯伯兮歲烝嘗。橫溪兮洋洋。植豐碑兮墓旁。魂歸來兮安故鄉。滯淫盜墟兮亦何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碑銘表誌碣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

公諱雄飛。字真卿。姓趙氏。世爲博之高唐人。曾大父某。大父極。皆潛德不耀。鄉里以善人稱之。父忠信。資稟通悟。喜接近儒士。及公生。愛其風骨。有起家之望。正隆末。寇盜蠭起。公方在襁褓。舉家藏匿林莽間。懼爲盜所迹。祝兒勿啼。啼則累我。竟以不啼免難。宗黨異焉。童弗入學。記誦出佗兒上。稍從鄉先生受賦業。未三十四。赴殿廷。擢承安二年乙科。釋褐長垣主簿。縣瀕大河。時新被水害。廬舍漂沒。城壁頽圯。公日以掇災爲事。公廨已毀。僑寓編民家。上漏下濕。若不可一日居者。公泰然安之。而不以煩民也。初水壞廟學。先聖十哲塼像。遷開封縣之青岡。安集稍定。首建新學。躬率吏民迎奉以歸。其審於先後緩急。類如此。縣民佃鎮防軍田。旣淤墊。有未嘗投種者。營卒恃勢徵租不少。貸民無所於訴。任其凌轢。有奪之牛者。公捕繫之。白按察司。嚴督主兵者。視實種畝如干。收入幾何。輸之。詎租者不得逞。佃戶以安。流散來歸者。十倍其初。士子卽廟學植碑頌之。再任南樂簿。適合闕。公攝縣務。南樂劇邑。民頑事殷。號爲難理。署事之初。有惡子號舍五十者。以公書生易之。詣縣廷自陳云。民以受杖自拚。敢以獻。公諭之曰。國法加有罪者。汝無罪。杖之何名。惡子又謂公爲懦也。乃公爲橫恣。無所顧籍。不數日。以故毆被訟。公械之。市三日。切責之。科決無所增。而其受痛至移晷之久。惡子慚恨自斂。迄終更境內兇狡。無復犯者。躬教諸子學。不聽外出。每

患經史不備。妨於指授。或言文士李夏卿家。文籍甚富。假借用之。宜無不從。公曰。夏卿藏書。我寧不知。然渠家闔縣首戶。予雖會同場屋。今部民矣。與之交通可乎。是後。邑子有來請益者。亦謝遣之。識者以爲治官有業。與農功亡異。農夫噓牛曝背。寒耕熱耘。知有盡地利而已。終不以逢年爲幸也。惟其治田不鹵莽。故田亦不鹵莽。報之。公早有時譽。聞老師宿學論議爲多。纔佐二縣。仕之初筵。乃能以任重道遠自力。若將死而後已者。其弘毅爲可見矣。卒之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良吏之風。猶之於農。其不以逢年爲幸者歟。秩滿遷懿州順安令。挈家北赴。過廣寧。愛其山水清美。且去瓜時尙早也。姑留寓焉。不幸遭疾。以泰和四年十二月之八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寓舍。積官至某郎。娶解氏。習於儒素之訓。二女姪恩過所生。拊孤者以爲難能。後公二年卒。子男四人。長曰安上。初應進士舉。晚乃學道。次安常。早卒。次安世。貞祐二年。詞賦進士。無愧先達。而能謙嘿。自將。正大中。臺省交薦。拜監察御史。時論以剛柔適中歸之。北渡後。被召授參議。京兆宣撫使司事。改佐河平軍儲。次安國。以蔭補監涇陽稅司。卒。女三人。長適鄆陵。醮務監馮鵬舉。次未笄。而夭。男孫四人。曰遙。餘早卒。安世既通貴。得贈公中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伯。夫人天水郡太君。初廣寧受兵。安上等崎嶇百死中。扶護東還。藁葬於縣北大李莊之某原。是後伯仲季偕沒。獨安世流寓河南。汴梁旣下。猶復旅食異縣。蓋四十年。後始用今年七月日。改卜舉公泊夫人之柩。祔於先塋之次禮也。安世旣襄事。訪某於鎮陽。涕泗百拜。請曰。先大夫之葬。棺槨衣衾。不能無悔。願已無及矣。今墓已樹木。寂無旌紀。其河以贖有而不彰之罪乎。高聘君哀安世不天。旣銘誌石矣。聞之諸公。謂吾子紀述國來名卿賢大夫言行。以傳不朽。不勝區區之情。敢以墓碑爲託。某再拜曰。固所願也。乃爲之銘曰。

受質堅白無磷緇。持心權衡平設施。古難其人公如斯。行可士矩政吏師。百未一試遽奪之。彼囂耄老誰所資。碑石有銘無媿辭。罔羅放失會有時。幽光發越兮神匪私。

資善大夫吏部尙書張公神道碑銘并引

歲乙巳二月十有九日甲申葬我吏部尙書張公於輔岩縣將相鄉新安里東南原之新塋禮也。孤子知剛涕泗謂某言先公之葬永年王繫狀其行東明王鸚誌其墓既卒事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州里大夫士屬筆於子敢百拜以請某以爲自貞祐南駕初設大司農分領地官之政而假之以部使者之任以勸耕稼以平賦役以督墮竄以糾姦慝內振外肅百廢具舉傾朝復支公以碩材雅望首膺是選始貳其長終總其務剛稜之所摧折深識之所獎拔材量之所興造利澤之所惠養閭閻細民亦皆飽聞而馱道之至於論列上前謂國家兵力非前日之比以守則有餘以戰則不足大敵在此何暇遠事江淮又五代以來都汴梁非用武之國特特大河爲固耳然唐取梁遼取晉國朝取宋河其果足恃乎關中有金城天府之險按秦之舊進可以圖恢復而退不失其爲自彊不都關中則猶當駐蹕河朔繫海內之心故莫若都河中河中夏腹心負背全秦摠制三鎮屯軍中條之麓建行臺河南根本既彊國勢乃張今不都關中而又弃河中不知他日汴梁孰爲國家守者凡此三者我天下大計繫於危急存亡者爲甚切公發先事之機篤詭辭之義故雖同列或不得與知史筆散亡故老垂盡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後世徵廢興論成敗殆將有秦無人之嘆竊爲宗國羞之是以慨然論次之而不敢辭公諱某字公理世爲蕩陰陽邑里人曾大父某妣石氏大父某贈正奉大夫清河郡伯妣尙氏追封清河郡太君考某累贈資善大夫清河郡

侯妣李氏。清河郡太夫人。公幼穎悟。六歲知讀書。十二能背誦五經。二十八登泰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徐州錄事判官。丁資善君憂。服除。調許州鄆城主簿。縣有逋賦二十萬。配之平民。公白按察司悉除之。民力以紓。再調壽張主簿。時北鄙用兵。科役無適從。公差次物力爲鼠尾簿。按而用之。保社有號引。散戶有由帖。褐勝於通衢。喻民以所當出。交舉互見。同出一手。吏不得因緣爲姦。自是爲縣者皆取法焉。縣境多營屯。世襲官。主兵挾勢橫恣。令佐莫敢與之抗。兵人毆縣民。民訴之縣。縣不決。申送軍中。謂之就被論官。司民大苦之。一日闔者告。百夫長夜破門鎗。挾兩伎以出。公謂夜破門鎗盜也。遣吏捕還。擄掠至百數。且械繫之。明日。千夫長與其屬哀請不已。約此後不復犯平民。乃釋之。訖公任終。更無一人敢橫者。調林慮令。貞祐初。辟舉法行。除穀熟令。未幾改丞。豪右斂迹。御史行縣。吏抱官文書候檢覆。御史先知公。壓吏去曰。張君治縣。尚有未盡耶。召爲尙書省令史。穀熟民千數詣闕乞留。平章政事濮王以聞。德陵欲賜可。宰相高琪以朝省尤須得人爲奏。詔以旨喻民。民乃歸。轉知管差除房。俄提控吏部銓選。選法積弊。公爲之更定。周密備具。迄正大末。仍遵用之。興定三年。超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宰相莘公行臺關中。辟公爲左右司郎中。時臺務填委。日不暇給。公所以處之者。常若有餘。朝譽歸焉。汾晉陷沒。公建言河東郡縣業已爲敵有。誠能就所存官屬。選有才望如郭文振。胡天作。張開之等。略依古制封建之。使自爲戰守計。亦國家禦敵之大計也。是後益封九公。蓋自公發之。尋以母老。丐歸養。卜居渭南。五年關中受兵。公避地華州之南山。行臺檄公爲沿山軍馬都提控。不給一卒。聽自招募。公移檄諸縣。得民兵五千。他州盜賊徧野。惟公號令所及。帖然如平時。路有遺物。亦無敢拾也。明年敵退。辭軍務。京兆取公所練卒隸帳下。皆倚爲選。

鋒是秋兵復至。行臺檄公以前職保箭谷砦。兵仗器用。取具倉卒。敵人來攻。公獎厲士衆。親當矢石。比歲終。潼關迄鳳翔山六十餘柵。相繼陷沒。獨箭谷保完。老幼賴公以全者三十萬人。元光二年。詔復河中行臺。驛召公詣軍前。行尙書省六部事。兵亂之後。百姓逃匿山谷。無以供餽饌。公躬歷山谷。延見父老。喻以朝廷用兵之意。勸出所有以佐軍。辭情感激。人樂爲用。迄河中之復。軍食不乏。公之力爲多。行臺以樊澤籍阿外。留屯阿外。士人取城日。嘗爲內應。恃其功。輕客軍。軍分兩黨。故二帥亦不相能。行臺憂之。奏公爲帥。府經歷官公至。曉樊籍以大義。且告之廉藺之事。二帥佩服。公言更爲輯睦。城久陷而復。帥府以威刑劫之用。法殊慘。新民重足而立。公爲言國有常憲。何至如此。凡科禁過甚者。悉除去之。民大感悅。如受更生之賜。正大元年。公被召。兵民惜公之去。戀戀不忍訣。老幼遮道。馬爲之不前。至流涕相唁云。張使君去。吾屬能久於此乎。及入見。授京東路司農少卿。總二路事。都水使者冒河禁。貿易曹單間。致貲鉅萬。且虛增兵籍。盜取縣官錢米。賂遺權貴。公爲不道。連章發其姦。卒廢爲民。士論快之。伊陽民楊鐸。鬪城猾吏韓祖謙。舞陽捕盜提控劉汝楫。以殺人繫獄。法官納賂。宿留不爲決。以俟。末減。公廉得之。嘆曰。若輩漏網。則千金之子。果不死於市矣。乃奏其罪。竟致法。右司郎中平陽公府騎兵十餘人。以事至葛伯砦。兇卒高敏輩。利其鞍馬衣仗。掩殺之。誑招撫使高倫。謂是敵兵之偵伺者。倫不知其詐。以殺聞官。後事敗。指倫爲首謀。倫迫於策。楚自誣。伏家人訟其冤。尙書省付有司。審審之。倫無異辭。家人復抱登聞院鼓。以訴。有司再評。倫自伏如初。獄將決。公終以爲疑。及奏。上問公。公奏言。倫雖自歎。伏而其家訴敏輩殺人之日。倫適飲酒。河南迨報至。始北歸。以次第推。倫何得爲首惡。罪疑惟輕。忠厚之至。且歲旱已久。願緩倫死。以察天意。

上亦以爲然。遣中使赦倫省中。械破而雨大作。中使還奏。容服霑濕。上爲之喜。見顏間。同判陸親府事。殿前都點檢。撒合輦。上所倚信。聲勢焰焰。權過將相。其姊妙淵爲女官。依託營建。挾勢斂財。以侵愁州縣。至役衛士爲前導。而以皇姑自名。爲有司所劾。上以弟故。欲勿問。公力辨以爲不可。竟勒妙淵返初服。出撒合輦中。京貞祐以後。武臣以戰功往往至將帥。置員旣多而不相統攝。公建言。乞以都尉易將帥之號。上從其計。爲置建威折衝寧遠安平等十都尉。各以勝兵萬人配之。超戶部侍郎。提控軍前行六部事。四年。丁太夫人憂。甫卒。哭。特旨起復。宰相奏擬公京南路司農卿。上曰。吾欲得張某朝夕相見。勿令外補。宰相以三路調度京南當什六。司農寄託尤重。欲暫輟之以往耳。上從之。故有此授。及陸辭。上諭之曰。久知卿可大用。所以授此者。以卿能鎮靜故耳。公爲政內寬而外嚴。雖急於督責。官吏有犯。未嘗輕肆斥逐。如上意焉。五年。偕同官朝京師。上獎諭良厚。且詔劉大有輩當以張某矜式。尋授戶部侍郎。踰月。改刑部侍郎。不十日。又改陝西西路司農卿。七年。上念公久外。疊遣中使驛召之。仍詔邠州帥護送。諭以道路所從出。六月。至京師。授以右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遂赴潼關軍。明年正月。軍潰於陽翟。公間關至闕下。爲上言。平章政事百撒。奸邪誤國。雖已遺逐。而典刑未正。無以服中外心。樞密副使合喜。將軍中牟垂。與恆山軍合而瞻望不進。恆山用是失利。合喜狼狽中。盡失軍士。乞斬之以謝天下。上悟。旋廢合喜爲民。十二月。授吏部尙書。車駕東狩。慷慨請從行。不許。未幾。汴京送款。公柴車北歸。結廬洹水之上。不以世務縈懷。左右圖書。以亂思遣老而已。癸卯正月。十有九日。春秋六十有八。終於所居。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清河郡開國侯。食邑千戶。實封百戶。娶同郡齊氏。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五月卒。子男二人。長知剛。舉進士。次知

柔早卒。孫一人。延祖。尚幼。公臨事有幹局。自歷州縣。卽能敦風化。立公道。定契券。以睦兵民。布恩信。以息寇讎。發奸贓。以械府吏。募彊悍。以輟丁男。此他人之所難能。在公特小者耳。旣爲朝廷所知。爲郎官。爲大農。當官而行。無毫末顧望。義之所在。必至而後已。其於憂國愛君。蓋不食息頃忘也。居農司十年。事以苟目爲恥。所立條畫。力省功倍。無有能變易者。在京南日。課民區種。栽地桑。歲視成否。若父兄之於子弟。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公上之奉軍興之際。簿領填委。米鹽之鱗雜。朱墨之糾紛。先後緩急。亦心計而手授之。方其培植國本。經度邦賦。丞掾細務。宜不屑爲之。然其克勤小物。乃如此。人謂公有不可曉者。廉介自持。而器量闊博。風岸峻整。似不可梯接。而應於物者。粹以溫。少長鄉校。而有素宦之風。從容儒雅。而有應敵之略。此言論事業之所以出人意表歟。平生事親孝。事長敬。與人交。死生禍福。不少變。冀禹錫。李大節。受知於公。年少入仕。踈於自檢。坐爲文吏所陷。并不復用人。知其冤。而莫有爲辨之者。公獨曰。驥不以一蹙而廢千里。况美士乎。言之宰相。乞爲昭雪。不報。乃上書申理之。二子竟得復敍。後爲中朝名勝。士論以公爲知人。所著詩文箋奏。簡重典雅。稱其爲人。爲集若干卷。藏於家。嘗論公大夫士仕於中國全盛時。立功立事。易於取稱。故太定明昌間多名臣。天下士固不可盡誣。設使易全盛而爲季末。起坐嘯而應急遽。是猶拯溺以規行之雅。而料敵以清談之誤。吾恐黃相國之功名。減於潁川治最之日矣。古有之。亂則智士馳驚而不足。治則中材高枕而有餘。信斯言也。茲世之士。其無幸歟。銘曰。

農政名卿。臺務望郎。職思其憂。公極所長。南駕而都。百壘爲防。乃積乃倉。暨彼裹糧。百宄丕來。倚公設張。嗷嗷創罷。望我小康。揀寒袴襦。療飢膏梁。愛育本基。繫公慈祥。孰求豫章。公材明堂。孰濟巨川。公任

舟航盜賊黥髡。龍起雲驤。何儼景同翻。而不於興王。相古先民。繫於苞桑。豈無興邦之言。天久矣其廢商。屹頽波之砥柱。又安得遡橫潰而獨障。文武備具之謂成。夙夜匪懈之謂莊。克勤小物之謂敏。不畏彊禦之謂剛。公是所存。奚必太常鬱鬱佳城。維公之藏。勒我銘詩。發其幽光。千秋兮萬古。耿故國兮難忘。

通奉大夫鈞州刺史行尙書省參議張君神道碑銘并引

保靜一軍。北當沂海。滕兗濟單之衝。南控淮楚。重兵之所宿。大河而南。最爲重鎮。興定二年。詔以元帥右都監。寇石烈志開府此州。不終歲。復有摠統東道諸帥之命。志由親衛起身。以小字牙吾塔行。宋人訛傳。又以盧國瑞目之。其所統兵。屯戍之外。隸帳下者。步五千。騎二千而已。爲人強悍。鷲猛。操縱叵測。用兵知變化。往往闔與古合。自二年泗州乘勝席卷之後。靈壁土山。龜山。蒙城。五河。九岡。前後殺獲。莫可勝計。先聲所及。宋人爲之膽落。兩淮之間。名姓可以止啼。署字可以怖瘘。勳伐旣高。知朝議倚以爲重。乃高自標置。日有跋扈之漸。朝廷亦無如之何。使者銜王命。或被省檄。計事東方。凜凜危懼。如遇大敵。應對之際。橫被陵轢。殆一食頃。不可與居。而君乃以幕屬與之從事者。十有三年。計舉世敢與之抗者。唯君一人。君始以諸生仕臺閣。衣冠顏貌。見者以爲儒。而不武。志初亦甚易之。及與之議軍務。凡獨任胸臆。妄有執持。君必爲之委曲開諭。不動聲氣。曠悍化而柔良。旣久。乃更親愛。外有手足之託。而內有骨肉之義。志雖高亢。偃蹇卒能免於顛滅之禍者。君之力爲多。遵伯玉爲顏闔。說養虎。人以爲莊周氏之寓言。以君之事觀之。世乃真有養虎者。至於時其飽饑。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信斯言也。君其有道者與。君諱汝翼。字

季雲族張氏。世爲河內人。曾王父甲。王父琳。皆隱德弗耀。父郁。字文甫。章宗明昌初。詔州里舉才能德行之士。自河中教授曲沃主簿。遷狄道令。後用君貴。累贈通奉大夫。清河郡侯。母馬氏。清河郡太夫人。君其第四子也。天資穎悟。童卯中以善屬句稱。弱冠擢泰和三年經義進士第。釋褐河陽簿。丁外艱。服除。調猷次丞。復以內艱去職。衛紹王崇慶二年。任西寧主簿。西寧近接夏境。頻被侵劫。君問民所疾苦。政從寬簡。民甚安之。宣宗貞祐二年。夏寇來攻。縣中兵力單寡。城爲所陷。君乘亂而出。有司以不守議罪。父老詣州稱枉。遂獲申明。四年。召爲尙書省令史。興定二年。考滿授同知泗州防禦使事。軍前行戶工部事。俄改行部。爲規措所。就充規措使。州將移刺羊哥。以宋兵脆弱。不足爲慮。日與將佐燕飲。君獨不預。五年正月。宋人乘不備。取西城。遂據之。時君與羊歌在東城。羊哥聞變。計無所出。謀弃城而遁。君戒廐吏毋敢給州將馬。且躬自巡城。衆賴以安。已而保靜軍來援。礪山從宜張惠出奔。宋兵乃弃城而遁。州人德君爲立生祠。尋改靈壁軍前規措使。充便宜摠帥府經歷官。元光元年。改充唐鄧裕帥府經歷官。保靜失君。軍事廢不治。志凡七上奏。乃聽君還。且擢拜祕書少監。兼行戶部郎中。二年。邳州從宜納合六哥。劫殺行省事忙古。剛以州降宋。詔摠府率東方兵攻取之。檄城中兵民有能誅六哥反正者。官賞有差。脅從之人。一切勿問。攻數十日。軍士死傷甚衆。而城中無應者。又數日。宋裨將高顯。梟六哥首來降。而餘黨堅守如故。志與朝官之在軍中者。怒曰。此州從賊叛國。賊旣死。自當開門納軍。然且旅拒如此。不盡阮之。何以示威。君進曰。平民從叛。本非獲已。竟有何罪。況嘗許首惡之外。不戮一人。必欲阮之。朝廷將不以爲失信乎。若重以恩詔開示。出三日不降。某請身任其責。志以下皆是其言。射書敦諭。州人知禍福所在。相繼出降。爾後竟無

一人被誑誤者。詔書褒美。遷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哀宗正大五年。志移鎮關陝。時關中游騎充斥。老幼扣關者。亡慮數十萬。志以關東人心易搖。重爲避兵者所警。則或有意外之變。欲稟命于朝。然後納之。君進曰。陝西老幼。投死無所。獨以關東爲生路。今坐視不救。任爲兵人所魚肉。豈朝廷倚公存活生靈之意乎。志曰。不然。敵人百計窺關。無從而入。間有挾詐雜老幼而東者。誰當任之。吾所以待朝命者。不過三二日命。卽下稟而後行。蓋未晚也。君復進曰。帥府設經歷官。主帥所行。得預商略。帥若專輒而參佐曲意從之。設此官焉用。假有挾詐而東。爲意外之變者。某以百口保之。志不能奪。卽命開關。西民由是免禍。中使者以聞。詔諭之云。牙吾塔資性素剛。非卿不能勸導。卿爲參佐。而主張大事。如此。朕甚嘉之。當益盡乃心。勉建功業。朕不汝忘也。總府軍還鎮。改遙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七年。志行尙書省事於陝西。君以目疾求解。留居歸德。天興元年。歸德受兵。摠帥赤蓋元凱起爲經歷官。明年春正月。車駕幸歸德。改吏部郎中。經歷如故。未幾。徐州帥樂安郡王王德全。不稟朝命。授君戶工部侍郎。充徐州帥府參議官。且諭之曰。卿昔佐牙吾塔。甚有能名。今知王德全與卿有連。屈卿往佐之。德全雖鄙野。亦當從卿言。無貽朕東顧之憂也。及尙書左丞完顏仲德。以策誅德全。乃用便宜授君行省參議。兼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遙領鈞州刺史。進階通奉大夫。冬十月。州爲沛縣人鹿琮所破。擁官吏北渡。君用憂憤感疾。以明年甲午春二月之十七日。春秋六十。卒於沛之旅舍。翌日。蒿殯於歌風臺之下。後十有三年。孤子翔等舉君旅櫬歸。附於山陽南徐澗之先塋禮也。君娶朱氏。河北西路鹽鐵判官汴梁名進士文伯之女弟。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曰翔。武義將軍。遙領鄭州防禦判官。次曰浚。武義將軍。遙領河內縣令。女一人。適汴京。

東水門副使邊汝礪。男孫二人。長曰奉世。次曰延世。女孫一人。幼在室。壬子冬十月。翔浚奉京東行省員外郎王君禧伯所撰家傳。以神道碑銘爲請。三請益堅。某不得以不敏辭。乃爲論次之。君尙多可稱弗著。著所以活萬人者。其銘曰。

柏松青青。風水攸寧。張君之阡。樂石有銘。侃侃唯君。仁信篤誠。一說解紛。千室更生。舞雩之春風。潤物無聲。有簫韶之克諧。無水火之必爭。彼舉頭而城。颺尾而旌。方弭耳而帖伏。何磔裂之敢萌。有方無方。孰爲權衡。使存諸己者而未之定。奚暇及於暴人之所行。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吾然後知黃老家之言爲有徵。

資善大夫集慶軍節度使蒲察公神道碑銘并引

公諱元衡。字君平。姓蒲察氏。以小字某行。世爲某路貴族。國初遷種人屯戍中州。遂爲眞定人。祖諱昔兀。乃贈鎮國上將軍。考諱福山。親衛出身。官鎮國上將軍。臨洮路康樂知寨。公則康樂之弟子也。康樂愛公。風骨不凡。度能起家。使應童子舉。年十一登科。移籍太學。弱冠擢泰和三年策論進士第。釋褐。永年縣丞。繼歷三縣佐。皆有能名。召爲左三部檢法司正。公資稟仁厚。臨政本於惠養。不以鞭箠立威。及居議獄之地。忠愛歎曲。未減者爲多。法家稱焉。貞祐初。從狩汴都。拜監察御史。累遷左司諫。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未幾。授慶陽府治中。權府事。部民妻有與外人私者。民捕獲之。手刃其妻。詣官自陳。公釋而不問。一時能官者。以知義許之。入爲刑部郎中。正大二年。被詔審理冤獄。時所在獄犴填滿。官吏習於柄臣弄威之後。知有無辜而被繫者。亦莫敢言。公徧歷郡邑。躬自臨問。非情有不可耐者。一切以詔旨出之。所活不啻千

人。四年遷戶部侍郎。詔以鄭州軍卒謀反。命與防禦使臨淄郡王張惠鞠之。辭連二偏將。一遙領陳州防禦使王。一息州刺史李。公以理諭卒。言汝以小怨置人。造遙之地。就使人誣。誤而死。能代汝否。神理不可誣。冤報何時而已耶。卒感悟。盡吐情實。公以聞。二人得不坐。五年授京西路大司農卿。兼采訪提舉刑獄事。公老於從政。仁信愈篤。不動聲氣。而威惠並舉。公議藹然。有公輔之望。七年改集慶軍節度使。亳州管内觀察使。未赴。遭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二。薨於私第之正寢。去河南破。不一年耳。積官資善大夫。彭城郡開國侯。夫人王氏。燕郡大族。封彭城郡侯夫人。家致整潔。有內助之功。中表歸之。年七十二。後公二十年而卒。子男一人。桓端。護衛懷遠大將軍。男孫二人。榮祖。慶祖。皆尙幼。桓端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於某所之先塋。夫人耐焉。既葬之幾年。某過東平。恆端以碑銘爲請。平時以公恂恂退讓。不爲鍛鍊之風。所移嘗嚮慕之。故不復以固陋辭。乃爲銘曰。

廷平之于大理之徐。議獄闕疏。至可以漏吞舟之魚。吁嗟公乎。其斯人之徒歟。大安權移。變亂維初。傅翼虎臣。恣爲誅鉏。一羽死而一虎出。封豕與俱。公適其時。職司刑書。乘御史驄。登使者車。悃悞無譁。閑雅甚都。周旋於柱後。惠文之間。溫其褐。寬之儒。平反幾何。月計有餘。方血肉狼籍。而有治古之騶虞。禍慘河陰。或僂或俘。不爲國殤。卽亡國之大夫。天獨厚公。得歸公于黃墟。湯旱焚如。一溉者後枯。孰乘孰除。吾知神理之不誣。吁嗟公乎。

資善大夫武寧軍節度使夾谷公神道碑銘

貞祐初。大駕南巡。公以省掾扈行。事出倉卒。乃留幼子。今先鋒使斜烈於平州之撫寧。朔南分裂。父子相

失者。餘二十年。先鋒既長立。能自奮發。立功名。仕宦貴顯。歲癸巳。汴梁下。乃奉朝命。迎公北歸。公已老而身見代謝。愴焉有去國之感。顧瞻裴回。不能自己。生平植節堅苦。食蔬糲不厭。既居民間。倍自貶損。先鋒有至性。夫人殷氏。尤盡婦道。日具甘脆。百方奉公。公而所以自持者不少變。一室蕭然。使日夕裁足而已。人事餽餉。瓜果菜茹之細。亦峻拒而疾麾之。如御史執法之在前後。惟恐其汚己也。時貴慕公名。有謁見者。敕外白不得通。曰我亡國之大夫耳。尚何言哉。初自聊城居宣德。惟渾源魏內翰邦彥。以簡重得登公門。與之考論文藝。自餘雖鄰舍。有不得見其面者。蓋嘗論公君臣之義。於名教爲尤重。名教者天地之大經。而古今之恆典。惟天下之至誠爲能守。故人臣之於君者。有天道焉。有父道焉。大分一正。義均同體。吉凶禍福。不以回其慮。廢興存亡。不以奪其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猶之父有罔極之慕。而天無可逃之理。微子之過舊都。包胥之哭秦廷。王蠋布衣。義不北面於燕。樂毅終其身不敢謀趙之徒隸。非誠何以當之。是故誠之所在。卽名教之所在。有不期合而合焉者。語有之。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居今之時。行古之道。若公者。吾不知其去古人爲遠近。然則不以名教處之。其可乎。公諱土刺。字大用。姓夾谷氏。世爲合懶路人。曾大父息虎。起天會初。嘗以王爵握兵柄。史牒載其功詳矣。大父僕干。驃騎尉上將軍。娶完顏氏。父阿海。驃騎尉上將軍。澄州刺史。娶阿勒根氏。贈金源郡夫人。生五子。公其第二子也。弱冠始知讀書。三舉策論進士。以泰和三年登科。歷撫寧海濱簿。貞祐初被召。道出平州。平州適被兵。州將請公充軍中彈壓。以功陞一階。入補省掾。終更除武寧軍節度副使。五年用樞密院薦。充京東總帥。府經歷司主帥牙古大資。鷲狼恃功自高。奴視參佐。往往置之死地。從事輩畏之。惟意所嚮。噤不出一語。公直

前徑行無所顧籍論事之際極所欲言者而止少不見聽則移疾不爲出帥悔悟或詣公謝之其秉志抗直如此興定初宋人步騎數萬侵泗州聲勢甚張公爲畫策潛軍趁靈壁出其不意殺獲甚衆以功遷兩階四年召爲戶部員外郎轉刑部尋遷郎中元光初設三路司農分治戶部以公剛稜疾惡材任刺舉授京南路少卿兼郎中未幾以稱職聞是後公雖改他官言政者猶以少卿名之正大初擢裕州刺史改睢州是歲大蝗公境獨無有秋旱甚禱之而雨識者以爲善政之報三年召爲戶部郎中初置申州輟公爲刺史明年城洛陽授同知中京留守兼同知金昌府事留守移刺瑗雅敬公事無巨細諮之而後行俄改汝州防禦使洛陽之民惜公之行祖道填咽度旬日不得發公以形迹自嫌竟由他路而去未經歲改陳州公老於從政先聲所暨有識相賀州有東平宣銳軍餘百輩率以戰功得官有至四品者恃勢作威備極凶悍前使不能制一葛知府者尤不法公捕得之檄送本管一郡帖然考城胥吏所聚結黨爲社有大刀之目把持令佐連起詔獄細民雖被侵愁而無所於訴公籍其姓名置之廳事自是無一人敢犯者尋上章請老御史張特立樂夔上書言陳州防禦使士刺剛直廉介有古良吏之風今雖年及其黽勉王事強仕之人有不能及者比聞以例告老而有司亦以例許之貪賢之道誠有所未盡特望重加拔擢以觀自竭之效書奏落致仕超授同知開封府事明昌以來鎬厲王衛紹王族屬皆終身禁錮男女幽閉絕婚嫁之望公建言二宅僂辱旣久賤同匹庶就有詭謀誰與同惡宜釋其宿怨弘以大度使之各就人道遂生化之性夫國君不可以讐匹夫讐之則通國皆懼匹夫且然況骨肉乎語雖不卽從其後天興初元之赦皆聽自便蓋自公發之云六年授武寧軍節度使徐州管內觀察使兼提舉河防使詔旨褒諭道所以

遷擢之故。且命乘傳赴鎮。桃園行樞密院事。幹魯倉官王邦昌。囊橐爲姦。盜官糧二萬斛。公按問得實。悉從徵理。轉漕爲之少寬。踰年。竟以衰病不任。得請北渡。後五年。以戊戌年二月晦。春秋七十有三。終於家。積官資善大夫。金源郡開國侯。歿後三日。權殯宣德州東南天王寺。壬寅三月壬申。奉公之柩葬於永興縣王家堡之西北原。從弟平章政事華國公畢蘭出。及其子奉職六十一。皆葬墓次。蓋子孫去先塋久。不能歸。故改卜於此。前夫人奧敦氏。贈金源郡夫人。繼室蒲速烈氏。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三人。德興輔。國上將軍。早卒。次斜烈。○宣授先鋒使。佩金符。總統質子軍。次萬僧。女一人。嫁爲世襲官妻。早卒。男孫三人。留住拔突七十二。女孫二人。秦奴元奴。皆尙幼。妣二人。永喜。輔國上將軍。次中山。皆弟。川威將軍。老哥之子。妣孫二人。阿憐。壽童。從孫一人。八十二。奉職之子。從妣女一人。平章公之女。蓋公收養之者。將葬。五路萬戶郝丑。和尙。以行狀來請曰。吾子往在省寺。宜知武寧之詳。先鋒與我結弟昆之義。公之葬。猶葬吾父也。幸辱以神道碑賜之。予素善郝侯。義不可辭。乃用所以知公者。著之篇。而系之以銘。銘曰。

清慎以自持。介特而不詭隨。相彼築室。天實厚其基。溫乎召杜之慈。凜乎趙張之威。民不忍忘。吏不敢欺。真識幾希。顧以能官爲見。知風雨如晦。鷄鳴有期。滄海橫流。鯨足不歇。幅巾布衣。陋巷棲遲。吾寧汨濁流之泥。吾寧啜舖餘之醢。周粟京坻。采薇以療飢。尙友千載。匪義迹其焉。追燕雲之郊。丘壠纍纍。使九原而可作。非公吾誰與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碑銘表誌碣

御史張君墓表

東平幕府從事張昉持文士李周卿所譏先御史君行事之狀請於僕言先御史在興定元光間於州縣爲良民吏於臺閣爲材大夫朝譽藹然吾子所知喪亂之後挈家還鄉社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乃一意與世絕泰然以閉戶讀書爲業者餘十五年凡向之所以爲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嘗一語及之沈默退讓齊魯大夫士翕然稱道之亦吾子所知者棄養以來三見霜露而不肖孤以斗食之役汨沒簿領間不得灑掃墳墓列樹碑表使先子名德懿範闡焉而不彰誠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其何以瞑目乎今屬筆於子幸爲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僕嘗謂聖人澤後世深矣今虞芮有間田豐鎬之間男女異路孔子近文王六七百歲故言衣冠禮樂則莫齊魯爲盛宜矣百年以來東平劉莘老斯立宣叔之祖孫文元賈公昌朝之家世滕陽張丞相永錫日照清獻張公父子東阿壽國張公趙國侯公參政高公奉高承旨黨公黃山內翰趙公巖陽內翰閻公敦龐耆艾海內取以爲法其餘經明行脩由晦道商公醇德王先生而下何可一二數至於人代變革才智勇皆廢守道之士懷先王之舊俗區區不能自己者往往有之如御史君者皆是也古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澤及後世之謂乎謹按中奉大夫故治書侍御史守申州刺史張君諱汝明字子玉世家汶上曾大父靖大父彥皆潛德弗耀父恕用君貴贈中議大夫母程氏清河

郡太君。君三歲喪父。程母故衣冠家。而有賢行。力課君學。君亦能自樹立。如成人。弱冠擢大安元年經義進士第。釋褐將仕郎。調潁州泰和縣主簿。崇慶元年。換懷州武陟簿。丁內艱。服除。貞祐四年。由鹿邑簿入爲尙書省掾。正大元年。終更擢同知嵩州軍州事。盜入軍資庫。而無迹可尋。官繫主者獄。凡十餘人。不住訊掠。皆自誣服。君時以檄出。及還。繫者稱屈。君諦審知其寃。卽縱遣之。不數月。諸黥卒以贓敗。郡人以爲神明。三年八月。辟許州長葛令。未幾。政成。農司以稱職聞。及罷。縣父老上贐禮。一無所受。乃相率立祠。以致去思之心焉。六年二月。召爲太常博士。權監察御史。不半歲。遷戶部員外郎。七年八月。授治書侍御史。八年七月。遷禮部員外郎。兼脩起居注。俄陞歸德治中。兼提舉河防學校常平漕司事。不赴。天興元年。遙領嵩州刺史。二年二月。改授申州。以庚戌七月二十有二日。遭疾。春秋七十有六。終於東平遵化坊私第之正寢。娶魏氏。封清河縣君。子男三人。長卽昉也。今爲東平萬戶府經歷官。遙領同知單州防禦使事。次曄。次煦。皆早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尙幼。孤子某。以庚戌年八月之三日。奉君之柩。祔於汶上。由村里某原之先塋禮也。君資稟厚重。與人交敦信義。平居恂恂似不能言。及當官而行。剛介有守。論議純正。人不能奪。仕宦三十年。家無餘資。其他尙多可稱。弗著。著不爲窮達易節者。銘曰。

汶之洋洋。思聖有堂。禮樂衣冠。此爲之鄉。維御史君。尤魯士之良。沉潛而剛。耆艾而敦龐。可以爲公卿大臣。訓于四方。昔往矣。秉筆帝旁。藹然粹溫。如珪如璋。今來斯。微服裹糗。衡門棲遲。詠歌虞唐。謂其逢也耶。茫乎及夜舟之藏。其不逢也耶。泰焉如晚節之昌。抱明月而長終。懷舊俗而不忘。在君爲樂天而識者。涕滂林深而蘭芳。風雨如晦而鷄鳴有常。世無良史久矣。孰爲發幽潛之光。

御史程君墓表

君諱震字滅卿。先世居雒陽。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遂爲東勝人。曾大父獲慶。大父總質。直尙氣節。鄉人有訟。多就決之。至于婚嫁喪葬。不能給者。亦借力焉。父德元。自少日用使聞。嘗與羣從分財。多所推讓。州里稱之。後用君貴。封太中大夫。雷內翰淵述世德之舊備矣。太中子八人。長曰鼎。孝弟仁讓。閨門肅睦。有古君子之風。以六赴廷試。賜第調濮州司候。次曰雷。由武弁起身。官懷遠大將軍。君其第三子也。資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犯之。幼日夢人呼爲御史。故每以諫輔自期。章宗明昌二年。經童出身補將仕佐郎。泰和中年及注授臨洮府司獄。忻州司候判官。以廉幹爲西京招討司。奏辟提控。沿邊營城糧草。尋擢王剛勝詞賦進士乙科。換偃師主簿。宣宗幸汴梁。入爲尙書省令史。時相知其可用。不半歲特授南京警巡副使。秩滿例爲廣盈倉監支納官。興定初。辟舉法行。用薦者除陳留令。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令自任其責。丞簿佐史輩無預焉。幸無擾之。使令得盡力。尹諾之。旣到官。事無大小。率自負荷。次官奉行而已。時秋大旱。冬十月乃雨。歸德行樞密院。發民牛運糧。徐邳君爲使者言。吾麥乘雨將入種。牛役興則無來歲計矣。使者不能寬十日程耶。民事果集。雖乏軍興。吾不辭也。使者怒而去。君力畢農種。糧運亦如期而辦。行院仍奏君要譽小民。不以軍食爲急。朝廷不罪也。旣受代。大司農奏課爲天下第一。御史臺察能吏。亦爲奏首。且言可允臺諫。京東總帥府奏。辟經歷官。不許。乃拜監察御史。君蒞職慨然有埋輪之志。卽劾奏平章政事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滅棄典禮。開納貨賂。妄進退官吏。從史奴隸。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一二數。陛下不能正家。

而正天下難矣。書奏宣諭御史臺程某敢言如此。佗御史不當如是耶。且有旨切責荆王。出內府銀使償物。直敕司馬杖奴大尤不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皆爲斂手。東方頻歲飢饉。盜賊蠭起。特旨以君攝治書侍御史兼戶部員外郎。運京師糧八萬石賑徐邳。君經畫饒道十里一置驛。羅弓刀以防寇賊。具斧斤以完器用。備醫藥以起病疾。勸助藉以通留滯。輦運相仍。如出衽席之上。飢民踵來。凡所以爲貸爲糴爲賑贍。忖度肥瘠。無一失其常。州民請於京東帥府。願留我程御史以福殘民。帥府奏君行爲部官。詔再往徐宿邳。荆王積不平。密遣諸奴誘姦民徐璋。造飛語訟君於臺。諸相不爲奏。而王獨奏之。宣宗頗直君。欲勿問。王執奏再三。乃從之。哀宗時在春宮。遣醫藥官王子玉諭旨推問官。程御史爲縣治行第一。監察又稱職。有罪無罪。勿爲留難。已而璋伏誣告君當還臺。在律官人與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王風大理寺御史言天下事在所皆部民。竟用是罷官。君泰然自處。都無已仕之愠。聚書深讀。蓋將終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有一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嘉善里之私第。積官大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安定郡君。先君三年歿。子一人思溫。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祔於金昌府芝田縣某里。太中君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實難。盡其才重爲難。使君得時行道。坐於廟堂。分別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萬里而車折。其軸有才無命。古人所共嘆。雖然。地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乃以一御史犯彊王之怒。卒使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不遇而去。伸眉高談。亦可以無愧天下矣。尙何恨耶。乃爲銘曰。

曲士賣直。見豺而慄。鄙夫媵媵。與鼻同波。犯父子之至難。孰絞計而上劓。橫潰我障。剛輝我阿。鍊心成補天之石。奮筆爲卻日之戈。古有之。和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容者之所得。奚後福之能多。有山維嵩。

有水維河。程君之名。永世不磨。

平叔墓銘

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諫見稱。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道真赴都堂。問孰可爲相。道真以尙書省令史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卽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卽命驛召之。落致仕。復右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乃首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公字平叔。商氏。系出陳。繼遷鄆。七世祖南華府君諱懷欽。官于曹。遂占籍焉。曾祖諱岡。以武弁入官。宋末奏補從事。換忠勇校尉。祖諱駒。兩廷試。教授鄉里。考諱錫。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妣王氏。濮陽縣太君。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初從鄉先生李昉。方平學。貧無以爲資。方平愛其才。每調恤之。使得卒業。年二十五。登崇慶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洛郊簿。以廉能換郟縣。尋辟威戎令。時歲飢。民無所於糴。公白之行臺。得開倉賑貸。賴以全活者甚衆。縣民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爲尙書省令史。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監察御史。又充右司都事。於是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遙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莘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事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上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時正大八年也。十月起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問道之商州。十一日抵盧氏山。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飢不能戰。

是夜遂潰。公爲北軍所得。欲降之。令去巾。不從。將害公。有止之者曰。此忠孝人也。姑留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剄。時年四十七。積官至少中大夫。濮陽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初娶鄧氏。再娶鄭氏。並封濮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挺。次曰隴安。女一人。適泗州司候安邑劉懋。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有終始。家居亦未嘗有愠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球世之學自名高者。闊略而無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簿書米鹽之間。公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率優爲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至今評者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世所惜也。孤子挺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某原。好問辱公知爲厚。敢述梗概而爲之銘。以寄招魂之詞。詞曰。

唐虞之世。麟鳳游。出非其時。聖爲憂。黃琮禮。天帝所休。毀之。檀中執汝仇。海內茂異君。上流坐之。廟堂衆職脩。天路阻長往。莫由維咒。有角不我投。人以死諱我。則求衣冠。李衛汗褐裘。氣息奄奄。藏鬼幽禽。息鳥視天爲囚。枯龜千年一蜉蝣。昇君完節。乃所酬。不然報施神其尤。河濟之水無千秋。若孫若子公且侯。豆籩奔走物潔羞。魂兮歸居安此丘。北陰莽墟不可留。

希顏墓銘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材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瘞死雒陽。

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喏。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歲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卽大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谿谷間。不可勝筭。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嘆。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

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于翰林脩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故頗有喧嘩者。不數月。闔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戶部高尙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賍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遁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謔間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爲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

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
恥自名目中之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揜聰不及馳迅靈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砥
柱不揀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債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
東溟元精爛爛賦子形溘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大司農丞康君墓表

君諱錫字伯祿姓康氏世爲寧晉人大父諱成嘗與昆弟分財他田宅定無所問止取南中生口十餘人
縱爲民而已以故家獨貧考諱溢少爲里胥資口純篤縣令者倚之以納賄及令爲御史所劾溢自念言
直則令被罪終世不齒渠官長而我以事證之何以立於世乃自縊而死令竟以無跡可尋獲免伯祿既
孤養於外祖田氏田見伯祿骨骸異他兒謂當有望使之應童子舉飲食臥起躬自調護備極勞苦得解
赴都一日暮行菱葦中懼爲同行者所遺至負之而趨及長師柏鄉王翰周輔束脩不能備周輔與諸生
共賙給之中崇慶二年進士第釋褐櫟陽簿警巡判官辟彭原令入爲尙書省掾考滿遷開封府判官俄
拜監察御史言宰相侯摯師安石非相材提點近侍局宗室安之聲勢焰焰公門請托不可使久在禁近
朝議偉之選授右司都事遷京南路大司農丞破上蔡諸縣羣不逞把持之黨彈種人以贓汚尤狼藉者
五六輩宰相有不說者云康錫不欲吾種人在仕路耶因以飛語中之出爲河中府治中充行尙書六部
郎中城陷投水死時年四十八伯祿孝於母友於其弟有恩義於朋友從仕則死心奉公以爲民古所謂

公家之利。知無不爲者。唯伯祿爲然。同年生如雷御史希顏。冀都司京父。宋內翰飛卿之等。名士數十人。世以比唐曰龍虎榜。至論公輔大器。尙以伯祿爲稱首云。歲戊申秋九月。予過寧晉。伯祿之從弟銳招魂葬。伯祿於唐城鄉東南五里之先塋。以其第三子阿千爲之後。伯祿先娶薊州游氏。再娶魯山張氏。皆封京兆縣君。一子彭原。張出。歿於京師之兵。銘曰。

仕以義行。死與義俱。義存義亡。葬何計乎。江魚寧晉之墟。維君之居。眷焉顧之。泣涕漣如。豈無蛟蜃之波。以投畀乎讒夫。百歲而下。有歷九關爲上訴者。其有說歟。

聶元吉墓誌銘

元吉諱天驥。姓聶氏。代之五臺人。元吉其字也。父諱明。自先世雄於財。而以陰德聞里中。用元吉貴。封太中大夫。元吉其長子也。弱冠登進士第。釋褐汝陰簿。轉睢州司候。廉舉封丘令。入爲尙書省邊關糧草房令史。考滿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人請和。使者互市於會同館。外戚有身自貿易于其間者。元吉以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夷彈之。遂忤太后旨。除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爲陝西行臺所辟。仍用薦書遙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尙書省都事。不半歲。入爲右司員外郎。例授京兆府治中。衛州行尙書六部事。慶陽圍急。朝議以宿州總帥往。掾之。奏充經歷官。圍解。從別將守邠。將欲棄州而東。元吉陳說利害。力止之。不從。將坐是被繫。辭連元吉。降授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冤者。卽召爲開封府簽事。旬月還右司員外郎。丁太夫人憂。未百日而奪哀復職。車駕東遷。公在留中。賊殺二相。兵及元吉。臥創二十許日。醫言可治。公誓之以死。死之二日。權厝某所。娶王氏。子男二人。長黃童。次玄童。女三人。長嫁進士張伯豪。孝友。

有父風。夫歿歸在室。元吉既葬之。明日。女不勝哀慕。絕脰而死。時亂已極。凌奪烝報。無復人紀。女獨以大義自完。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其二尙幼。初元吉以衛紹王崇慶二年登科時。雷希顏淵。宋飛卿九嘉。商平叔衡。張正卿天綱。冀京父禹錫。康伯祿錫。皆在選中。朝野以爲得人。而元吉起田畝。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閣。若素宦然。諸人多以爲不及也。予與元言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然元吉重遲。予資卞急。元吉耿耿自信。未嘗以言下人。予則矯枉過直。率屈己以徇物。道不同不相爲謀。故雖與之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而未嘗合也。今元吉已矣。予惜其有志於世。世亦望焉。而卒之無所就也。乃爲之銘以哀之。辭曰。巖牆之死。匪曰正命。義存義亡。何適非正。天奪予衆。力獨奚競。多壽辱隨。瞑目爲竟。善乎子程子之言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栝。萌意於方寸。未有毫末也。而觸機。宰吾於吾元吉。誠愛其得所以死而死。然亦悲夫。抱一概之操。泯泯默默。少不能俟天之定也。

